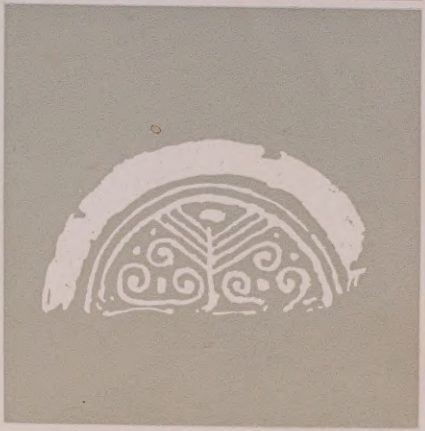
藝文洋海



11 1978

晨耕（攝影）　楊明作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五卷 第十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古文運動的餘光桐城派（中國文學流派） 葉如新 八
詞采風流的李後主（古典文學講座） 思 嚴 九
我編《寶娥冤》的經過（編劇經驗談） 李援華 三
一部傑作的成長（作家與作品） A．華頓李茲作 劉以鬯譯 四
鳳求凰（京劇本） 吳祖光 四
三十年後（三）（歸人札記） 聶華苓 四
新疆訪古（遊記） 王乃凡 六
西安興慶公園紀遊（遊記） 凌 冰 七
歌曲之王舒伯特（音樂叢話） 周文珊 八

花卉畫的欣賞習慣（美術漫談） 鄭家鎮 八
美國的孔蟲市（海外談瀛） 錢歌川 一三
也是風雪小品（散文） 秦松 一六
媽媽的菜籃 外一章（散文） 張君默 一八
綠葉欣欣（散文） 過千帆 一四
曉窗隨筆（散文） 暐暐 一九
小村夜宿 阮娓娓 二三
花道・茶道・書道 張茅 二三
人的魔力 林楓偉 二三
雀局（下）（創作小說） 金依 一〇九
父親（翻譯小說）〔法國〕莫泊桑作 朱葆光譯 一二七
友誼（詩） 何達 一〇三

三人小品

即景三題（詩）　浩泉　一〇四
月亮新論（詩）　原甸　一〇八
露宿（詩）　韓牧　一一五
名字（詩）　凌亦清　一一七

外國文訊

斯德哥爾摩舉行魯迅展覽　童曼　一一六
國際斯瓦希里語作家會議在坦召開　艾常　一一六
韓素音將會晤西哈努克　秦毅　一一六
匈牙利工人出身的女作家　柳玲依　一一九
加納小說在歐美受歡迎　益源　一一九
海明威早年一個劇本被發現　米一葦　一二〇
新加坡小說選第二集出版　禾子　一二三

畫頁

晨耕（攝影）　楊明　封二
乍晴（油畫）　譚秀牧　封三
礦場（速寫）　歐陽乃霑　插頁

鳳求凰

（京劇本）

吳祖光

人物

（出場先後爲序）

王吉　小生
琴僮　丑
司馬相如　老生
卓王孫　淨
程鄭　末
卓文君　閨門旦
紅簫　花旦
賓客甲、乙、丑　漁翁　丑
楊得意　淨
（另：衙役、車騎、家僮、打手、衛士等。）

第一場　郊迎

〔衙役、車騎、王吉打馬上。

王吉：（唱）
青青楊柳道旁栽，

難得千里故人來。

下官王吉，西蜀人也，職受臨邛縣令。同鄉好友司馬長卿，文章一品，才冠當世；昔在長安任爲武騎常侍，因病免官，客遊梁苑；曾著子虛之賦，頗蒙梁王嘉賞。只因梁王下世，遂少知音，宦途失意，落魄還鄉；是我修書往邀，請到臨邛作客；計程今日可至，不免整備車騎，率領隨從人等親自郊迎者……

（唱）

揚鞭驅馬出郊外，
風和日暖百花開。

〔王吉、衆同下。

〔幕後：司馬相如：琴僮！

琴　僮：啊！

司馬相如：帶路！

琴　僮：啊……

〔琴僮肩行李、琴、劍、書箱。司馬相如打馬上。

司馬相如：（唱）

人生聚散似飄蓬，
任它南北與西東；
梁苑長安如一夢，
牢騷滿腹到臨邛。

琴　僮：相公，來此已是臨邛縣境。

司馬相如：哦！看前面山路崎嶇，肩好琴、劍、書箱，緩緩而行。

琴　僮：是啦……

司馬相如：（唱）

嘆英雄未逢時飄零琴劍，
宦游人行遍了地角天邊；
仕長安遊梁苑胸懷未展，
只落得身憔悴鎩羽而還；
又只見臨邛道繁花照眼，
亂鶯啼飛燕舞春到郊原；
夕陽裏絲絲垂柳如金線，
千紅萬紫繡山川；
好風光徒惹人心意煩亂……

〔幕後：王吉：來者敢是長卿兄麼？

〔衙役、車騎、王吉上。

〔王吉下馬。

王　吉：（唱）

鄉愚弟臨邛令恭迎馬前。

啊！長卿兄別來無恙。今日光臨小邑，眞令山川生色也。

司馬相如：王吉賢弟不忘故人，親自出郊相迎，愧不敢當。

王　吉：地主之誼，理當如此。現已清掃都亭館驛，爲兄下榻之所。並備就全副車騎以代兄鞍馬之勞，就請登車前往。

司馬相如：啊呀呀！多謝高情厚誼，不知何以爲報。如此賢弟請。

王　吉：長卿兄請。

〔司馬相如上車。

〔王吉上馬。

王　吉：（唱）

嘉賓蒞止眞堪慶，
安排酒筵洗征塵。

司馬相如：（唱）

多承厚愛感不盡，
窮途知友慰平生。

〔衆下。

第二場　邀宴

〔家僮、卓王孫上。

卓王孫：（引）家財豐厚，論富有，可傲王侯。
金銀滿庫玉堆山，
億萬家財壓蜀川；
雖然勝似陶朱富，
富而不貴亦枉然。

老夫，卓王孫。府藏金庫，家有銅山；怎奈美中不足，富而不貴。更有甚者，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名叫文君。啊！提起我這女兒，姿容絕代，頗有文才，是老夫將她許嫁了一家皇親國戚；只道攀龍附鳳，門第增光；誰料過門不及一載，我那貴婿不幸短命而亡。女兒青春守寡，回得家來，少不得與她另選高門，別圖富貴……這且不言，今日聞聽縣裏來了一個貴客司馬相如，縣令王大人對他百般敬重。既然如此，我這個一縣首富豈可不邀他一邀，請他一

請。此事已拜託程鄭賢弟前去籌畫，想必來也。

〔幕後：程員外到。

卓王孫：有請。

〔程鄭上。

程　鄭：臨邛地面富豪門，
首數卓家次數程。
老員外。

卓王孫：程賢弟，拜託之事如何？

程　鄭：那司馬相如好生氣概，縣令王大人一天三次前去請安問候，這先生居然常常稱病不見呢。

卓王孫：唔！這是什麼緣故？

程　鄭：聞聽人言，這司馬相如乃是一個大大的才子。文章一品，琴劍雙絕，當今天下是獨一無二的。

卓王孫：原來如此。想我府中門客，盡是不通文墨之人，明日席前倘若無人應對，豈不有失我卓王孫的體面？

程　鄭：小弟亦爲此躊躇，想了一路，倒有個拙見在此。

卓王孫：賢弟有何高見？

程　鄭：令愛文君乃是縣中才女，撫琴妙手。明日若能席前應對，那時節卓老聲名豈不是遠傳天下？

卓王孫：（思索）哦哦哦……言之有理，還是賢弟高明。

程　鄭：（袖出文卷）這是王縣令傳抄司馬相如的什麼文章，可與文君小姐一觀。

卓王孫：多承關照。正是……
雖然稱巨富，
還要作名流。
交結眞才子，
更上一層樓。

〔二人下。

第三場　閨怨

〔卓文君上。

卓文君：（唱）
自幼兒生長在臨邛蜀郡，

千金體獨生女鉅富家門；
解詩書通翰墨頗精琴韻，
深閨內埋沒了新寡文君。
（念）
閨中少婦甚堪憐，
辜負春光三月天……

〔紅簫上。

紅　簫：（接念）
枝上黃鶯千百囀，
花前蝴蝶舞翩躚。
紅簫伺候小姐。

卓文君：罷了。

紅　簫：小姐這次回到家來，每天悶悶不樂，懶下粧樓。跟您去年出閣以前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您是怎麼的啦？

卓文君：無有什麼，紅簫休要多問。

紅　簫：花園裏百花盛開，這幾天又趕上月半了，天天晚上明月當頭，您怎麼也不到花園走走？

卓文君：是我無此興致。

紅　簫：我想起來啦！您從小就愛飲酒；這兩天老員外宴客，好酒都開了罈啦，什麼梨花白，珍珠紅，金盤露，荔枝香，我去取來給小姐飲酒解悶好不好？

卓文君：紅簫休來囉唣，我哪裏有什麼心情飲酒。

紅　簫：小姐，我們全府上下，打從老員外那兒起，都爲小姐担心吶。您到底有什麼煩惱？就跟我說了吧……

卓文君：紅簫，看你少不更事，一片天眞，怎知我的煩惱也……
（唱）
非關花月非關酒，
都只爲無限的新愁續舊愁。

紅　簫：我的小姐，您哪兒來的這麼多的愁啊？

卓文君：（唱）
最是難堪婚嫁後，
便一個知心的人兒不可求。

紅　簫：哦……就說您一年遠嫁，沒遇上知心可意的姑爺；如今既是姑爺下世，您回家來了，也就把那些愁事、煩事、閒事都給丟開吧。

卓文君：（唱）

遊倦天涯還故舊，
似燕子冬去春歸過畫樓。

紅　簫：回來了，就什麼都好說了。

卓文君：（唱）
看起來不如意事常八九，
縱有那千言萬語說還休。

紅　簫：哎呀呀！您說的什麼？想小姐生長在大富之家，又是獨生的嬌女，受老員外百般的寵愛，有什麼不如意事呀？

卓文君：（唱）
大富之家何所有？
無非是趨炎附勢、脇肩拱手、錙銖計較、奔走營謀！

紅　簫：……小姐說得也是……

卓文君：唉！不說這些也罷……

〔一陣風來。

卓文君：（唱）
春風吹動羅衫袖……
叫紅簫你與我掛起帘鈎。

紅　簫：是，小姐……（卷帘）

卓文君：把綠綺琴移向窗前，待我撫琴一曲……

〔紅簫取琴置於窗前。

〔卓文君走向窗前。

〔紅簫見文君調絃，暗下。

卓文君：（唱）
見一池春水風吹皺；
暗心驚年光似水流；
悠悠何計消長晝？
我只得理氷絃一曲解煩憂……（撫琴）

〔卓王孫哈哈大笑上。

卓王孫：（唱）
我女能琴世少有，
明日席前可唱酬；
當着那滿華堂高親貴友，
我卓家論風雅論錢財都是第一流。（坐）

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卓文君：爹爹萬福……

卓王孫：哈哈哈，坐下，坐下。

卓文君：爹爹爲何這等歡喜？

卓王孫：文君女兒，你哪裏知道，縣令王大人請來了一

個貴客，名叫司馬相如，人人都道他是當今才子。爲父明日設下酒筵要大辦詩文之會。只是我卓府雖稱豪富，偏偏無有讀書之人；酒席宴前豈不是大大失了體面。適才聽得我兒琴聲悅耳，因此十分歡喜……

卓文君：女兒彈琴，與那人什麼相干？

卓王孫：明日我兒在席前彈琴一曲，也好教他們知道，卓府乃是風雅的人家。

卓文君：酒席宴前，豈是女兒去得的？

卓王孫：我兒不去，還有何人去得？

卓文君：女兒心緒不佳，怕見生客，不願前去。

卓王孫：爲父命兒前去，去去何妨？

卓文君：女兒不願前去。

卓王孫：兒啊！自從我兒回得家來，常是這樣悶悶不樂，想必是爲了我那多病的門婿，不幸早死，怨恨爲父。你哪裏知道爲父爲你的打算。想那司馬相如乃是當代名士，若借這名士之口爲我兒抬高身價，何愁我兒不能再嫁高門貴戚……

卓文君：爹爹，你這是怎麼講話？

卓王孫：兒啊，你當眞不去麼？

卓文君：當眞不去。

卓王孫：果然不去？

卓文君：果然不去。

卓王孫：啊呀兒呀！兒就忍心這堂堂卓府被他人恥笑不成！

卓文君：爹爹是越說越糊塗了。你便忍心教女兒拋頭露面，堂前陪客不成！

卓王孫：這有何難。只消在客堂之上樹一屏風，我兒在屏後彈琴，有何不可？

卓文君：女兒不去。

卓王孫：兒啊……這司馬相如非同小可。他是大有才學啊！

卓文君：什麼才學？爹爹身邊左右無非是些名利之徒罷了……

卓王孫：啊……（探袖出書）這是你程叔父送來的，司馬相如的什麼文章，你去看來……

卓文君：（拂袖却之，書落地）哪個要看它！

卓王孫：（勃然而起）氣死我也。不去也罷！（攜琴在手）將這綠綺琴陳設在廳堂之內，壯壯門面也是好的。正是：

有錢不中用，
女大不由爺！唉……（下）

卓文君：啊呀！一番言語把我爹爹竟自氣走了，……（見文卷）什麼文章，閒來無事，待我看他一看……（拾文卷在手）……子虛賦……（翻閱，驚喜……）呀……（唱）

剎時忽覺心明亮，
字字珠璣燦寶光，
司馬的高名非虛譟，
果然是妙手好文章。
「九百里雲夢氣浩蕩」，
微言大義諷君王。
此賦只合來天上，
何期今日到閨房！
漫沉吟，細思量，
莫非是天賜文君有才郎？
呸！文君啊，文君！你想到哪裏去了？
你好不知羞也……
（唱）知他是青春年少無家客？
還是個兒孫繞膝鬢如霜？

可笑我忽涉非非想……
待明日席前作主張。（下）

第四場　琴挑

〔家僮上，卓王孫上。

卓王孫：門迎珠履三千客，
家有僮僕八百人。
今日張燈結綵，大宴司馬相如。只爲文君女兒生性倔强，不肯席上彈琴，鬧得一場無趣，十分掃興。來！

家　僮：有。

卓王孫：可曾前往都亭，催請司馬先生？

家　僮：已然兩次催請，司馬先生尚未到來。

卓王孫：趕快再去催請。

家　僮：啊！

〔家僮欲下，紅簫迎面上。

家　僮：紅簫姐，你又來幹什麼？

紅　簫：司馬先生來了沒有？

家　僮：　你急什麼呀？這不是奉了老員外之命，三次催請嗎？（下）

紅　簫：　哦！……（下）

〔內白：諸位相公到。

卓王孫：　有請。

〔程鄭及賓客甲、乙……上。

程鄭等：　啊，卓員外……

卓王孫：　諸位賢弟。

程　鄭：　王縣令與那司馬先生怎的還未見到來？

卓王孫：　想必來到了……

〔內白：王大人到。

卓王孫：　說我出迎。

〔卓王孫出迎。王吉上。

卓王孫：　王大人。

程　鄭：

王　吉：　卓老員外、程員外，列位……

卓王孫：　王大人請上座。

王　吉：　司馬先生還未曾到麼？

卓王孫：　已差人再三促駕，想必到了……大人請上座……

王　吉：　不可，不可。司馬長卿未至，下官豈可先行告座……

〔家僮上。

家　僮：　啓稟家爺。

〔紅簫上，側身偷聽。

卓王孫：　催請司馬先生，可曾到來？

家　僮：　小人去至都亭，三請司馬先生。先生言道，一來與卓員外素不相識，二來身體不爽，敬領盛情，不能赴席了。

卓王孫：　王大人，司馬先生分明是推托之辭，難道要老夫親自前去接駕不成？

王　吉：　豈有勞動員外親自促駕之理。

卓王孫：　三請不到，如之奈何？

王　吉：　長卿性情孤傲，待下官自去迎他。左右，帶馬都亭。正是：

不辭辛苦迎佳客，
自應虛席待高賢。

〔王吉及從人打馬下。

紅　簫：　哎喲！這位先生好大的架子！回去稟告我們小姐去……（下）

賓客甲：　呸！這司馬相如好大的氣燄！

賓客乙：學生會在都亭道上見過一面，這位先生前呼後擁，車騎雍容，想必是來頭不小！

賓客甲：什麼來頭不小，他那車騎乃是王縣令借與他的。

賓客乙：唔！

賓客甲：一個窮酸。

賓客乙：唔！

賓客甲：只怕是無有什麼眞才實學，不過徒有虛名而已……

賓客乙：怎見得？

賓客甲：怕的是出乖露醜，這才臨陣逃席啊！

賓客乙：說得倒也有理。

程　鄭：只是王大人對他這般恭敬，難道還是假的？

賓客甲：他二人乃是同鄉好友，安知不是王縣令高抬他的身價？

卓王孫：休要胡言亂語，輕慢貴客。

賓客甲：老員外，這司馬相如三請不到，分明是自高自大，欺我臨邛地小，卓府無人。他若來時，學生我要難他一難，問他一問，教他當堂丟醜，替員外出一口氣。

卓王孫：這個，須要小心，免得自討無趣呀！

賓客甲：老員外但放寬心。

〔內白：司馬先生、王大人駕到。

卓王孫：大家一同相迎。

〔卓等出迎。

〔司馬相如便衣粗服，偕王吉同上。

王　吉：（唱）

控青驄迎佳客春風滿面，

司馬相如：（唱）

溷俗塵陪樽俎意緒闌珊。

卓王孫：啊！大人（上下打量）此位就是司馬先生麼？

王　吉：正是司馬先生。長卿兄，這就是卓老員外。

司馬相如：卓老員外。

卓王孫：諸公見過司馬先生。

衆　：司馬先生。

司馬相如：列位請了！

卓王孫：多蒙不棄，大駕光臨，幸會，幸會。

司馬相如：多承美意，不敢固辭，只得前來領教。

卓王孫：豈敢，豈敢……

賓客甲：（上前）請問司馬先生家業如何？

司馬相如：一介寒儒，家業凋零。

賓客甲：你也曾事景帝爲郎，拜梁王賣賦，何以落魄如此？

司馬相如：吾聞《淮南子》曰：「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時，命也。」我不過是未遇其時耳。

賓客甲：主人卓公，富甲天下，今日如此盛待先生，你布衣襤衫，豈不知羞乎？

司馬相如：豈不聞，孔夫子弟子顏回，簞食瓢飲，貧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爾燕雀豈知鴻鵠之志乎……

（唱）

時未至兮隨俯仰，
旦夕冠蓋立朝廊。
蘇季子到後來六國封相，
姜子牙八十遇文王；
待有日九重殿上聯仙杖，
再看我志軒昂氣概飛揚。
休把閒言對我講！
草芥焉及蘭蕙香？

〔賓客甲無言。

卓王孫：你怎的不講了？

賓客甲：這這這……學生一向清高，見了這樣厚臉皮之人，我再也說不出話來。

王　吉：卓老員外，這是何意呀？

卓王孫：這是他自不量力。如今自討無趣了。還不與我退後！

王　吉：退後！

賓客甲：是，是，是……

王　吉：請吶。

卓王孫：請，請，請，請上座。

〔衆入座。

卓王孫：司馬先生、王大人、列位請酒。

衆　：請。（飲酒）

王　吉：長卿兄。你來看，卓府堂上珠圍翠繞，玉砌金鑲。想那梁王府第，怕亦無此堂皇吧？

程　鄭：卓老員外富可敵國，財傾蜀郡，這畫堂陳列價值連城，都是爲司馬先生而設啊。

卓王孫：先生指教。

司馬相如：豈敢，豈敢，待相如下席瞻仰。（下座）唔……

（唱）

久聞他富壓西蜀郡，
今朝一見果然眞；
雕梁畫棟金藻井，
白玉闌干翡翠屏。
依我看金銀如糞土，
他怎知最富是淸貧；
千古文章無價寶，
世間誰是會心人？

滿堂俗客難親近……
王賢弟，你大不該邀我前來呀！（忽有所見，驚）
忽見席前綠綺琴，（上前撥絃）

卓員外。

卓王孫：（起身）司馬先生。

司馬相如：尊府有此妙琴，足見員外高明，眞眞是失敬、失敬呀！（作揖）

卓王孫：豈敢，豈敢。（還揖）

司馬相如：就請員外賜教一曲，諒無推辭的了？

卓王孫：不不不……老夫不善此道，此琴乃小女文君之物。

司馬相如：哦！乃是令嬡文君……文君之琴麼……

卓王孫：正是。

司馬相如：此琴朱絃素徽，焦桐鳳尾，異香撲鼻，音聲淸冽；信非人間所有，眞乃寶物也……

王　吉：長卿妙手，敢請彈琴一曲，不負今宵良會。

司馬相如：相如絃索久稀，指生荆棘，勉奏一曲，貽笑方家。（調琴）

〔紅簫跑上。

紅　簫：小姐，隨我來。

〔卓文君上。

卓文君：（唱）
忽聽絃撥三兩聲，
未成曲調先有情；
分花拂柳穿香徑，
水晶帘下偸窺才人。

〔紅簫欲衝前，被文君拉住。

司馬相如：（唱）
此時間不由我心神不定，
誰料想卓王孫有女能琴？
撫一曲鳳求凰遣懷寄興，

（撫琴，唱琴曲）

鳳兮鳳兮歸故鄉，
遨遊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
室邇人遐愁我腸。
何由交頸爲鴛鴦，
胡顛頏兮共翱翔？……

獻醜了。

〔衆喝采。

王　吉：幽婉清新，有如遙天孤鶴，清唳長空，眞非塵世之音也。

卓王孫：老夫雖然不解琴韻，也覺得洋洋盈耳，好聽之極。

衆　：好聽，好聽……

卓文君：呀！

（唱）

聽此曲好教我滿面紅雲。
分明是妙人兒琴心寄韻，
七根絃譜出了萬種柔情，（偸窺）
看他丰采明如鏡，
滿堂豪富等輕塵。

却因何神帶憂鬱眉藏恨？
莫不是憔悴江湖少知音。
悔不該昨日閨中違父命，
錯將吉士當俗人。
如此情懷如此景……
待把紅簫叫一聲。

紅　簫：紅簫！

卓文君：小姐有何吩咐？

上去報與老爺知道，就說文君奉了父親之命，特來席前彈琴一曲，求教貴客。

紅　簫：是啦。（上堂）老員外……

卓王孫：紅簫來此作甚？

紅　簫：小姐命我稟告老員外，她奉了父親之命，特來席前彈琴一曲，求教貴客。

卓王孫：我那文君女兒，她來了麼？

紅　簫：現在堂外。

卓王孫：哎呀呀！眞乃是孝道的女兒。來呀！

〔僮僕應聲。

卓王孫：速速張起屏風，你家文君小姐彈琴來了。

〔侍女們掌扇成屏。

卓王孫：　司馬先生，小女文君奉了老夫之命前來彈琴一曲，請先生指教。

司馬相如：哦……文君小姐前來彈琴一曲……相如洗耳恭聽。

卓王孫：　列位。

衆　：　我等恭聽。

卓王孫：　文君我兒，你與我彈琴者。

卓文君：　遵命。（調琴）

（唱）

喜今宵月明花弄影，
滿腔幽怨付瑤琴，
只覺得人遠天涯近……

（撫琴，唱琴曲）

鳳兮鳳兮從凰棲，
得托子尾永爲妃，
鴛鴦交頸心和諧，
中夜相從知者誰？
雙翼俱起翩高飛，
無感我思使余悲。

〔衆轟然喝采。

卓文君：　（唱）

有誰知我女兒心……

紅　簫：　（上前）啓稟員外、司馬先生，小姐告退了。

〔紅簫引文君下。

司馬相如：我司馬相如莫非作夢麼？

（唱）

曲終後一剎時人不見影。
耳邊廂猶聽得嬝嬝餘音……

卓王孫：　先生……

〔司馬相如茫然不覺。

卓王孫：　先生……喂！司馬先生！

司馬相如：哦！哦……

卓王孫：　小女撫琴，比先生如何！

司馬相如：小姐是天上神仙，相如乃凡夫俗子。如何比得，如何比得！

卓王孫：　哈哈哈……

〔滿堂哄笑。

王　吉：　今日之會，極盡賓主之歡；既聆長卿仁兄雅奏，又聽文君小姐佳音；此福幾生修得。下官借花獻佛，敢請同飲三杯。

衆　：請。

司馬相如：相如不勝酒力，拜謝盛情，告辭了。正是：

士爲知己死，
琴對知音彈；
都亭今夜月，
照影不孤單。

王　吉：哈哈哈……（下）

王　吉：天色不早，下官亦要告辭了。

卓王孫：大人慢行。請問適才酒席之上，司馬先生與小女所奏乃是何調？

王　吉：乃是長卿新作，小姐依韻而和，調名《鳳求凰》。

卓王孫：這《鳳求凰》乃是何意呀？

王　吉：這《鳳求凰》麼……哦，哦，哦，這《鳳求凰》乃是說那有道的君王，爲國求賢之意。

卓王孫：哦！原來如此。是大手筆？

王　吉：大手筆。

卓王孫：好文章？

王　吉：好文章。

〔二人同笑。

〔衆笑。

王　吉：告辭了。（下）

程　鄭：多虧文君小姐高才，制服了這個狂生。

卓王孫：都是賢弟的指點，亦是女兒的孝道。

衆　：我們亦告辭了。正是：

卓家小姐眞才女，
司馬先生把頭低。

哈哈哈。

〔衆分下。

第五場　夜奔

〔卓文君上。

卓文君：只因一曲求凰奏，
教我平添萬斛愁。
正道可憐新寡，不料巧遇才郎；一曲求凰，柔情無限；那司馬先生雖與我並未謀面，奴家和琴之時業已將身相許；只是事到臨頭，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方好？紅簫哪裏？

〔紅簫上。

紅　簫：殷勤奉小姐，辛勞作侍兒。小姐有何吩咐？

卓文君：我來問你，你可知道，那司馬先生居住何處？

紅　簫：聽見府中家人言講，說那司馬先生住在都亭館驛。

卓文君：那都亭距我家有多少路程？

紅　簫：都亭離我們這兒大約有五里之遙。只是小姐，你問它作什麼呀？

卓文君：你休來管我。我再問你，你可認識去到都亭的路徑？

紅　簫：哎呀呀，我的小姐。您這是要幹什麼呀！我就是認識路，可也不敢帶您前去呀！

卓文君：你怎知我要前去？

紅　簫：紅簫自幼服侍小姐，小姐的脾氣還有不知道的。您問我都亭路徑。分明是要夜奔司馬先生托以終身，這還有錯嗎？

卓文君：你這丫頭忒以的聰明了。

紅　簫：丫頭不算聰明，小姐的胆子可是太大，也太任性了。

卓文君：這也算不了什麼。

紅　簫：這還算不了什麼！要教員外知道，那可怎麼得了？

卓文君：正是若被父親知道，大事休矣。紅簫啊……

（唱）非是文君忒任性，
前塵回首恨煞人；
權門公子驕狂甚，
含悲忍辱度光陰。

紅　簫：小姐，過去的事情，提它作什麼？

卓文君：（唱）天從人願夫喪命，
經冬花木又逢春；
可憐新寡添愁病，
辜負鸞才絕艷身。

紅　簫：小姐不必憂傷，您有苦盡甘來的那天。

卓文君：（唱）兒家富甲西蜀郡，
老父心事仰高門；
何堪再譜離鸞恨，
人生能有幾青春？

紅　簫：小姐，這我明白，再聽老員外的，可就把您的

終身斷送了。

卓文君：（唱）子虛一賦魂銷盡，
腸斷尊前一曲琴；
姻緣天訂非人訂，
好趁良夜奔都亭。

紅　簫：這是小姐終身大事，一步走錯，可就無法挽回啦！

卓文君：（唱）乾坤一擲泰山輕，
錯過才郎悔終身；
紅簫若是有情分，
同闖江湖共死生。

紅　簫：呀！

（唱）小姐生來剛强性，
當機立斷女豪英；
榮華富貴何足論，
都亭道是她的美前程。
紅簫孤苦無家女，
與小姐情同手足親；
自古道得一知己死無恨，
也只好甘犯風波一路行。

卓文君：紅簫，我早知你是要與我同行的。

紅　簫：只是小姐，您拋家別父，夜奔才郎，這事情可是從古無有的。您可要再思再想啊！

卓文君：我意已定，不可更改，事不宜遲，且聽譙樓幾鼓？

〔鼓打二更。

紅　簫：鼓打二更。

卓文君：如此紅簫，趁此夜靜無人，你與我携好子虛賦，揹好綠綺琴。引路都亭去者……

紅　簫：遵命。

〔二人結束衣裳。收拾子虛賦、綠綺琴。

卓文君：（再拜，唱）辭別了二十年粧台錦帳，
離開了富豪家繡閣華堂。

紅　簫：（唱）子虛賦綠綺琴結束停當，

卓文君：（唱）輕裝扮走出了九曲廻廊。

紅　簫：（唱）步香階到中庭風清月朗，

卓文君：（唱）繞過了荼蘼架春水池塘。

紅　簫：（唱）耳聽得竹梢頭露滴清響，

卓文君：（唱）行到了後園門鐵鎖鐺鐺。
哎呀呀！園門上鎖，如何出去？

紅　簫：　小姐休要驚慌……你看那一樹梨花依着牆角，就從這矮牆上跨出去吧……

（唱）扶小姐扳花枝你放大胆量，
　　俏身軀翻過了虎皮牆。

〔越牆。

卓文君：（唱）霎時來到長街上，
　　春風撲面夜生涼；

紅　簫：（唱）這才是敲碎玉籠飛彩鳳，

卓文君：（唱）寥濶江天萬里航。

紅　簫：（唱）且喜得一路上無人來往，

卓文君：（唱）雖然是風清冷汗濕了衣裳；

紅　簫：（唱）前面是都亭驛遙遙在望，

卓文君：（唱）爲什麼頓然間心意惶惶？

紅　簫：紅簫慢走。

小姐，您怎麼啦？前面就是都亭館驛，緊走幾步可就到啦。

卓文君：我忽然心中害怕，我不去了。

紅　簫：怎麼，不去了？

卓文君：紅簫，你我回去了吧。

紅　簫：我的有決斷的小姐，這是怎麼說的？自古怨耦易得，才郎難遇，您怎麼在這要緊時候害起臊來啦？走吧。正是：

　　一讖春風面，
　　情懷解不開。

卓文君：〔紅簫扶卓文君下。

〔琴僮、司馬相如上。琴僮伏几睡去。

司馬相如：今夕爲何夕！
　　美人來不來？

　　宵來卓府夜宴，巧遇知音。一曲瑤琴，三生緣訂。不想卓王孫貪鄙之徒，却生下這樣一個無雙才女。那文君小姐錦心繡口，妙解琴音。只是隔着這可惡的屏風，未得見莊嚴妙相。回至都亭館驛，但覺心神恍惚，好難排遣也……

（唱）《鳳求凰》一曲姻緣訂，
　　那堪酒後對孤燈？
　　當年梁苑曾馳騁，
　　筆尖兒橫掃五千軍；
　　無奈今番被情困，
　　何緣能匹富家門？
　　待明朝前去求王令，

燈前獨自理瑤琴；
（撫琴）琴聲難譜相思韻，
何時得見意中人？

〔紅簫、卓文君上。

卓文君：（唱）一派仙音入耳清，
便知此處是都亭；
柳蔭之下雙扉扃，
門上高高掛紅燈。

紅　簫：小姐，您聽這半夜三更，還有琴聲，司馬先生他也是睡不着啊，倒像是跟小姐商量好了似的。

卓文君：休得胡言亂語。只是這驛門關了，如何進去，夜半敲門，又怕驚醒他人。

紅　簫：您瞧我的吧。（撿石子）這叫「投石問路」。這一石子兒，管保把這位才子老爺給砍出來。

（投石）

琴　僮：（大叫）哎喲！

司馬相如：睡得好好，爲何這樣大驚小怪？

琴　僮：我大驚小怪！是誰砍了我這一石頭，可疼死我啦！

卓王孫必定厭窮生；
思來想去愁難勝，

〔鼓打三更。

又聽譙鼓打三更。

想那文君和琴之時，曾有「鴛鴦交頸，中夜相從」之句，分明有夜奔都亭之意，如今譙樓三鼓却無動靜，這是什麼緣故呀！……司馬相如啊！你半世飄泊無家，今日中了情魔了……

（唱）伊人秋水難親近。
輾轉中宵夢不成；
猶如吞下連針線，
刺人腸肚繫人心。

唉！睡又睡不着，坐又坐不住，不知怎地，像是失落了什麼東西一樣……嗚呼！情之傷人一至於此！……

（唱）夜闌酒醒愁未醒，
客館春寒冷似氷；
只怕夜殘更漏盡，
望斷銀河織女星。
莫奈何只得將她等，

司馬相如：哪有此事啊？

琴　僮：八成兒這館驛裏頭鬧鬼……

司馬相如：癡人說夢！

琴　僮：我還睏着哪！……相公……（欲言又止）

司馬相如：你要怎樣？

琴　僮：勞您駕，咱倆換個地方，我不敢睡在這兒啦。

司馬相如：眞乃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二人換位。

琴　僮：怎麼說都行，反正我不睡那兒啦……（入睡）

卓文君：怎麼無人應聲啊？

紅　簫：再砍它一下兒……（撿石子，自語）剛才砍的是那邊，八成兒沒砍着……這回砍這邊。（投石）

琴　僮：（大叫）哎喲！（跳上桌子）怎麼着！眞砍啊！

司馬相如：你又是怎樣了？

琴　僮：您瞧！（指頭）一邊一個，砍我這兩個大疱！

司馬相如：如此，我再與你換過。

琴　僮：不換啦！跟您住一屋，沒有我的便宜。我到哪兒，這石頭也到哪兒。我也瞧出來啦，這不是鬧鬼，是來了人啦……

司馬相如：哦！哦！哦！原來如此。

琴　僮：「原來如此」？什麼「原來如此」？

司馬相如：天孫下九重，
　　嫦娥離月宮；

琴　僮：相公交好運，
　　挨砍是琴僮。

司馬相如：休要多口，前去開門。

紅　簫：怎麼？還沒砍上？這回往上砍……

琴　僮：（大叫）別砍啦！別砍啦！馬上開門。（下桌子，走出）是誰呀？亂砍石頭！

紅　簫：這麼砍，也沒把你砍出來呀。

琴　僮：你越砍我越不出來。

紅　簫：不出來？我還砍……

琴　僮：得啦！得啦！別砍！別砍！開門啦……（開門）啊……（上下打量）你是誰呀？

紅　簫：你是誰呀？

琴　僮：我是當今才子司馬相公的琴僮。

紅　簫：唔。

琴　僮：你是誰呀？

紅　簫：我是當今才女文君小姐的丫環。

琴　僮：唔！就是那卓府的小姐嗎？

紅　簫：你是怎麼知道的？

琴　僮：咳！我還能不知道嗎？我們相公宴罷歸來，把卓家小姐整整唸叨了半宿。他不睡覺不要緊，把我也鬧得一點兒也沒睡着。

紅　簫：小姐，那位司馬先生也唸叨着您哪。

琴　僮：丫環姐，你這是跟誰說話哪？

紅　簫：我們小姐也來啦。

琴　僮：哎喲！你怎麼不早說啊？相公，相公，卓家的小姐她可眞來啦！

司馬相如：啊呀呀！我司馬相如今日登仙了哇！哈哈哈……

（唱）甚風兒吹落天仙影？

霎時間恍若到蓬瀛。

叫琴僮快與我請請請……（撣衣整冠）

〔琴僮迎卓文君、紅簫入室。

司馬相如：（唱）恕我相如未遠迎。

相如何德何能，敢勞小姐下降，請上受我一拜……（下拜）

卓文君：先生啊……

（唱）先生休要把禮敬，

滿面含羞不勝情；

當年曾嫁王侯府，

祇因新寡賦歸寧。

愁老父，庭前訓，

他教我再醮入朱門；

正悲薄命如飄梗，

子虛一賦動芳心；

席前又奏求凰韻，

誓作蓮花並蒂生；

不辭夜寒風露冷，

願同生死奔都亭。

司馬相如：相如飄零半世，不期今日得遇小姐，《易》有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相如今得文君，不虛此生了。

卓文君：既然如此，憑着桃李爲媒，星河作證；當盟日月，永誓同心。

司馬相如：說得有理。就此拜過天地。

琴　僮：〔二人下拜。
紅　簫：（攙扶二人）給相公、小姐道喜。
〔二人就座。
卓文君：你我雖定終身，但文君夤夜私奔，大失爲女之道，我父絕不干休；天明知曉，定然趕來追究，此處已不可留，必須要尋一避地之策。
司馬相如：小姐所慮極是。我成都尚有故居，房屋雖然頹敗，尚可暫時居住；只是四壁蕭條，一貧如洗，只恐小姐你受不得這樣貧窮啊！
卓文君：君子固窮。先生何消憂慮。趁此天色未明，即刻登程吧。
司馬相如：琴僮過來。
琴　僮：相公。
司馬相如：你將我來時乘馬，悄悄牽至驛門。
琴　僮：是。（下）
卓文君：紅簫，把相公書箱、琴、劍收拾停當。
紅　簫：是。（下）
卓文君：要相公筆硯一用，待我修書一封。
司馬相如：筆硯在此。
〔卓文君修書畢，將書信留置几上。
〔琴僮牽馬上。
琴　僮：馬已備好，現在門外。
紅　簫：行李收拾好啦。
〔琴僮肩負行李。
司馬相如：小姐請。
卓文君：相公請。
〔衆出門。
司馬相如：請小姐上馬。我等步行，出城不遠，即是錦江，便可乘舟而往。
〔卓文君上馬，司馬相如牽馬。
司馬相如：（唱）相從萬里隨鞭鐙，
卓文君：（唱）今朝風送錦雲輕。
〔四人同下。
〔幕後，卓王孫：可惱！
〔家僮，賓客甲、乙，卓王孫上。
卓王孫：（唱）心頭怒火三千丈，
惱恨司馬太不良！
家　僮：啟稟員外，來此已是都亭。
卓王孫：與我打了進去！
〔衆闖入。

家　僮：室內空無一人！

卓王孫：這兩個畜生！分明是一同逃走了……來！轉道縣衙，要那王吉賠還我的女兒！（欲行）

家　僮：員外慢走。桌上留有書信一封，員外請看。

卓王孫：我看它作甚，我不認識字啊！

賓客甲：小人代讀。

卓王孫：與我唸來。

賓客甲：（看信封）果然是文君小姐留交員外的。

卓王孫：快快唸來！

賓客甲：（讀）初嫁由父母，
再嫁由自身；
夜走成都府，
爲報鳳凰琴。

卓王孫：哦！原來是到成都去了……

賓客甲：下頭還有呢……

（讀）老父憐嬌女，
大度莫追尋；
陪奩錢百萬，
還望濟清貧。

卓王孫：這個奴才，想得倒好。那陪奩銀子乃是陪與那高門貴戚的，豈肯陪與那窮書生！

賓客甲：（讀）新婿才絕代，
終非人下人；
一朝春雷動，
龍虎會風雲。

卓王孫：呀呀呸！

（唱）人財兩得休妄想，
看他無有好下場。

家　僮：老員外，咱們還追不追啦？

卓王孫：哼！文君這個奴才，自幼十分倔强，就是追上了，她不肯回來，其奈她何！

賓客甲：那怎麼辦呢？

卓王孫：……這個奴才自幼錦衣玉食，嬌生慣養，如今被這窮生騙了去了，看她如何受得那貧寒的苦處！到了那窮得無法的時節，哪怕她不轉來求我！

賓客甲：老員外，學生早已說過，這司馬相如不是好人……

卓王孫：事已至此，你的廢話少講！

（唱）附庸風雅上大當……

賓客甲：（唱）氣死無人把命償！

卓王孫：咳！

〔衆下。

第六場　貧居

〔琴僮、紅簫兩面分上。

紅　簫：詩酒琴棋風月花，

當年處處不離它；

琴　僮：而今百事都更變，

柴米油鹽醬醋茶。

紅　簫：琴僮哥哥。

琴　僮：紅簫姐姐。

紅　簫：咳！你說這可怎麼好哇？

琴　僮：怎麼啦？

紅　簫：可一點兒吃的都沒有啦！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我們小姐只剩下頭上那一支金釵了。我可想不出主意來啦！

琴　僮：你別着急。一會兒就有米啦。

紅　簫：有米？哪兒來的米？

琴　僮：我們相公出去借米去了。

紅　簫：（吃驚）怎麼？相公自己去了？你怎麼不去呀？

琴　僮：我這面子不好使啦。昨天我到前街糧店，還沒張嘴吶，人家就說啦：「前賬未清，免開尊口！」我二話沒說，回身就走。

紅　簫：喲！

琴　僮：回來我跟相公說了，相公說：「無用的奴才！」我說：「對！奴才無用；您有用，您自己去。」今天一大清早，相公提着米口袋就走啦……

紅　簫：唉！要是讓小姐知道，她可怎麼受得了啊！

琴　僮：咳！這有什麼受不了的？我從小跟着我們相公，借錢、賒米，跟鬧着玩兒一樣！

〔幕後：卓文君：紅簫……

紅　簫：（答應）哎。小姐起來了，我還熬着一鍋野菜呢，去瞧瞧別熬乾了……

琴　僮：快瞧瞧去……

〔二人下。

〔卓文君上。

卓文君：（唱）似膠漆如比翼相親相愛，
轉眼間秋風起葉落空階。

〔紅簫捧盤碗上。

紅　簫：摘來野菜連根煮，
拾得乾柴帶葉燒。
小姐，現有菜湯在此，請小姐用早飯。

〔卓文君飲湯。

卓文君：（吐）呸……哎呀好苦哇！（將碗放下）什麼早飯？這樣一碗苦菜，教我怎樣吞吃得下？

紅　簫：小姐，不瞞您說。家裏是一顆米也沒有了。這是琴僮哥哥一早上山去摘的野菜，熬了一鍋清湯，您就將就吃了，墊墊肚子吧。

卓文君：實實地吞吃不下呀！

紅　簫：依我說呀，這野菜湯雖比不上您先前大富之家烹龍煮鳳，可也强過那充軍北海咽雪吞氈；小姐如今既是貧寒度日，這苦菜滋味也該知道一些……再說，這些日子相公吃的可就是這個呀……

卓文君：（激動）怎麼……紅簫，取來我用！

〔紅簫捧上菜湯，卓文君將菜湯吃下。

卓文君：（唱）只覺得我郎君深情無限，
頓然間苦菜也香甜……

紅簫，相公現在何處？現在何處？

紅　簫：相公麼……

〔幕後，司馬相如：走哇……

紅　簫：這不是，相公他回來啦。

〔司馬相如青衣挽袖，負米上。

司馬相如：（唱）落拓青衫休自傷，
白雲紅樹送秋光，
居卜成都茅草舍，
萬里橋邊翠竹鄉……
都只爲詩書盈架難充餒，
雖有那芙蓉如面不當糧；
借米東鄰君莫笑，
夾道黃花放異香。

〔琴僮迎上。

琴　僮：相公！（低聲）米借着啦？

司馬相如：看看，這是什麼？

琴　僮：（接米）喝！眞不少啊！到底還是相公……

（下）

卓文君：長卿！

司馬相如：（驚，倒退數步）娘子在此……

卓文君：相公啊！你受了妾身的拖累了……

（唱）成都小住新婚後，
無憂無慮度春秋；
……說什麼筆生花胸羅錦繡，
誰料想眞才子却爲稻粱謀……
乍見你負米長街走，
好教我悶悶在心頭；
似這般辛苦怎禁受，
想見你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羞。

司馬相如：文君說哪裏話來。

（唱）自古清貧隨處有，
布衣蔬食任自由；
但得夫妻長相守。
不羨黃金萬戶侯。

卓文君：你我夫妻清貧相守，本是文君終身心願。只是……

司馬相如：只是什麼？

卓文君：只是今日一貧至此，終非長久之計，想到此處令人好恨！

司馬相如：娘子恨着誰來？

卓文君：恨只恨我那量小吝嗇無情少義的爹爹，竟將我粧奩之資，分文不與；累相公一時苦楚事小，誤相公千古文章事大。依妾身之見，你我回至臨邛，向我爹爹討回這筆粧奩，你道如何？

（唱）長卿長卿何自苦？
無端柴米費工夫。
討粧奩重踐臨邛土，
足食豐衣好著書。

司馬相如：相如雖然貧困，怎肯仰面求人？

紅　簫：（上前）相公說的是。小姐，您可容丫環說句話嗎？

卓文君：有話只管講來。

紅　簫：小姐，您可眞要把人嚇死啦！您這叫什麼主意呀？想當初您撫琴許嫁，夜奔都亭，已經是從古未有之事，有多少人紛紛議論，說長道短，都說您是……咳！這些個難聽的話，咱們既是遠離家鄉，圖個耳根清靜倒也罷了；更何況老

員外十分惱怒，幾次三番派人捎信，叫您低頭認罪，離開相公，才能夠父女重新團聚。怎麼着，您如今還想回轉臨邛討回您那份嫁粧！我說呀，您不害臊，我還嫌寒磣吶！有道是，好馬不吃回頭草……

卓文君：紅簫！你與我住口！

（唱）說什麼好馬不吃回頭草，
提起了粧奩事怒火難消！
老爹爹爲富不仁非父之道，
忍教他親生女委棄溝濠；
我也曾留書信陳情稟告，
可恨他九牛何嘗拔一毛！
此一番定把粧奩討，
臨邛縣鬧他個地動山搖！

喚琴僮前來。

紅　簫：琴僮哥哥，小姐叫你。

〔琴僮上。

卓文君：琴僮過來。我們就要回轉臨邛去了，眼見得乾坤扭轉，必須要一醉方休……（取頭上金釵）這裏有金釵一股，持去前街變錢買酒。

琴　僮：（失驚）什麼！要回轉臨邛……

司馬相如：休要多問！快去！快去！

琴　僮：……是啦。（下）

紅　簫：（爲文君挽髮）小姐呀，這一只金釵也換了酒，您可就連頭髮也挽不起來啦……

司馬相如：娘子，此事還要三思而行……

卓文君：長卿啊……

（唱）我從來計定難更改，
勸長卿你須要聽我安排。

司馬相如：文君如此氣概，相如安得不從也。

（唱）寒家接得美人歸，
英風豪氣勝鬚眉；
更有柔情似春水，
赴湯蹈火亦相隨。

〔同下。

第七場　報　信

〔二家僮上，卓王孫上。

卓王孫：哈哈哈……

家　僮：老員外爲何發笑？

卓王孫：想當日在都亭館驛，你家小姐跟隨司馬相如私走成都之時，老夫也曾言道：「文君這個奴才自幼嬌生慣養，如何受得那貧寒的苦處，到了那窮得無法的時節，哪怕她不轉來求我！」如今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家　僮：老員外眞乃是料事如神哪。

卓王孫：事隔半載，文君果然回來要還她的粧奩，命紅簫前來索討，被老夫將她罵了一頓，趕了出去！到今日過了幾日了？

家　僮：紅簫去後，已經過了三天了。

卓王孫：是老夫通令府內府外，親朋故舊，不得周濟文君一個銅錢！再有三天，多則五日。這凍餓二字料她是難以忍耐；那時節哪怕她不回家認罪，將那司馬相如一脚踢開！哈哈哈……

（唱）越思越想越高興，
好漢英雄亦怕窮；
但等女兒回家轉，
再攀權貴嫁王公。

〔程鄭、王吉打馬上。

程　鄭：夜來閒步市橋西，
道旁一事甚稀奇；

王　吉：見景生情施巧計，
決我爲難解我疑。

〔二人下馬。

程　鄭：來此已是卓府，門上哪位在？

〔家僮出迎。

程　鄭：稟知員外，王大人過府探望。

家　僮：是。（入內）老員外，王大人和程員外前來拜訪。

卓王孫：速速有請。（出迎）哎呀！王大人、程賢弟。

王　吉：老員外。

程　鄭：〔三人入座。

卓王孫：王大人與程賢弟一路而來，必有所謂。

程　鄭：這個……

王　吉：此事既已無法隱瞞，程賢弟但講何妨？

程　鄭：是，是，是……此事十分古怪，要對老員外言講，只是怕老員外你聽了生氣啊！

卓王孫：賢弟有所不知，愚兄這幾日有喜事在懷，我是

無氣可生，十分的高興。講講無妨！

程　鄭：小弟在尊府前街、市橋西畔遇見一樁奇事……

卓王孫：什麼奇事？

程　鄭：老員外呀……

卓府前街市西橋，
新開小店酒旗飄；

卓王孫：前街新開酒店何足爲奇？

程　鄭：滿堂酒客甚喧鬧，
生意興隆難畫描。

卓王孫：想是他的酒好。

程　鄭：白面書生爲傭保，
當鑪女子忒窈窕；

卓王孫：原來是女色迷人，這就難怪了。

程　鄭：大街小巷齊哄笑，
都說道，
卓家的臉面丟盡了。

卓王孫：這倒奇了！新開酒店，與我卓家的臉面何干？

程　鄭：老員外有所不知。你道那當鑪女子與那刷鍋洗碗的書生乃是何人？

卓王孫：乃是何人？

程　鄭：……小弟不敢講……

卓王孫：但講何妨？

程　鄭：小弟不敢講。

卓王孫：你與我講來！

程　鄭：……王大人……

王　吉：唉！就是令媛文君小姐與下官好友司馬相如這對賢夫婦呀！

卓王孫：哎呀！氣煞人也！
（唱）半年來强壓心頭恨。
臨邛賣酒太欺人！
此事可忍孰不忍？
氣得我頭脹腦發昏！

程　鄭：唉！這是哪裏說起？

卓王孫：哼！此事就要從你二位說起。若不是你王大人來了這樣一位高朋貴友，若不是你程賢弟出的好主意命我女兒堂前撫琴，焉有今日之事！
哎呀！老員外。下官也曾拜訪長卿，情願倒賠川資與日用之費勸他們速速回去，爲下官與老員外留一些臉面……
他們二人是如何言講？

王　吉：執意不從。教下官無可奈何！

程　鄭：老員外，依小弟拙見，文君小姐與司馬相如當鑪賣酒，不過是貧窮所迫。如今臨邛市上流言四起，人心驚訝，王大人亦是十分的爲難。老員外看在父女情分，便將那陪嫁粧奩，給了他們也罷……

卓王孫：此事萬難從命。老夫是何等的人家，便寧死也不認這窮酸女婿。文君不孝，我不殺她就是與她的便宜。這錢麼……是分文休想！如今他們倒開起酒店來羞辱老夫！來得好！今日定要教訓這兩個奴才！

王　吉：敢問老員外，你是如何地教訓？

卓王孫：打爛他的酒店，搶回我的女兒，將司馬相如逐出臨邛！

王　吉：哦，哦，哦……倒也使得。

卓王孫：來！

〔賓客甲、乙，衆家僮在後台應聲，上。

卓王孫：（對賓客甲、乙）你二人速去前街市西橋畔司馬相如與文君新開酒店，將他二人纏住，休要放他們跑了。老夫帶了家丁，打手隨後就到。

賓客甲、乙：遵命。（下）

卓王孫：你等各帶棍棒，隨老夫一同前往，看我臉色行事。後面自去準備！

衆家僮：啊！（下）

卓王孫：王大人，程賢弟，老夫後面更衣，失陪，失陪……

王　吉：老員外，但只一件……

卓王孫：哪一件？

王　吉：司馬相如乃是當今名士，又是下官好友，萬萬不可過分難爲於他。老員外先行，下官隨後前來，與你們倆家了結此事。

卓王孫：老夫只要我的女兒，顧不得許多。正是

惱他窮漢猖狂甚，
打出禍來我担承。（下）

王　吉：遣將不如激將狠，
要保官聲與交情。

程　鄭：程員外，你要與卓老員外一同前往，下官後到，此事必須要顧全大家的臉面才是。

是，是，是，我明白了。

〔二人分下。

第八場　當鑪

〔司馬相如、卓文君上。

司馬相如：酒店風來花草香，
當鑪小婦試新粧；

卓文君：臨邛子弟夸年少，
誰識成都賣賦郎？

司馬相如：相如困頓風塵，窮途落魄，今日連累娘子當鑪賣酒，豈不屈煞了絕代佳人？

卓文君：文君當鑪何足爲惜，長卿筆下珠璣，胸羅錦繡，今日受妾身牽累，混迹傭保，躬親滌器，不免爲世人所笑也。

司馬相如：有道是「君子安貧，達人知命」，他人笑罵，也就說不得了。待我去井邊取水。

〔司馬相如揹桶在肩。

卓文君：長卿，此事未曾經慣，你要仔細些。

司馬相如：相如自會小心。

（唱）臨邛市上把酒賣，
只緣詞賦賤如灰。
我這裏一肩挑日月，
她十分幽恨鎖蛾眉。（下）

卓文君：琴僮哪裏？

〔琴僮上。

琴　僮：小姐有何吩咐？

卓文君：把酒旗高高掛起。

琴　僮：是啦！（掛旗，整理桌椅）

卓文君：（唱）一角青旗酒店開，
門前樹上掛招牌，
戶對秋山窗臨水，
舊時雙燕賦歸來。

琴　僮：聞酒千家醉，
開罈十里香。
來往客商，過路君子，酒店開張啦！

〔老漁翁持釣竿、魚簍上。

漁　翁：老漁翁，持釣竿，
一生常住打魚船。
唉！起五更，忙半夜，只打來三條小魚，却冷得週身打戰。轉眼秋去冬來，不知道這苦日子

如何得過？莫奈何長街走走，碰碰運氣，也好掙錢吃飯。啊呀！好一陣香氣，把這一身骨頭都熏醉了……是哪裏送來的？哦！原來是一家新開酒店，不想轉來轉去，轉出這麼個好地方來，不免進去吃它幾盃再走……（入店）酒保，酒保……

琴　僮：來啦，來啦，客官請坐，客官可要飲酒？

漁　翁：好酒一壺。

琴　僮：是啦！好酒一壺啊，一壺。

〔卓文君遞酒與琴僮。

琴　僮：酒到。

〔漁翁斟酒，連飲三盃，壺中酒盡。

漁　翁：（唱）只道壺小酒盅淺，
三盃下肚便醺然。
好酒啊好酒！

琴　僮：好酒？

漁　翁：果然的好酒。

琴　僮：下回還要來飲？

漁　翁：那個自然，一定要來的，一定要來的。（起立）請了，請了。（欲行）

琴　僮：慢走，慢走……（上前拖住）

漁　翁：這是爲何？

琴　僮：酒錢還沒算吶，您是喝醉了吧？

漁　翁：啊呀呀，眞是酒錢還未曾算……

琴　僮：（伸手）那您就拿來吧。

漁　翁：這酒錢麼……原是要算的，只是我飯錢尙且無有，哪裏來的酒錢？

琴　僮：沒錢不行，不許走！

漁　翁：唉！這樣吧，這魚簍之內打得有三尾小魚，拿來抵了酒賬如何？

琴　僮：（看魚簍）這三尾小魚，哪個要它，不行，不行。

漁　翁：那便如何是好？錢我是無有啊……

琴　僮：眞是倒霉！大清早剛開張就碰上個賴賬的。沒錢可不能讓你走……

〔琴僮揪住漁翁。

卓文君：琴僮！……（上前解勸）

琴　僮：掌櫃的！咱們開的是店，他喝酒不給錢……

卓文君：休得無禮，他既無錢，放他去吧……

漁　翁：好！好！這才不錯。（施禮）多謝小娘子，你

琴　僮：是個有良心的，惜老憐貧，你的厚福無量……

漁　翁：休要辭費，去你的吧！

琴　僮：小小年紀，就是這樣無禮……你看看，老漢豈是個賴賬的……（吐下）

卓文君：小姐，生意買賣，這樣做還行啊？

琴　僮：應對顧客，豈能這般兇狠，你且去至厨下，教紅簫前來應客。

紅　簫：是。紅簫！紅簫！小姐把我給休啦，這就瞧你的啦！（下）

〔紅簫上。

紅　簫：聞香須下馬，
知味且停車。
小姐有什麼吩咐？

卓文君：在此照應賓客，須要小心。

紅　簫：是啦。

〔賓客甲、乙上。

賓客甲：豪家富戶爲清客，

賓客乙：茶樓酒肆度生涯。

賓客甲：來此已是司馬相如的酒店，進去鬧它一場。

賓客乙：走，走，走。

〔二人進店。

紅　簫：二位吃酒嗎？請上坐。

〔二人入座。

紅　簫：二位喝什麼酒？要什麼菜？

賓客甲：好酒好菜，只管取來，大爺有錢。

賓客乙：大爺有錢，只管取來……

紅　簫：是啦，（鑪前取酒、菜）

賓客甲：看那當鑪娘子，想必就是文君小姐？

賓客乙：不是文君，誰能有這樣美貌？

賓客甲：常言道：時有反覆，人有盛衰；誰料想大戶千金，只落得當鑪賣酒。往常你我弟兄雖然出入卓府，也難見她一面，今天大好機緣不可錯過，必須好好地看個仔細。

賓客乙：正是，正是，大好機緣不可錯過……

紅　簫：小姐，這兩個獐頭鼠目，龜背蛇腰，不是好人。

卓文君：好人、壞人一樣的賣酒。

紅　簫：是。（送酒、菜）客官，酒到、菜到。

賓客甲：好好好，小姑娘過來。

紅　簫：幹什麼？

賓客乙：怕什麼？有話問你。

紅　簫：要問什麼？

賓客甲：那當鑪女子她是何人？

紅　簫：那是我們酒店的女東家。

賓客甲：好一個風流美貌的女東家，叫她過來。

紅　簫：過來幹什麼？

賓客甲：叫她過來給老爺們陪酒。

賓客乙：對，過來給老爺們陪酒。

紅　簫：你胡說八道！

賓客甲：誰胡說八道？你們既開酒店，難道不知道酒店的規矩？

紅　簫：什麼規矩？

賓客甲：女東家就得給客人陪酒，這就是酒店的規矩。

紅　簫：你們瞎了眼睛了，你們知道我們小姐她是誰嗎？

賓客甲：誰不知道她是卓文君。可惜她放着千金小姐不做，偏偏看上了司馬相如那個窮光蛋。如今既然開了酒店，就說不得什麼了，我們是買的，你們是賣的，生意買賣，過來陪酒吧！

紅　簫：可恨的東西！（揮拳就打）

賓客甲：（抓住紅簫手腕）好厲害的丫頭，你敢打人！

卓文君：（下位）紅簫住手……

紅　簫：（大叫）琴僮！相公！

〔司馬相如、琴僮上。

司馬相如：何事吵鬧？

紅　簫：這兩個人竟敢口出不遜，教我們小姐給他們陪酒……

琴　僮：好！我揍他的……

卓文君：且慢，兩位客官休要着惱。我們夫婦既然開店，又怕什麼陪酒。請問二位，這酒是如何陪法？

賓客乙：啊？（問甲）倒把我問住了，你道如何陪法？

賓客甲：你們兩位能彈會唱，就來彈唱一曲如何？

賓客乙：對，對，對，彈唱一曲，彈唱一曲……

司馬相如：豈有此理……

卓文君：長卿休怒。客官言道，陪酒彈唱乃是開酒店的規矩，我們既開酒店，便隨了這規矩吧。紅簫，把綠綺琴取來者……

紅　簫：是……

〔紅簫取琴交司馬相如。卓文君揮手令琴僮、紅簫去，琴僮、紅簫頓足下。

卓文君：長卿，你且彈起琴來……

（唱）生小閨門二十秋，
不知世上有煩憂；
一朝淪落臨邛市，
處處風波處處愁。
艱難辛苦都經受，
細味親疏恩與仇；
無奈樽前來侑酒，
只得一曲賣風流。

〔司馬相如撥琴絃，奏曲。

卓文君：（唱琴曲）

彼二鳥兮如鳩，
爲豪奴兮爲偷；
佔鵲巢兮棲止，
啖膏粱兮嬉遊。
欺貧賤兮諂富，
不知恥兮不羞；
今命我兮陪酒，
彈一曲兮對牛。

賓客甲：唱得好！唱得好！乾！……

賓客乙：慢着。

賓客甲：怎麼啦？

賓客乙：還乾哪！人家罵下來了。

賓客甲：罵什麼啦？

賓客乙：她唱的是「彈一曲兮對牛」。對牛彈琴，罵我們是牛，是畜牲！

賓客甲：咳，別說罵，讓人家打一頓也值啊！乾！

賓客乙：對，對，乾！

〔二人飲酒。

賓客甲：彈琴唱曲，這也算不了什麼。我還要……

司馬相如：你還要什麼？

賓客甲：還要你那當鑪娘子用她那纖纖玉手斟上兩盃酒，送到我們口裏，老爺重重有賞……

司馬相如：（掌甲頰）狂徒！你欺人忒甚了！

賓客甲：怎麼！打人？

賓客乙：

司馬相如：（持二人臂）這店不開了！琴僮、紅簫何在？

〔琴僮、紅簫上。

琴　僮：相公……

司馬相如：琴僮將店門與我關了！紅簫將寶劍取來！

琴　僮：是啦！（關門）

〔紅簫取劍交司馬相如。

賓客甲乙：你要怎麼着，你敢把卓府的門客怎麼樣？

卓文君：好長卿，與我狠狠地教訓他們！

賓客甲乙：哼！你還敢殺了我？看卓老員外就要帶人來啦！

司馬相如：狂徒！

（唱）相如自幼曾習劍，
我本是頂天立地一奇男；
生未逢時安貧賤，
流落巴山蜀水間。
卓氏的家奴你瞎了眼，
欺小姐猶如欺了天；
赫然斯怒雷霆變，
青鋒三尺懲兇頑。

〔賓客甲、乙上前奪劍，司馬相如將二人擊倒，以足踏之，仗劍欲殺。

賓客甲乙：（大叫）司馬先生……姑爺饒命！小姐，小姐，快勸勸，快勸勸……

琴　僮：相公，饒不了他們！

紅　簫：殺了這兩個家伙！

賓客甲乙：哎喲！哎喲！饒命……

司馬相如：哈哈哈……一旁跪下……

〔二人跪倒，司馬相如收劍，整衣……

〔卓王孫、程鄭、衆家丁持棍棒，一路喊打，跑上。

〔衆衛士、侍從，捧冠帶、詔書，欽差楊得意從對面跑上。

〔雙方在台中相遇。

衛　士：什麼人？

〔家丁閃避，把持大棒的卓王孫讓了出來。

卓王孫：臨邛首富卓王孫！你們是什麼人？

衛　士：奉了萬歲勅旨徵召司馬相如官拜中郎將，出使西南夷，即日前往長安面君請命。欽差大人楊得意在此。……

卓王孫：哎呀！且住！不想這司馬相如，他，他做了官了……

衆家丁：打呀！打呀……

卓王孫：打？打？打哪個？打哪個？

衆家丁：打司馬相如……

卓王孫：呸！放肆！大胆！還不與我回去！與我回去！

〔卓王孫引衆人轉身。

〔衙役、王吉上。

卓王孫：哎呀，王大人！

王　吉：老員外爲何轉去！難道是打完了麼？

卓王孫：司馬相如，我那門婿，他做了官了，欽差大臣來下聖旨來了……

王　吉：有這等事！

卓王孫：（對衆家丁）回去！回去……

衆家丁：回去幹什麼？老員外？

卓王孫：回去抬銀子！

衆家丁：……抬銀子？

卓王孫：（大喝）抬嫁粧！快回去！與我滾了回去！

〔卓王孫與程鄭、衆家丁下。

王　吉：（上前）哎呀！原來是楊公公。（下拜）臨邛縣令王吉拜見欽差大人。

楊得意：王吉，咱家奉了聖命前往成都徵召司馬相如，一路之上累咱家找得好苦，才知他來到臨邛。剛才找到你的縣衙，你這做官的跑到哪兒去了？

王　吉：下官因公離衙，不知公公駕到，死罪！死罪！如今特地前來迎接公公大駕。

楊得意：這兒就是司馬先生開的酒店嗎？

王　吉：正是此處。

楊得意：好你個縣太爺呀！逼得人家沒路可走，開了酒店啦！

王　吉：（連連打躬）乃是下官之過，死罪！死罪！

楊得意：得啦！得啦！還不給我叫門去！

王　吉：是，是，是。（叩門）長卿兄開門來。

〔琴僮開門。

〔紅簫扶卓文君避下。

司馬相如：啊！原來是王吉賢弟。

賓客甲、乙：王大人救命！

王　吉：長卿兄……

司馬相如：這兩個狂徒在此仗勢欺人。

王　吉：這還了得！左右，將這兩個奴才綑了起來！

賓客甲、乙：姑爺饒命，我們是奉了卓老員外之命來此尋事的。

琴　僮：難道卓老頭兒叫你們前來調戲他的女兒不成？

賓客甲、乙：王大人也知道……

王　吉：住口！我知道什麼！還不與我滾了出去！

〔賓客甲、乙跑下。

王　吉：　長卿兄見過欽差大人楊得意楊公公。

楊得意：　聖旨下，司馬相如冠帶接旨！

〔衆爲司馬相如更衣。

司馬相如：（跪）萬歲。

楊得意：（讀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咨爾武騎常侍司馬相如，逸藻雲飛，雄文天縱；素悉夷情，兼通謀略。茲西南有事，民心不安，着拜爲中郎將，建節乘傳，往使筰例，招安西南夷，以入王廷。詔到之日，火速兼程進京，爲孤草擬檄文，以示撫存邊塞、宣揚國威之至意。功成之日，另行陞賞。欽此。」旨意讀罷，望詔謝恩。

司馬相如：萬萬歲。

楊得意：請過聖命。

〔司馬相如接過聖旨。

楊得意：　大人榮膺重寄，鵬程萬里，可喜可賀。

司馬相如：相如才疏學淺，深恐難符聖命，甚爲惶恐。

楊得意：　大人子虛一賦，上達宮廷，聖上讀罷之後，拍案叫絕，疑是古人所作，言道：「朕恨不得與此人同時」，那時咱家正隨駕在側，回稟萬歲：「子虛賦乃是臣同鄉文士先帝在位武騎常侍司馬相如所作。」聖上龍顏大悅，因此付以重任。此番先到長安草檄，後往西南出使，定然馬到成功。

司馬相如：深感皇恩，誓當盡忠効命。

楊得意：　聞得文君夫人乃是女中豪傑、巾幗英雄，敢求一見。

司馬相如：豈敢，豈敢，文君快來。

〔卓文君鳳冠霞帔上。

卓文君：　眼前衣紫腰金貴，
　　仍是當鑪賣酒人。

長卿何事？

司馬相如：文君見過楊公公、王賢弟。

卓文君：（施禮）文君萬福。

楊得意：　夫人慧眼知人，成此千秋佳話，今日一見，三生有幸。

卓文君：　文君越禮妄行，何足爲訓。楊公公跋涉長途，多受風霜之苦，小店之中聊備薄酒，小飲一番如何？

楊得意：　多謝夫人厚意。咱家王命在身，即待回朝覆

命，不敢久留。大人出使西南，急如星火，必須先行火速進京，功成之後，回朝陪王伴駕。只是目前賢夫婦祇得暫時小別了。來！

從　人：有。（抬上黃金）

楊得意：御賜黃金千兩暫爲文君夫人安家之費。

卓文君：謝萬歲。

楊得意：王大人，速速爲中郎將準備車騎，即日成行。

王　吉：是，是，是。

楊得意：咱家急待回朝覆命，要先行一步，告辭了。

司馬相如
卓文君：送公公。
王　吉

〔楊得意及從人下。

王　吉：大人在此稍候，下官即去十里長亭，備治駟馬高車恭候起駕。

司馬相如：有勞賢弟。

〔王吉及衙役下。

〔琴僮、紅簫盛裝上。

琴　僮：
紅　簫：琴僮爲相公、小姐道喜。（下拜）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將琴僮、紅簫扶起。

卓文君：郎君驥伏多年，且喜一朝得志，請受妾身一拜。（拜）

司馬相如：（亦拜）相如亦有一拜，文君請起。

〔二人起立。

司馬相如：不想你我夫妻，就要相別千里，文君哪，好教人難以割捨……

卓文君：長卿，我夫，我想這作女子的好爲難也……

相思只怕不相見，
相見還愁又別君；
願得化爲天上燕，
雙雙飛去透行雲。

（唱）

猛聽得要別離心中驚詫，
傾刻間閨中侶路隔風沙；
你把那鳳凰琴與我留下……

司馬相如：却是爲何？相如琴劍隨身，何曾一日離此？

卓文君：（唱）怕的是中途路別遇嬌娃。
鳳求凰，眞無價。
一曲琴音迷住她。

司馬相如：相如豈敢負心。知相如之音者世惟小姐一人

耳！

卓文君：（唱）自古道富貴易妻尋常話，
何況是錦長安鞏轂繁華，
達官府侯王第聲伎犬馬，
那時節金縷衣、香羅帕、歌衫舞袖、檀板紅牙、渾忘却臨邛市、倚樓人、目斷天涯。

司馬相如：文君說哪裏話來，你我夫妻誓同生死，此心此志唯天可表。

（唱）聽罷文君一席話，
惱人心事亂如麻；
鐵石肝腸也難捨下，
倒不如辭王詔永不離家。

卓文君：長卿不可。有道是男兒志在四方，又是王命難違，國事爲重。今當小別，但求早日相聚耳。
紅箫，取筆硯過來。

〔紅箫應聲取筆硯；

〔卓文君題詩交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讀詩）皚如山上雪，
皎若雲間月；
如君有兩意，
從此相訣絕。
凄凄復凄凄，
嫁娶不須啼；
願得一心人，
白頭不相離。

司馬相如：哦！

（唱）我文君眞乃是冰清玉潤，
白頭吟道出了一往情深；
我與你好姻緣紅繩牽引，
人之相知貴知心。
深感娘子的恩義重，
願偕白頭共死生；
臨岐執手意不盡，
指天誓日不負卿。

〔二人相抱而泣。

紅箫琴僮：相公出使西南乃是喜事，小姐保重身體，休要悲傷，日色近午就要啓程了。

〔幕後，卓王孫：走哇！

〔衆家僮担牛酒財禮上。卓王孫、程鄭上。

卓王孫：（唱）喜得佳婿應歡慶，
獻牛獻酒獻金銀。
抬了進去！送與姑老爺。

家　僮：哪個姑老爺？

卓王孫：新拜中郎將司馬老爺，乃是我嫡嫡親親的女婿姑老爺，你這奴才還不曉得？

家　僮：適才拿了棍棒，叫我們將司馬相如飽打一頓，怎麼如今又送起禮來？

卓王孫：先前他貧賤，故而要打他；如今他作了大官，故此就要送禮。此乃作人之道，你們記下了。

家　僮：員外高才。

卓王孫：送了進去，有請姑老爺，有請小姐。

〔衆進門。

家　僮：有請姑老爺，有請小姐。

卓王孫：賢婿在哪裏？女兒在哪裏？

司馬相如：哦！

卓文君：爹爹。

卓王孫：唔。聞得賢婿封官，前來道喜。（作揖）賢婿大人，老夫自恨萬分愚昧，早知大人得有今日，便是文君女兒尚在娘胎之時便該許配你了。哈哈哈……

〔司馬相如轉身不理。

卓王孫：文君女兒，你的好眼力，好見識，好胆量，爲父實實地服了你了。來，來，來，這裏是好酒好肉，金銀財寶，還有你的僮僕嫁粧隨後源源送到……

〔卓文君不理。

卓王孫：程鄭賢弟，你與我說幾句好話吧。

程　鄭：卓小姐，司馬大人，念在父、女、翁、婿之情，卓老員外一片誠心，你們就把禮物收下吧。

卓文君：爹爹呀！

（唱）救人須救急和難，
濟人須濟在貧寒；
人在難時拉一把，
深恩厚德大於天。
老爹爹生就勢利眼，
既然是有今日何必從前？
眞乃是貧居鬧市無人見，
富在深山車馬喧。

縱然是贈金千萬貫，
此時不值半文錢。

卓王孫：不值半文錢，亦要女兒收下。

程　鄭：文君侄女，要看在你父年邁，你們收下吧。

卓王孫：你那程叔父是勸我叫女兒在筵前撫琴的，他的話女兒是要聽的。

程　鄭：看在爲叔的薄面……

卓文君：程叔父，爹爹，非是女兒嬌情固執，此時有多少金銀財寶，實是全都無用的了。爹爹就命他們仍舊抬回家中去吧。

卓王孫：……好，好，好！抬回家中，原是一樣。家中房屋俱已打掃乾淨，張燈結綵，就請我兒與賢婿大人回家居住。

卓文君：爹爹不必費心了。長卿即日前往長安，還要出使西南；女兒有紅簫陪伴，自然還是住在此處的好。

卓王孫：這如何使得！如何使得……

〔衙役、王吉自弩矢上。

王　吉：（下跪）臨邛縣令王吉叩見大人。

司馬相如：王賢弟爲相如故交，何必如此多禮，快快請起。

王　吉：大人今登高位，下官職居下吏，敬當負弩爲大人開道。此乃朝廷法度，亦是鄉邦的榮耀。

司馬相如：（扶王吉起，取去弩矢）萬萬不可……

王　吉：啓稟大人，車騎俱已齊備，蜀郡太守以次地方官吏俱在十里長亭設宴，恭送大人榮行千里。

司馬相如：文君在此處少住一時，相如自會前來接取；多多保重，告辭了。

卓文君：長卿，但放寬心，你也要保重了……

卓王孫：賢婿，賢婿，有爲父照看，你但放寬心吧！哈哈……

王　吉：正是：才子文章冠古今，

程　鄭：佳人傾國更知音，

司馬相如：此行兩地長相憶，

卓文君：團圓記取白頭吟。

卓王孫：哈哈哈……賢婿請……

〔但是沒有人理他……

〔劇終。

一九六二，七，二八。初稿
九，十七。二稿
一九六三，七，二七。三稿

三十年後（三）

——歸人札記（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月）

蕭軍

回到中國的第一個早上。在廣州東方賓館。

早上一醒來就很快活——也不知道爲什麼。大概小孩子醒來就是那樣子。但我已老大到半白了！

突然，軍號吹起來了，不知打哪兒吹來：兩短一長，一長兩短——那就是軍號，中國的軍號，一點也不錯！中國的軍號！很簡單的調子，一聲聲，是命令，也是召喚，叫人想起戰亂，想起流亡，想起敵人，想起難友，想起求生的掙扎，想起勝利的激情……

我翻身從床上坐了起來，對安格爾大叫：「我回到中國了！我回到中國了！」軍號仍然一聲聲地吹下去。「抗戰時候，我在湖北山裏讀中學，一個石板路小村子就是我們的學校，每天早上，一個號兵在石板路上走得噹噹響，然後，他就站在石板路中央，吹起起床號，就是這個調子！後來，我家住在四川萬縣，家裏駐了軍隊，都是從鄉下拉伕拉來的壯丁，臉色蠟黃，沒吃飽飯的樣子，馬上就要開到前綫去打日本人，每天早上，一個瘦小的士兵在天井裏吹起軍號，也是這個調子！」

安格爾也從床上坐起，和我一同聽着。我看他聚精會神的樣子，突然笑了起來：「沒想到三十年後，我回到中國的第一個早上，是和你這個洋鬼子在床上聽軍號！」

* * *

廣州的魯迅紀念館是原中山大學舊址，一九二七年魯迅在那兒担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紀念館裏有當年中山大學教務會議室和魯迅的臥室。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就在那會議室裏，在各系主任緊急會議上，極力主張營救被捕的學生；終於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到上海去了，開始了他另一階段的奮鬥生活。

認眞讀魯迅，還是在台灣的事。魯迅的書在台灣買不到，也沒人公開看他的書。東海大學圖書館有魯迅的書，但不借給學生，藏在地下室。我在台灣大學和東海大學教現代文學和創作，才有資格借到魯迅的書。家住台北，東海大學在台中。魯迅的書就是在台中、台北之間奔馳的火車上看的；書面包着中央日報，報上的標語是「反共必勝，建國必成」；有人走過，我就把書閣上，閉上眼作打瞌睡狀；中央日報掩藏下的魯迅却在「吶喊」。我聽見狂人說：「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聽見九斤老太咕噜：「一代不如一代。」聽見阿Q大聲叫嚷：「造反了！造反了……得得，鏘鏘，得，鏘令鏘！我手執鋼鞭將你打……」我甚至看見小栓吃着浸了死人血的紅饅頭……

魯迅創造了尖銳有力的雜文，在救國救民的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力量。但是，他的小說似乎被忽略了。魯迅的雜文，叫人驚，叫人怒；他的小說，却叫人深思。他雜文裏的那根針，常常很巧妙地埋在小說裏，刺得更痛、更深。魯迅的短篇小說在技巧上在二十年代是「新」的，就是在七十年代也還是「新」的。他的《藥》（一九一九）就是一篇很完

整的現代小說。

中外學者和批評家分析魯迅小說的時候，多從他的思想評論。就是魯迅自己也强調：「我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也許連魯迅自己也沒想到他的小說在『文苑』裏的成就，他寫小說的技巧就是在七十年代的今天也是寫小說的人應該學習的。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談到他如何寫小說：

「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不愛自己的語言，尤其是經過外力壓迫、飽嚐憂患的民族，國破家亡之後，語言就成了命根子，維持着自己的生命，維持着民族的生命。中國語言變化多、音樂美、意像豐富。也許因爲這個緣故，中國人特別喜愛自己的文字，用起來就沒有克制了。有些中國作家，假若像魯迅寫小說那樣克制，印出來的每本書大概可以燒掉半本！我深信魯迅寫小說的精簡手法，對於其他寫小說的人，也是適宜的。

《藥》那篇小說有四個場景：第一場是華老栓用洋錢去買人血饅頭爲兒子小栓治癆病；第二場是小栓把熱烘烘的「一碟烏黑的圓東西」吃在肚裏了；第三場是在老栓茶舘喝茶的人談論夏四奶奶造反遭殺的兒子——小栓吃下的紅饅頭就是用他的鮮血泡過的；第四場是華大媽去爲小栓上墳，碰上夏四奶奶也去爲兒子上墳，「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着，中間只隔一條小路」；兩個素不相識的母親發現一圈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圓的墳頂；兩人站在枯草叢裏，只見一隻烏鴉，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

這個故事刺得人心痛，叫人深思的，不是小栓的死，也不是夏四奶奶造反的兒子的死，而是那故事所隱含的意義：貧苦的小栓爲了要活命，吞下的鮮血正是要救他命的革命者所流的血！《藥》這篇小說充滿了悲劇性的諷刺：華老栓茶舘裏的人談到夏四奶奶兒子的時候，說「這小東西也眞不成東西！」他們不知道那個「小東西」就是爲了要救像他們那樣的人民才送了命；革命者的鮮血不但沒治好小栓的病，說不定反而害死了他——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若是不從愚昧、迷信、無知中覺醒過來，革命者的血也是白流的！最後，兩個失掉兒子的母親在墳場相遇，發現那一圈紅白的花，「花

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這就是那個時代中國人對未來所有的一點希望嗎？而那隻鐵鑄一般的烏鴉，是不是影射着中國人在革命中所要遭遇的苦難與死亡呢？

我走出廣州的魯迅紀念館，仍然想着這些問題。

* * *

火車笛子響了，細細的，游絲似的，在黑暗的天空裏繞，很柔和，但是斷不了。

「啊，啊！」安格爾像孩子一樣睜大了眼睛。「這笛子，這笛子！我多少年沒聽到了！這是蒸汽笛子，美國以前的火車也是這樣的笛子。現在的火車是柴油笛子。蒸汽笛子才有這樣柔和的聲音，才這樣好聽，不像柴油笛子，乾巴巴地尖叫。這笛子叫我想起年青的時候幫我父親養馬的日子。我常常騎着一匹馬，兩隻手還各牽着一匹馬，到一個鐵匠店去上馬蹄。那時候，」他頓了一下。「我大概十四、五歲吧！你知道，我父親認爲人的最高德性就是工作，工作，工作！他就是那樣子訓練我：要我一口氣帶三匹馬去上馬蹄！那時候，美國到處是火車，啊，我眞希望我們現在在美國出門還可以坐火車，不必去趕七四七噴氣機！那時候，愛荷華州的西達瑞比市（Cedar Rapids）就有八條鐵軌，日夜不斷地有火車來往。馬是很敏感的動物，一點聲音就會驚動它跳起來。馬也怕鐵軌，因爲馬的蹄子可能絆在鐵軌裏。我騎着馬，兩手牽着馬到鐵匠店去，火車汽笛一叫，三匹馬就慌了，我也慌了：右手牽的馬往右跑，左手牽的馬往左跑，我騎的馬左右兩邊跑。我得同時駕馭這樣三匹驚惶的馬，眞是十分刺激，也很驚險！」

「那是美國『古老的』的好日子。」我說。「火車汽笛叫我想起的却是中國兵荒馬亂的年代，想起逃難，想起別離，想起警察！大哥，華蕙，」我轉向他們說。我們兄妹三家共九個人全擠在那間小小的火車房艙裏。火車開出廣州車站了，向着我們的老家武漢開去。「你們記得嗎？我們小時候，家住在漢口日本租界，在漢口市邊邊上，再過去就是『鐵路外』，」華蕙的臉一下子亮了。「『鐵路外』！姐姐！現在我們住的地方就是以前的『鐵路外』！你去看看，完全不同了！」

「那時候，『鐵路外』是貧民區，」我對安格爾和兩個女兒解釋。「平漢鐵路的火車就打那兒經過。我小時候常常聽到『鐵路外』，從來沒有去過。那是另外一個世界，一條鐵路把兩個世界分開了。我們小時候的家的確很『熱』『鬧』，」

聶華苓（右）與兄燕伯、妹華惠，於隔別三十年後重逢時攝。

我望着大哥和華蕙笑了。「一個父親，兩個母親，兩羣兒女，『鬧』的可眞『熱』！現在我才明白：兩個母親全是舊時代、舊制度的犧牲者！她們全是可憐人！小時候的家，不『鬧』的時候，就是冷浸浸的，就是在夏天，我也覺得冷。半圓形陽台外的梧桐樹上，蟬吱——吱——的叫，一個下午叫個不停！爺爺捧着一個大肚子宜興壺關在房裏哼詩；暴牙齒張德三在陽台上打瞌睡，小脚胡婆在天井裏『拏』鞋底，用一根亮閃閃的大針和手搓的麻綫，在厚布鞋底上扎出很好看的菱形圖案；結巴老楊在厨房裏咬牙切齒地咚咚跺肉。喜頭魚在天井的大水缸裏游來游去。也許就在那時候，火車汽笛叫起來了！不知打哪兒叫來，也不知叫到哪兒去。我只知道那就是『鐵路外』，草棚子裏住着許多窮人，但是他們可以看火車跑——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却看不到轟轟的火車，只能聽到很細很細的汽笛。直到現在，我還喜歡看火車跑，安格爾也是。美國現在的火車是運貨的，載客的火車幾乎沒有了。我們倆偶而碰到一輛火車，就很高興，就把汽車停下來，看看火車跑過去：敞開的火車高高堆着一層層新出廠的汽車，柴油笛子聲嘶力竭地尖叫，車上沒有一個人影，沒有窗子上揮手的人！」

「媽媽，」薇薇說話了。「你剛才說火車汽笛叫你想到警察，那是怎麼回事？」

「對，對！」藍藍說。「講給我們聽！我就愛聽這些舊事，在美國太忙了，每個人都忙，你沒時間講，我們也沒有時間聽。」

「你們知道，我一向怕警察。」我說。

「我們老娘呀！」藍藍笑了。「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警察！現在小安霞，我的女兒，也怕警察！只要一說警察來了，她就嚇得發抖！爲什麼？不知道！」

「遺傳的恐懼。」我笑着說。「我最早的記憶就是警察！大概是三、四歲吧！我們剛搬到漢口日本租界，我一覺醒來，外面很黑很黑，屋子裏一盞小燈，沒有一個人，我大叫我姆媽。她跑進房來，小聲對我說：『不要作聲。』她指指屋頂：『有人。』我沒看見爹，想問，又不敢作聲。姆媽又壓低了聲音對我說：『我出去找你爹。』我點點頭，破天荒地乖，讓她出去了。但我很害怕屋頂上的人，他必定是穿着馬靴、掛着刺刀、提着盒子礮，就像我在街上看到軍閥的汽車兩旁站着的馬弁。屋頂上也許有許多那樣的人，但我想到的只是一個人，不知道爲什麼。想想看，一個人，穿着馬靴，掛着刺刀，提着盒子礮，悄悄地躲在屋頂上，黑夜裏，只看得見一對很兇很亮的眼睛，那的確比很多眼睛更神秘、更可怕！就在那一刻，『鐵路外』的火車汽笛叫起來了。」

「啊！」聽我講的人全輕輕叫了一聲。

「你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嗎？」大哥不等我回答，就接着說下去。「那時候正是蔣介石和桂系分裂的時候，爹是桂系，蔣介石要捉他。他到處躲。我們家搬到日本租界，就是爲了要躲蔣介石的警察！後來我們家又躲到上海去，躲到北平去；爺爺還帶着我在日本躲了一陣子。你所談的那天晚上，爹就躲在一個朋友的閣樓裏。」

我編《竇娥冤》的經過

李援華

本年亞洲藝術節的粵語話劇節目是香港話劇團上演的《竇娥冤》。海報寫着：（元）關漢卿原著，李援華編劇，袁立勳導演。有人問我：「該劇既然標明關漢卿原著，劇情當然是根據原著改寫，爲什麼說『編劇』而不說『改編』呢？」

我不能不坦誠地告訴他：「我這個劇本不是改編，而是一個新的創作。劇情不着重《竇娥冤》裏的故事，而是描述一個作家的轉變過程。」朋友問我：「那不是與田漢的《關漢卿》相似麼？」我答：「我在多年前看過那個劇本，下筆時不免受到它一些影響。劇裏有一宗史實是相同的，但絕大部份的情節並不一樣。爲着揉合話劇與戲曲表演於一爐，我在第四場裏加入關氏的《竇娥冤》的第三

折，那是最感人的一折戲。又由於話劇觀衆不一定喜歡戲曲表演，這一折戲在全劇所佔的比重並不大，約六分一而已。其餘部分仍用話劇形式演出。」朋友又說：「既然如此，爲什麼劇名仍叫《竇娥冤》，而且註明是『關漢卿原著』呢？」我答：「這或許因爲關漢卿名氣響亮，可收宣傳之效吧！這個劇名不是由我擬定的，我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劇名。」

略談關漢卿的《竇娥冤》

據我所知，歷史上留下有關關漢卿的資料非常之少。我們不能確定他的生、卒年代，甚至他是否「金源遺老」，曾否當過「太醫院尹」，也是人言言殊。相信他在當時並沒有幹過什麼大事，但可以肯定他是優秀的雜劇作家。他的《竇娥冤》是根據元雜劇的一般結構寫成，內有一個楔子和四折戲。

楔子介紹竇天章父女與蔡婆婆三個主要角色。竇天章在一年前借了蔡婆婆二十兩銀，現已變成四十兩，沒法清還，只得把七歲女兒送給蔡婆婆做童養媳。後者交還借據，並送十兩盤纏給他進取功名。

第一折是十三年後，竇娥已成寡婦。那一天，蔡婆婆向賽盧醫討債，後者把她引到荒僻處要把她勒死。張驢兒父子經過，把蔡婆婆救了，却要挾蔡家兩婆媳嫁給他們兩父子。婆婆不敢反抗，竇娥嚴詞拒絕，並把無賴推倒。

第二折：張驢兒向賽盧醫强討毒藥，聲言如不答允便會揭發他的罪行。討得毒藥後，放在蔡婆婆的羊肚湯裏，希望害死她後威脅竇娥就範。不料婆婆剛巧作嘔，那碗湯給父親吃了。驢兒誣賴竇娥毒死他的父親，問她要官休還是私休——私休是嫁給他，官休告到官府。在公庭上，楚州太守桃杌審問此案，毒打竇娥。竇娥死不招供，太守便要拷打蔡婆婆。竇娥不忍，承認控罪。

第三折是悲劇的頂點。竇娥被拉到法場，臨刑前發下三個誓願：其一是「不要熱血紅塵灑，只在八尺旗鎗素練懸」；其二是在那三伏天道「天降三尺瑞雪」，其三是「着楚州亢旱三年」。行刑時，首兩宗願望隨即應驗了。

第四折是竇娥死後若干年。她的第三個願望亦已應驗。這時竇天章已做了兩淮提刑廉訪使，來到淮南地面，看到楚州三年不雨，不免起疑。他在州廳審查文卷，竇娥的鬼魂出現；其後又與張驢兒當庭對質，冤獄得以昭雪。

關漢卿這個劇本是由西漢末期流傳着的「東海孝婦冤」的傳聞所啓發。據說那個孝婦守寡後侍奉家姑，不願

改嫁。家姑爲着不想耽誤她的青春而自盡，胡塗的官吏却說她逼死家姑，判死罪，東海因此而大旱三年。可是，關氏的《竇娥冤》並不是單調地重覆古老傳聞，而是藉此借古寓今，運用藝術的手法，反映當時社會的眞實。

首先是貪官污吏的橫行霸道。據史籍記載：大德七年（一三〇三）一次就發現貪官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鈔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寃獄五仟一百七十六宗。而這只是下級官員的「政積」，高官未算在內。據說當時有人作詩諷刺號稱「爲民除害」的肅政廉訪使：「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竇娥冤》裏的楚州太守桃杌是貪官酷吏的典型。他斷案胡塗，妄用酷刑。當竇娥不肯承認毒死張驢兒的父親時，他說：「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嚴刑逼供把竇娥打得「恰消停，才蘇醒，又昏迷」；「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其後因竇娥寧死不屈，便要毒打蔡婆婆。竇娥嘗過毒打的滋味，便說：「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結果，這位「爲民父母」又「成功」地多製造一個「銜冤負屈沒頭鬼」了。

除了殘酷，還有貪污。桃杌說：「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當張驢兒前來告狀，他竟然跪倒地上。「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這當然是誇大的諷刺，却正好說明作者對貪官的憎恨。

政治腐敗必然導致社會混亂。賽盧醫欠債不還，還要勒死債主。張驢兒父子救人一命，便要强佔人家婆媳。這個流氓誤殺父親後，竟敢威脅竇娥「私休」。及至告到官府，由於洞悉官賊同一鼻口出氣，更是有恃無恐。這些事件在正常的社會裏，看來是出乎情理之外的，却能暴露了當時社會的腐朽情況。

政治的黑暗與社會的腐朽又必然導致民不聊生。當時流行一種高利貸，稱爲羊羔兒利。劇中竇娥在童年時便要做童養媳，其後一連串的不幸遭遇，莫不與高利貸有關聯。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不把藉着高利貸過活的蔡婆婆刻劃成一個壞人。她資助竇天章盤纏，又能與媳婦和睦共處，說明了她的善良本性。她不敢反抗張驢兒父子，說明了她的軟弱可欺。這個善良而軟弱的人却是放高利貸的剝削者，驟看起來又是難以置信的；但這種矛盾表現却正好說明高利貸得到官府的認可，而窮人的生活便苦不堪言。

說到劇裏的角色：比如滿腦子封建意識的竇天章，昏

庸而貪婪的楚州太守，馴良而軟弱的蔡婆婆，狠毒而怕事的賽盧醫，胆大而陰險的張驢兒父子，莫不具有獨特的性格，且能表現元朝的文人、官吏、民婦、無賴、流氓的形象。而主角竇娥更有鮮明的刻劃：善良而勇敢，柔順又堅強，一方面表現着由於禮教薰陶而具有的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基於堅强性格而形成的叛逆精神。

竇娥的一生反映着封建社會中的婦女的悲慘命運。她三歲喪母，七歲做童養媳，十七歲守寡。她沒有想到再婚，決意侍奉家姑。但劇中的曲詞充份表現着她的精神痛苦，也刻劃出同時代同命運的婦女底內心感受。

《仙呂點絳唇》：「滿腹閒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龍》：「問那黃昏白晝兩般兒忘餐廢寢幾時休？大都來昨宵夢裏和着這今日心頭。催人淚的是錦爛熳花枝橫繡闥。斷人腸的是剔團欒月色掛粧樓。長則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悶沉沉展不徹眉尖皺，越覺的情懷冗冗心緒悠悠。」

混亂的社會給竇娥帶來新的苦難，經過一番折磨之後，她覺醒了。但一個孤零零的年青寡婦，在那種環境裏是不能有所作爲的，只能發出責天罵地的喊聲：

《滾繡球》：「……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却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爲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一煞》：「……這都是官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這些呼聲是對黑暗社會的否定，也是對殘酷統治的抗議。據此，我們覺得《竇娥冤》所以成爲我國的古典傑作，問題不單在劇本的藝術結構，主要還是它所表現的時代性與叛逆精神。

編劇前的顧慮

當袁立勳兄請我編寫這個劇本時，我不免有點顧慮。我願意爲香港話劇團効勞，但想不出這個劇本在當前有太大的編寫的意義，因而提不起興趣。

我並不是說關漢卿的《竇娥冤》夠不上改編的價值，上文的簡略分析說明了我對這個劇本是肯定而給予崇高的評價的。可是，我覺得不宜在此時此地上演，原因如下：

其一，劇裏竇娥發出三大願望，都是違反自然現象的，而竟然一一應驗。這眞令人不可思議。

其二，在劇本的第四折裏，竇娥的鬼魂屢次出現，並且與惡人對質公庭。這又是使今天觀衆莫名其妙的。

可是，評論家們並不認爲這是劇本的缺點，而推崇爲浪漫主義的有力手法，作者並不相信這些奇跡。

徐文斗說：「竇娥的三樁誓願的實現，是表現了人民的偉大力量，這並不是上天對竇娥的憐憫而是人民力量戰勝了上天，這是人民力量的巨大勝利！」

李束絲說：「竇娥是被殺害死了，但竇娥的鬥爭精神沒有死，竇娥的鬼魂出現了……完成了一個代表中國人民優秀善良品質及英勇反抗精神的竇娥底高貴靈魂的形象。」

此外還有許多作者肯定上述的奇跡，比如戴不凡駁斥「六月雪是迷信」的見解，而確認那是「表達了被壓迫者的心情的奇妙、大胆的創造」；陳志憲認爲「天從人願的想法」是「對當時黑暗政治的指責和反抗，而鬼神出來伸冤是合乎人民與觀衆的要求」；劉大杰覺得「借用神鬼的出現，才能加强戲劇的效果，才能給官吏以制裁，給百姓以安慰。」……這些論點，雖然有其理由，但不能使我完全信服。當然，竇娥由於怨氣冲天，發出三大願望固無不可，問題是無須一一予以實現。我認爲關氏那樣的描寫是時代的局限性。英國莎士比亞比他遲三個世紀出世，他的劇作亦常有鬼魂與預言出現。關漢卿與莎士比亞是否相信這些怪事，我們無須深究，即使相信，也無損於他們的偉大。我敢肯定地說，如果他們生在今天，一定不會那樣寫。

順便一談的是這個劇本裏有關封建禮教的問題。《竇娥冤》第一折裏有一場是竇娥指責家姑有意改嫁的戲：

竇娥：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萬事休。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婦兩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蔡婆婆：事到如今，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

竇娥：（《青哥兒》）你雖然是得他營救；須不是筍條，筍條年幼，劉的便巧畫蛾眉成配偶……（《賺煞》）婆婆也，怕沒的貞心兒自守。……婆婆也，你豈不知羞！

第二折的《南呂一枝花》裏有兩句話：「他本是張郎婦，又做了李郎妻」，無疑地是對再婚婦人的諷刺。《梁州第七》裏更有一段話：「道着難曉，做出纔知，舊恩忘却，新愛偏宜，墳頭上土脉猶濕，架兒上又換新衣。那裏有奔喪處哭倒長城？那裏有浣紗時甘投大水？那裏有上山來便化頑石？可悲，可恥！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多淫奔，

少志氣，……」這簡直是對「貞女」的歌頌，對「失節」的漫罵了。

李束絲認爲這是關漢卿「借題發揮」地把全貞守節是守民族氣節的暗喻，邵驥不以爲然。我不是學者，對這些問題不加深究。我也不以爲關氏是一個腐儒，他在另一作品《望江亭》中描寫寡婦譚記兒改嫁，說明了他並非認爲寡婦非「三貞九烈」不可。可是，如果把《竇娥冤》裏的人物、情節編成話劇，公演於此時此地，我相信觀衆不會敬佩竇娥的貞節觀，而第四折的鬼魂出現，更可能報以反效果的笑聲。

也許我有偏見，我認爲本劇的第四折並不表現關氏的才華。破案而用到鬼魂，比起李行道的「灰闌」破案，在技巧上是遜一籌的。雖然我不能肯定「基於母子天性，生母不會用力拉生兒」這一說法。

基於上述理由，我不願在拙著裏把原來的人物、故事重演。

拙著的主題、人物、情節

另一個困難是對於關漢卿的評價。我知道今天的評論者對這個歷史人物，多是全部肯定的。可是梁沛錦引述他一段話而懷疑他是「風流浪子，玩世不恭，輕視名位之頹廢文人。」那一段話出自《不伏老南呂一枝花》套數：

「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扳的是章台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腰，折了我手。天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不肯休。只除是閻王親令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那其間纔不向這烟花路兒上走。」

也許以「頹廢」二字加在漢卿身上未免有損他的形象；但他生在文人不被重視的社會裏，日與勾欄裏的藝妓爲伍，因而染有放蕩不羈的風習，是不足爲奇的。拙著《黑奴》曾把奴才分爲四種，其中有一種是有反叛性而沒有積極行動；我看關氏應該屬於這一類型。當然，關氏的雜劇很有積極性，但歷史上沒有記載他有什麼積極行動；我還懷疑他對勞苦大衆只具理性的認識，而缺乏感性的體驗。試想：亢旱三年，受苦的還不是勞苦大衆麼？上層人物還可乘機發財哩！如果漢卿對勞動人民的生活有深切體會，爲什麼要把竇娥的誓願全部實現？

關氏有强烈的正義感與高度的同情心，是無可置疑的。他的作品，直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學習參考。可是，對於社會的推進，文人的力量固然不可忽視，但更重要的

還是積極行動的人物；而一個文人是否能發揮作用，主要還是要看他有沒有羣衆觀點，願不願意和羣衆結合。一個脫離羣衆的作家，即使有很大才華，也不能起多大作用的。

經過一番考慮，我想通過這個劇本刻劃一個人民作家的長成。我很着重人民性——小人物對作家所起的作用。

我把劇本的規定情境局限在監獄裏。我不諱言這是受着《武士英魂》Man of La Mancha 和《馬拉——薩地》Marat-Sade 的影響，但我沒有着重「在獄中排戲」的情節。我的意圖是：讓關漢卿在獄中發展，讓獄中的囚犯們把他推進，象徵一個人民作家在困苦的環境裏長成，與羣衆結合，與羣衆共同甘苦，互相關懷，互相影響。

劇情由開始至結局，時間約一月。要劇中角色在一個短少時間內，在一個局限的環境裏發展，是困難的。這是我給自己的難題，我不敢希望這個劇本寫得好，我只是努力嘗試而已。

以下簡述拙著的人物、情節：

人物有關漢卿、朱簾秀、燕山秀、醫、工、獵、花王、廚子、冰玉、相國公子、師爺、獄吏、獄卒及女囚若干人。此中只有關、朱、燕三人是歷史上有記載的，餘皆虛構。朱簾秀的高弟原有賽簾秀與燕山秀二人，賽中年雙目皆無所睹，田漢的劇本說她因演《竇娥冤》而被阿合馬挖去眼睛，是藝術的虛構。我不擬借用這段情節，故只用燕山秀。

劇情分兩條主線進行：其一是關漢卿的發展與編寫《竇》劇的過程；其二是廚子王强與冰玉的冤獄，冰玉死後王强參與王著行刺中書省平章政事阿合馬與左丞郝禎的義舉。劇情是虛構的，但漢卿寫《竇》劇與王著行刺大臣的事却是眞實的。我把冰玉的冤獄看作生活的《竇》劇，推動王强的行動，影響漢卿的寫作。行動的人物與作家分別發展，在最後一場裏再結合起來。

全劇分六場。第一場是《初編舊怨》：漢卿因醉酒鬧事入獄。當時他正在編寫《竇娥怨》，那是一個怨婦不甘被人利用自己的辛酸而自盡的故事。他在獄中認識衆囚，內有廚子王强，身負冤獄，被押入死囚牢。第二場是《獄中磨練》：獄裏的囚犯們的互相關懷，使漢卿受到影響。王强從死囚牢被押回來，敘述他受到一個叛逆性的死囚所感動。不久，王强被釋放，他的未婚妻冰玉被押入死囚牢。漢卿大爲憤慨。第三場《決寫沉冤》：囚犯們的哭聲、慘叫，冰玉的冤死與燕山秀的妹妹被斬手……使獄中

衆囚受到衝擊。關漢卿激動之下，撕毀《竇娥怨》，決寫《竇娥冤》。第四場《衆囚建議》與第五場《排練波掀》描敘漢卿接納別人的意見，把《竇娥冤》初稿改寫，衆囚協助排練，引起獄吏的指責。最後一場《任重道遠》：事隔一月，《竇》劇已在外間公演多場，王著爲民除害的事亦已發生。元朝的統治者大舉拘禁漢人、南人，準備大開殺戒。王著不忍連累無辜，投案被殺；王强暫且偷生，化裝入牢拯救漢卿出獄。

在劇本裏，小人物是重要的，但不是同等重要，其中最特出的是厨子王强與醫生。前者是行動人物，後者樂觀而機智，知道怎樣在獄裏進行適當的抗爭。這兩人不祇影響關漢卿，也影響其他衆囚。

劇本的上五場主要描敘衆囚所受的逼害與逐漸轉變，並不難寫。較難寫的是最後一場，這場着重的是衆囚覺醒後的沉着、堅强，尤其重要的是安排說服關漢卿出獄的理由。我强調《竇》劇的演出增强關氏的威信，由於老百姓要營救他出獄，由於參與行刺阿合馬的人們希望他繼續「爲民除害」的工作，由於衆囚覺得他能夠發生更大的影響，再由於王强已經搜集可能營救衆囚的證據，而關氏在朋友們勸解之後，確實覺得負重求生比慷慨就死更有意義，他才可以接受王强的好意，離開獄中的難友而獨自出去。因爲能力所限，我知道這一幕寫得不好，結局有些牽强，看過總排後更不滿意。我覺得原來已不充足的信服力與各場長台詞的感染力被削弱了，有些台詞因改由另一角色說出或有所增删而影響原來的意圖了。我爲此失眠兩夜，但不敢責怪任何人。導演自有導演的苦衷，他爲了配合戲曲的需要，演員的局限，場面的處理，舞台的調度及其他原因而作出若干修改，我不便提出異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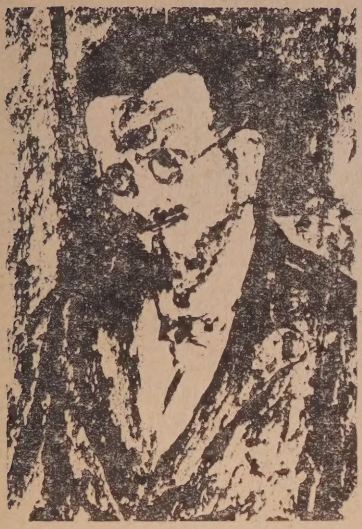
初稿寫成後，我曾請幾位好友提意見，再根據他們的建議改寫。看綵排後，我覺得這個劇本有重寫的必要。我準備在重演後再修改，即使它以後不會有再演的機會，爲了督促自己，也爲了不負好友的期望。

如果這個劇本的演出得到鼓勵，實拜導演、演員與諸工作人員所賜；如果受到指責，我不敢辭其咎，更不敢諉過他人。我誠心接受批評，敬請朋友們不吝賜教。

（附言：《竇娥冤》於亞洲藝術節公演後，將於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日重演七場。）

一部傑作的成長

A・華頓李茲著
劉以鬯譯



喬也斯畫像　　法蘭克・布根作

詹姆士・喬也斯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天才之一。他的《攸力栖茲》是一部傑作。研究這部傑作的書籍，很多很多。A・華頓李茲的《詹姆士・喬也斯的藝術》專門研究《攸力栖茲》與《費尼根的守屍禮》的創作方法與構思。全書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爲《攸力栖茲的底稿》，精確探索這部傑作的寫作過程。其第一節題爲：《一部傑作的成長》，鈎玄提要，對研讀《攸力栖茲》的人極有幫助。

《攸力栖茲》中的事件，大體上與荷馬的《奧德賽》是平行的。這篇譯文中有關《奧德賽》的譯名，依照茅盾先生在《漢譯西洋文學名著》與《世界文學名著講話》兩書的譯法。

——譯者

雖然《攸力栖茲》的書尾註有寫作地點與時間：「的里埃斯特——蘇黎世——巴黎，一九一四——一九二一」；但是它的發端却始於喬也斯的早年經驗。這本書的全部發展過程，等於喬也斯四十歲之前的藝術生涯史。一九一七年，當《攸力栖茲》寫得相當順利時，喬也斯將早年對《奧德賽》的迷惑講給朋友喬治·鮑拉聽。喬治·鮑拉是住在蘇黎世的。

> 在學校裏，知道「特羅亞戰爭」時，我祇有十二歲；《奧德賽》給我的印象最深。我願意說得坦白些：十二歲的我就喜愛攸力栖茲的神秘主義了。當我寫《都柏林人》時，最初我是選擇《攸力栖茲在都柏林》作爲書名的；後來，放棄了這個主意。在羅馬，當《肖像》已寫成一半時，我認定《奧德賽》需要續篇的。我開始寫《攸力栖茲》。①

喬也斯十二歲時接觸到的《奧德賽》，是查爾斯·蘭姆的《攸力栖茲歷險記》。他所喜愛的「神秘主義」，可能是蘭姆對現實行動與象徵主義的結合。蘭姆企圖——在序言中曾有說明——使他的人物一方面是人類；另一方面則是「外在的力量或內在的誘惑」。②蘭姆對《奧德賽》的神秘觀點，與十九世紀大部分翻譯家與批評家的看法不同，因此，對喬也斯的幻想有深遠的影響。對喬也斯，這是一種證明，證明荷馬史詩的結構可以用現代生活中的言語重新創作，作爲象徵行動的一種基礎。一九二二年，《攸力栖茲》出版後不久，喬也斯向姑母約瑟芬（威廉·茂雷夫人）推薦蘭姆的《攸力栖茲歷險記》，要她購買這本書，作爲對這部長篇小說的輔導。喬也斯認爲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從他的勸告中得到好處。③與布契和蘭的維多利亞《奧德賽》相反，蘭姆的本子幫助我們了解：攸力栖茲的「內在誘惑」與利奧波爾·布隆的「內在誘惑」有着不少相似之處。

儘管攸力栖茲在少年喬也斯心目中是「最崇拜的英雄」④，喬也斯打算以這位英雄的漂泊作爲基礎去撰寫小說的第一個證明却是從一九〇六年開始的。那時候，他已二十四歲，正在寫《都柏林人》。一九〇六年九月三十日，他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弟司丹尼斯勞斯說：「我腦子裏有一個『都柏林人』的新故事，與亨達先生有關。（亨達是都柏林的一個猶太人，據說妻子不貞，後來成爲布隆的模特兒之一。）」到了十一月，喬也斯仍在構思故事；然後，在一九〇七年二月六日，他通知司丹尼斯勞斯：「《攸力栖茲》毫無進展，依舊只有一個題目。」⑤他對《攸力栖茲》的忽略，很明顯地

受了家庭困難的影響。那時候，他們住在羅馬。不過，喬也斯寫信給喬治・鮑拉時，對這種遲遲不進的情形舉出另外一個理由。當他住在羅馬時（一九〇六年七月——一九〇七年三月），喬也斯認爲：一部基於《奧德賽》寫的書，必須是《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的續篇（那時候，《史蒂芬・希洛》祇完成一半），同時，作爲結束，短篇小說《攸力栖茲》是不能不延長的。另外一個證明，顯示將《奧德賽》衍變成現代「史詩」的可能之醒悟，可以從《都柏林人》與《奧德賽》之間平行事件中找到。有些批評家已指出這一點。這些平行事件在《死者》中特別少。這一點，應該加以注意。因爲，《死者》是僅有的一篇小說，使喬也斯放棄他的計劃，將《攸力栖茲》作爲《都柏林人》的一部分；同時預見了自傳小說的一個續篇。⑥

一九〇七年，喬也斯告訴司丹尼斯勞斯，他打算將《攸力栖茲》擴展爲一本小書，題目叫做《A Dublin Peer Gynt》；不過，那個短篇是否在那時已開始寫作，或者祇是一種計劃，無從查考。⑦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喬也斯對《奧德賽》的興趣仍未消失，精讀荷馬，並研究貝拉之類所寫的批評文字。⑧不過，喬也斯擴展《攸力栖茲》的計劃並無實質上的進展。他一直沒有忽視《攸力栖茲》作爲《肖像》續篇的可能性，有些保存下來的原稿顯示《史蒂芬・希洛》和《肖像》與《攸力栖茲》之間的聯繫。有兩個片段，顯示喬也斯完成《肖像》後曾對瑪退洛塔事件作過初步的衍繹。但在撰寫《攸力栖茲》第一章時，並不將它包括在自傳小說中。這些被丟棄的片段表示：《攸力栖茲》的構思是在完成《藝術家的肖像》後慢慢在喬也斯的腦子裏形成的。

早在一九一四年，《肖像》已完成，在《自我本位者》連載時，喬也斯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續篇》的問題上，開始撰寫那部不朽的作品。寫那部作品，花了七年的時間。新作的整個構想，在開始「寫下來」之前，早已在他的腦子裏成熟。這種情形，赫勃・戈曼稱之爲「最後部分的初步草稿。」⑨毫無疑問，在集中精神寫最早的幾節之前，他希望能夠澄清幾個結構上的基本問題。這些「初步草稿」的性質很難決定，不過，我們可以假定這些「初步草稿」中包括後來在《諾斯托斯》或結尾（最後三節）所用的材料。一九二〇年六月，《塞栖》那一節還沒有寫，喬也斯寫信給他的代理英國「品格父子公司」說：「書的結尾與早已起草」。⑩不到一個月，他寫信給哈里・蕭・維佛時講得更具體：「諾

斯托斯或結尾大部分是在幾年前寫的，風格相當普通。」⑪至於《諾斯托斯》早已寫好的數量，可以從他在一九二〇年寄給法蘭克・布根的信中推斷：

> 我已寫好關於摩莉・布隆的最後一個字。最後一段寫她的思想與疲倦。那時候，波爾迪已睡着。《黑梅斯》你是知道的。因此，賸下來的祇是我設想的《伊泰加》了。⑫

這幾句話似乎在指出：《黑梅斯》是《諾斯托斯》的第一部分，需要進一步的計劃與定下綱要。更明確的證明，可以從戈曼的叙述中找到。戈曼說：喬也斯是「同時」撰寫《塞栖》與《黑梅斯》的。由於夜城事件太複雜的關係，⑬部分完成的《黑梅斯》使喬也斯產生釋然的感覺。

這些「最後部分的初步草稿」令人想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喬也斯撰寫《攸力栖茲》以及後來撰寫《費尼根的守屍禮》的次序。他寫這兩本書時是採取「用圖畫表示」的方式。在完成每一個單元之前，總是企圖想像整個作品的構造的。他的寫作次序並不與最後排定的章目符合；相反，他是依照自己的興趣與純化工作所需來進行的。他感到：祇有通過辛勤的修改與用心的推敲，一項藝術工作才能達致統一的形式。在爲他那費力的寫作方法分辯時，喬也斯這樣寫：「所需的要素，在拖長共同的存在之後，祇能融合。」⑭對於喬也斯，修改可以使他作更深的探究與更多的發現。這是形式的追求。當他組織《攸力栖茲》與《費尼根的守屍禮》時，常常是幾段同時寫的。這種寫法，可以使他看出其他各段的問題，獲得合乎情理的發展。喬也斯後期的作品，具有獨一無二的形式，證明這種方法的可能性。

一九一四年，春，當《攸力栖茲》的「最後部分的初部草稿」已完成時，喬也斯暫時停止計劃《攸力栖茲》，開始撰寫劇本：《亡命者》。這個劇本，佔去了喬也斯在一九一五年的大部分時間。⑮《亡命者》的寫作，似乎提供了喬也斯在完全發展《攸力茲栖》構思之前所需的淨化。在《亡命者》，他祓除了易卜生的暗鬼。打從大學時代起，易卜生給他的影響很大；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將性妒忌的個人經驗予以戲劇化了。這樣一來，當他處理布隆的嫉妒與通姦時，就可以較爲客觀了。《亡命者》的寫作，一如史蒂芬在圖書館一節中的大笑，使喬也斯能夠「從思慮機構的束縛中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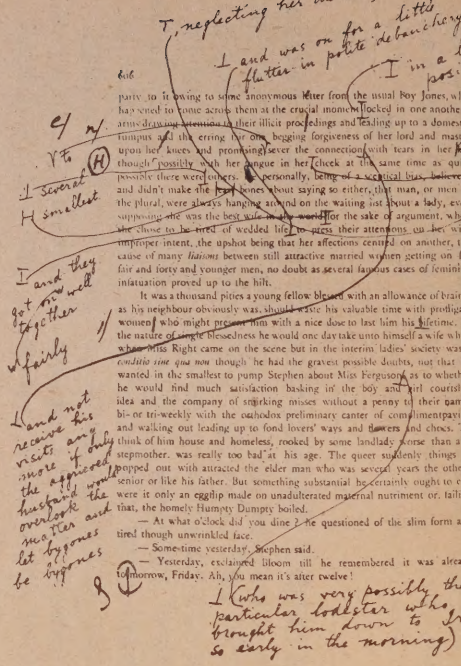
他的思慮機構。」⑯

《亡命者》完成後，喬也斯再一次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攸力栖茲》上面，開始組織最後一部分的幾節。爲了使它們「融合」，他常常是兩三段同時撰寫的。⑰一九一五年六月，當他與他的家庭由的里埃斯特移居蘇黎世時，他開始撰寫第三節：《普洛特司》。在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的困苦時期內，喬也斯住在蘇黎世城，爲生活而掙扎；但《攸力栖茲》的寫作並未中斷。那時候，這部作品的構思看來祇是一個單純的概念。在整個雛型中，沒有一種知識會因爲不相干而找不到位置。⑱

早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喬也斯已作出了《攸力栖茲》的基本結構。這個基本結構，大體上，可以說是這本書的最後形式。就在那一個月的十八日，他寫信給哈里·蕭·維佛：

> 你將我的紐約出版人的好建議轉給我，非常感謝。請你寫信告訴他，爲了某些理由，我無法於今秋將《攸力栖茲》全部用打字機打好寄給他。如果《小評論》繼續如常連載的話，他也許可以出版《戚楞馬卡斯》的普及本。所謂《戚楞馬卡斯》，就是最初的三節——可以用《攸力栖茲第一部》作爲書名。我作此建議，目的讓那些曾經讀過《攸力栖茲》的少數讀者知道我尚在人世。至於第二部，《奧德賽》，包括十一節。第三部，《諾斯托斯》，共有三節。所有十一節，包括已經用打字機打好的，可於一兩日內奉上，《海司》，我已交出六節。這本書究竟有多少字數，現在無法說出。其餘部分，有幾節已寫出第二次的草稿；但是，那是沒有什麼用的。因爲，《戚楞馬卡斯》雖然早已有了第二次的草稿；但是，在我寫出定稿之前，竟工作了兩百小時。⑲

到了一九一八年年底，最初的十一節由《小評論》以試驗的形式出版。一九二〇年年初，連載的《攸力栖茲》已登到《賽克洛普斯》那一節。這時候，喬也斯已經寫到第十三節《諾息揆亞》。不但如此，《日神島的神牛》與《諾斯托斯》的一部分亦已有了草稿；而其餘各節的材料也已收集了。當他撰寫最後五節時，他開始進行「大修改」。有些專家將這一次的修改與亨利·詹姆士修改早期長篇小說相提並論；但是我認爲這中間有着重要的差別。詹姆士的修改，大部分是那些早已存在的煞費苦心而早經淨化的東西：看起來是一種較原來的意向更合邏輯的伸展。但是，喬也斯後期的修改常常與



party to it owing to some anonymous letter from the usual Boy Jones, who has vowed to come across them at the crucial moment locked in one another's arms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ir illicit proceedings and leading up to a domestic fracas and the erring her one begging forgiveness of her lord and master upon her knees and promising sever the connection with tears in her eyes though possibly with her tongue in her cheek at the same time as quite possible there were others. I personally, being of a veritable busy, believed, and didn't make the least bones about saying so either, that man, or men in the plural, were always hanging around on the waiting list about a lady, even supposing she was the best wife in the world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when she chose to be tired of wedded life to press their attentions on her with improper intent, the upshot being that her affections centred on another, the cause of many *liaisons* between still attractive married women getting on for fair and forty and younger men, no doubt as several famous cases of feminine infatuation proved up to the hilt.

It was a thousand pities a young fellow blessed with an allowance of brains, as his neighbour obviously was, should waste his valuable time with profligate women who might present him with a nice dose to last him his lifetime. In the nature of single blessedness he would one day take unto himself a wife when when Miss Right came on the scene but in the interim ladies' society was a *conditio sine qua non* though he had the gravest possible doubts, not that he wanted in the smallest to pump Stephen about Miss Ferguson, as to whether he would find much satisfaction basking in the boy and girl courtship idea and the company of smirking misses without a penny to their names bi- or tri-weekly with the orthodox preliminary canter of complimentpaying and walking out leading up to fond lovers' ways and flowers and chocs. To think of him house and homeless, rooked by some landlady worse than any stepmother, was really too bad at his age. The queer suddenly things he popped out with attracted the elder man who was several years the other's senior or like his father. But something substantial he certainly ought to eat, were it only an eggdip made on unadulterated maternal nutriment or, failing that, the homely Humpty Dumpty boiled.

— At what o'clock did you dine? he questioned of the slim form and tired though unwrinkled face.

— Some-time yesterday, Stephen said.

— Yesterday, exclaimed Bloom till he remembered it was already tomorrow, Friday. Ah, you mean it's after twelve!

《攸力栖茲》校樣（喬也斯親正改筆）

最初的意向相反。《攸力栖茲》最初幾節的草稿，在風格上，與《肖像》沒有多大分別；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喬也斯修改這幾節時，企圖在風格與結構上作出根本性的更改。一九二一年，小說的一部分已打成校樣，他曾經寫信給哈里・蕭・維佛談論這些後期的修改：

> 《伊奧拉斯》已重寫。《海司》與《食蓮人》寫得更詳細。其餘各節也大事修改。《忒楞馬卡斯》（最初的三節）沒有多大改動。⑳

喬也斯從不停止修改《攸力栖茲》，不斷地改寫，企圖使它的結構更嚴謹，達致更有機的形式。每一節都經過苦心的修改；現存的原稿上顯示繁複的增刪。一如我們想像得到的：《日神島的神牛》與《塞栖》給喬也斯的困難最多。「從開始到定稿，《塞栖》那一節，我寫九次。」一九二一年正月，他對一個朋友說。㉑

與《費尼根的守屍禮》最後階段一樣，喬也斯繼續不斷修改《攸力栖茲》直到出版的時候爲止。通常，他總要校對五次或五次以上。在抗議約翰·奎因將《攸力栖茲》原稿售與A·S·W·魯森巴的時候，喬也斯說：

必須了解的是：我不會寫在任何一頁原稿上「完成」它的。我總在校樣上增加文字。㉒

在現存的《攸力栖茲》校樣上，「在一頁上，有時竟會有超過一百六十個字的校訂與增加」。㉓保爾·梵樂希曾經說過：一件藝術工作永遠不會完成的；祇有捨棄。《攸力栖茲》是一個最佳實例。

事實證明《攸力栖茲》是「整塊」的。後邊的幾節在撰作的初期已有計劃與草稿。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一年之間，從《卡力普索》到《諾息揆亞》的幾節，幾乎全部重寫。重寫後，這幾節才能與喬也斯的展開美學觀念取得協調。在《塞栖》、《伊泰加》、《日神島的神牛》中獲得的技巧，繁複而又豐富。喬也斯企圖將這些技巧運用在最初較爲平凡的幾節上，使它們能夠相稱。《皮涅羅皮》是後來構成的。如果我們將它除開的話，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喬也斯寫《攸力栖茲》時是從兩端同時開始的，然後在《塞栖》那一節「會合」。《塞栖》那一節，所有的主題合在一起，同時變了形。㉔在寫作《費尼根的守屍禮》時，喬也斯採用同樣的方法。與友人亞古司·蘇特談話時，他曾經提到這一點。「我在一座山的兩邊鑽洞，」他在開始撰作《守屍禮》不久時對蘇特說，「問題是：怎樣在中間會合。」㉕

附註

①喬治·鮑拉：《與詹姆士·喬也斯的談話》。鮑拉回憶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的談話。

②W·B·史丹福：《攸力栖茲主題》，牛津，一九五四，頁一八六——八七。喬也斯於一八九三——九四年準備英文中期考試時閱讀關姆的《攸力栖茲歷險記》首七章，是史丹福首先發現的。

③《喬也斯書信集》，頁一九三，詹姆士·喬也斯致威廉·葉雷夫人，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

④赫勃・戈曼：《詹姆士・喬也斯》，紐約版，一九四八年，頁四十五。在貝爾凡地亞學院的時候，喬也斯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攸力栖茲的論文，題目叫做《我最崇拜的英雄》。

⑤戈曼，頁一七六。同時參閱李察・艾爾門：《詹姆士・喬也斯》，紐約版，一九五九年，頁二三八——三九。此處所引，係根據原信（現存康納爾大學圖書館）。

⑥李察・列文與查爾斯・沙脫克，《首次逃往伊泰加》，見《詹姆士・喬也斯：二十年的批評》，西恩・吉文斯編，紐約，一九四八，頁四七——九四。

⑦李察・艾爾門：《詹姆士・喬也斯》，紐約，一九五九。

⑧李察・艾爾門：《攸力栖茲的背景》，《甘容評論》十六期（一九五四年夏），頁三四二。

⑨赫勃・戈曼：《詹姆士・喬也斯》，頁二二五。

⑩E・L・A・：《詹姆士・喬也斯致他的文學代理》，《更多的書》（波士頓），十八期（一九四三年一月），頁二二。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信。

⑪《喬也斯書信集》，頁一四二。喬也斯致哈麗・蕭・薇佛，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

⑫《喬也斯書信集》，頁一五二。喬也斯致法蘭克・布根，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⑬赫勃・戈曼：《詹姆士・喬也斯》，頁二六八。

⑭《喬也斯書信集》，頁一二八。喬也斯致哈麗・蕭・薇佛，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⑮《喬也斯書信集》，頁一〇四——〇五。喬也斯致約翰・奎因，一九一七年七月十日。喬也斯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開始寫《亡命者》草稿。

⑯見李察・艾爾門：《詹姆士・喬也斯》，第十七章。

⑰李茲：《詹姆士・喬也斯的藝術》，附錄C。

⑱赫勃・戈曼：《詹姆士・喬也斯》，頁二三〇。

⑲《喬也斯書信集》，頁一一三。

斯德哥爾摩舉行魯迅展覽

瑞典國家博物館和瑞典——中國友好協會聯合舉辦的魯迅展覽會於十月一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開幕。

展覽會展出了有關魯迅的圖片和魯迅的著作。展出的文章中，有好些是描述魯迅的生平、魯迅對中國文學的貢獻、魯迅對中國新木刻藝術創作的貢獻以及魯迅在促進中國與外國文化交流方面的功績。

展覽圖由中國著名考古學家王冶秋率領。

出席開幕儀式的共兩百餘人，其中有瑞典教育文化部長詹埃里克·威克斯特魯姆、瑞典國家博物館館長、瑞典——中國友好協會名譽主席和主席、王冶秋率領的魯迅展覽圖人員以及瑞典的文化藝術界人士。（童旻）

國際斯瓦希里語作家會議在坦召開

國際斯瓦希里語作家會議於十月六日在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宣告閉會。這次會議歷時三週。斯瓦希里語是流行於東非的一種語言。

會議作出號召，要求建立一個國際斯瓦希里語作家協會，創辦一份國際斯瓦希里語雜誌，以爲研討促進斯瓦希里語的園地。

會議要求非洲國家積極發展斯瓦希里語，給予像世界其他語言一樣的應有的地位。

會議認爲將現代科學文獻和書籍譯成斯瓦希里語的工作是與國家命運攸關的問題，要求亟需發展科學技術的貧窮國家認真解決這個問題。

會議還要求使用斯瓦希里語的各地區，收集科學技術方面新詞彙的斯瓦希里語譯語，以便交流使用。（艾常）

韓素音將會晤西哈努克

著名女作家韓素音將於未來的兩個月內前往柬埔寨會見西哈努克親王。

西哈努克親王已有兩年消聲匿跡。最近才在金邊出席柬埔寨總理波爾波特爲招待西哈努克夫婦而舉行的宴會。據稱：西哈努克情況很好，現住金邊的皇宮內。

有關韓素音訪柬的消息是由九月份訪問過柬埔寨的法國共產黨（馬列）領袖儒爾蓋在巴黎透露的。

據稱：西哈努克親王眼下正忙於寫他的回憶錄。（秦毅）

⑳《喬也斯書信集》，頁一七二。喬也斯致哈麗·蕭·薇佛，一九二一年十月七日。

㉑《喬也斯書信集》，頁一五六。喬也斯致約翰·奎因，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

㉒《喬也斯書信集》，頁二〇九——一〇。喬也斯致約翰奎因，一九二四年二月五日。

㉓約翰·J·史洛肯與赫勃·卡洪：《詹姆士·喬也斯書目，一八八二——一九四一》，新海文，一九五三。頁一四一——四三。

㉔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寫的信中，喬也斯好像暗示《塞栖》是最後寫草稿的一節。請參閱《喬也斯書信集》，頁一四一。

㉕法蘭克·布根：《詹姆士·喬也斯：二十年的批評》一書中。此文收入《詹姆士·喬也斯》。

新疆訪古

王乃弘

新疆人通常稱嘉峪關以東的地區爲「口裏」，以西地區爲「口外」，這同中土人士過去所說的「塞內」、「塞外」一樣，都是一個習慣的問題。其實，嘉峪關內外的聯繫，一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西周時代。《穆天子傳》對周穆王西遊的記述，對新疆地區山川風貌的詳細描寫，經過歷史學家們的稽考以後，證實了「口裏」、「口外」或「塞內」、「塞外」的居民，自遠古就已經是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的組成部分了。

這是我這次新疆之旅在認識上得到的一個新的啓示。在我的舊觀念裏，長期以來都以爲中原與西域的關係，是在漢武帝時期張騫通西域才揭開帷幕的。

在烏魯木齊博物館裏，近年新出土的大量文物，雄辯地證明了漢族和西北邊疆民族，早就建立了十分頻繁親密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張騫通西域，實際上是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漢人與西域諸族傳統關係的繼承和發展。而「絲綢之路」也就是在這種親密關係中胚胎和誕生的。

新疆人十分重視公元前十九世紀周穆王姬滿與西王母的情誼。據新疆維吾爾族的歷史學家說，周穆王到達的「羣玉之山」、「西王母邦」，就是北起天山南迄崑崙這個廣袤地區，而西王母則是當時在崑崙山區過着游牧狩獵生活的母系氏族的首領。周穆王曾將內地帶來的絲織品贈給西王母，並與西王母在「瑤池」（天池）飲宴賦詩，彼此表達了美好的情愫，且相約於三年後再次會見。此外，周穆王在西遊途中，還曾將各種絲絹、銅器、貝幣、珠寶等送給了崑崙山沿途的民族首領，同時也接受了他們回贈的玉石、馬、牛、羊、牦牛、野馬、犛、麥等禮品。關於西王母的傳說，在《山海經》、《竹書紀年》等古籍中，也有紀述。

古時西域，早就是各民族雜居之地，其中的維吾爾族則爲各族之中人口衆多、歷史長久的一個民族，現佔新疆人口一半。《魏書》所稱的高車，《隋書》所稱的鐵勒（部族很多），至唐朝時期統稱的回紇，回鶻（宋代仍稱回鶻），元、明所稱的畏兀或畏兀兒，清時所稱的回回，正是維吾爾族。維吾爾這名稱是始自一九三四年的。維族是一個文化發達較早的民族，公元前便有《拉西提亞王歷史》的老維吾爾文著作，有文字記載的民間故事和傳說也相當豐富，史詩《阿克邁特》現正在整理成書。維吾爾族這些文化遺產，乃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烏魯木齊博物館展出的文物、史料和沿着「絲綢之路」的不少古迹中，我看到了維吾爾族的許多光輝的歷史文化遺產，同時也看到了漢族和新疆各族之間十分密切的歷史關係的許多物證。

近年來，新疆的考古工作，看來是取得頗大成績的。而新疆的自然環境對古代遺物的保存，也是得天獨厚的。雖然北疆由於降雨量多一些，造成地面古迹所存無幾，地下出土的文物也較少，但南疆、東疆少雨，氣候乾燥，不但地下文物乃至古屍保存得相當完好，出土較多，而且地面古迹還有頗多留存了下來。在庫車、土魯番、昭蘇等地

發現的歷史文物尤其繁多，其中包括了石器時代的生產、生活器具，也有從春秋戰國起至近代的銅器、鐵器、陶器、石刻、壁畫、絲綢布帛、金銀首飾乃至糕點饊餅等。在烏魯木齊博物館展出的，僅是其中的一千多件，還有不少因未整理好而未展出，具有重大研究價值的珍貴文物，有些已送到北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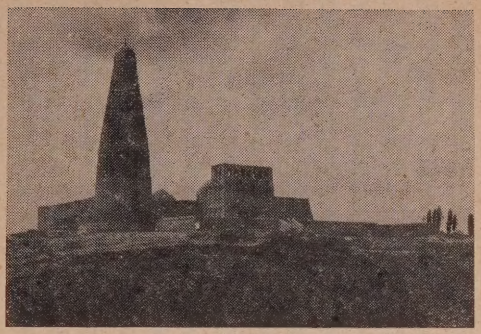
從近年各地出土的文物中，人們發現了吐魯番在唐代遺留下的棉花、棉籽和棉織品，別個地方出土的更有漢代的棉織品，說明新疆種植棉花和棉紡工藝，已有悠久的歷史。新疆的毛織工藝則發軔更早，在出土的戰國文物中就有毛織品。特別引起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極大興趣的，還有一些上古文物，發現與馬家窰文化十分相近。在哈密出土的雙耳彩陶罐，也與甘肅沙井文化相似，而同屬西北彩陶文化。所謂新疆「文化西來」之說，被這些出土文物徹底否定了。雖然東西文化曾經通過「絲調之路」互相交流，新疆古時也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和受到西方文化的若干影響，但那已經是後來的事了。

在展出的文物中，最令我感到親切的，是一幅織錦的殘片和一雙漢代的筷子。那織錦殘片上以漢文「如意」兩字織在花紋圖案中，字體端正清晰。而那雙筷子更純粹是漢人的餐具啊！在吐魯番出土的，且有唐人手抄的《禹貢》殘頁。在羅布泊出土的木簡，可以窺見漢朝的法制、馬政、驛站制和鄉村制度，早已在新疆推行了。此外，還有不少令人矚目的文物，是兼具當地民族文化和漢族文化特徵的，其中以唐代文物最爲明顯，有些是當地民族文字和漢字的文書，同在一個墓穴裏出現。這些近年在新疆各地陸續出土的文物，正是「口裏」和「口外」關係源遠流長的歷史見證。

烏魯木齊博物館眞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教室。它的教材就是那麼具體、生動、豐富，令人信服。

* * *

吐魯番的地下是一座巨大的文物寶庫。火焰山下的阿斯塔那地區，僅唐晉時代的墓葬，便有四百多座。最近幾年，人們在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等地，先後發掘了五百多個古墓，起出的寶藏甚豐，其中有不少是屍臘。據說四具完好的屍臘，已運去烏魯木齊保存，我雖然在烏魯木齊未能見到，但在阿斯塔那三個墓穴中却看到了三具，雖略有殘缺，却在原地現場，更有意思。那三個墓穴，都離地面約十米左右，每個墓穴約莫十平方米大小，高約三米，甚是幽暗，必須借助手電筒或閃光燈，才可以見到屍臘，它們都



額敏塔　（作者攝）

不腐不臭，只是乾癟而已。其中一個墓穴的土壁上，還有六幅壁畫，全是花鳥彩繪，有鴛鴦、鳳凰、孔雀、蘭花等，頗富中土色彩。這些屍臘和壁畫，都是唐代遺留下來的。

吐魯番的地面古迹也頗多。在我參觀過的三個古迹中，以額敏塔保存得最爲完整，全座都是土黃色，外觀壯麗，塔身圓大，高約四十米，上小下大，像個大酒樽。塔身花紋工整，古樸美觀。塔旁是清眞寺，圍以土墻。此塔建於清代，也稱蘇公塔，蘇公即蘇萊曼，當地望族，爲慶祝其父額敏八十大壽而修建。

遺憾的是，我們由於時間倉促，未及入內參觀，只是驚鴻一瞥，拍了兩張照片，便即匆匆驅車走了。

交河古城和高昌故城，也是吐魯番的兩個著名古迹。兩城遺址廣闊，古時應是繁華之地。可惜現在都殘破不堪了。一眼望去，盡是頹垣殘壁，漫漫黃沙。古城內一些空曠土地，已被當地農民種上了莊稼，三兩驢車穿梭來往，顯得十分肅穆，蒼凉，很能教人發思古之幽情。

交河古城位於西招哈和屯的山丘上。城下現在還有兩條山澗般的小河，從山脚下交滙流淌。這個城據說就是由此而得名的。這兩條河，古時面貌如何不知道，但現在稱之爲河已不恰切了，河面窄，流量小，水淺使得汽車可以從河床上開過對岸。進出這個古城，都得走一小較曲折陡斜的峽道。山上山下都種上了不少樹木，給這個古城遺址增添了一點翠色。這個被列爲國家重點文物而加以保護的管理處，就在山脚。

交河古城原是公元前漢代車師（或姑師）的首府，正處中國通往西藏的要衝，建城距今應逾兩千年了。據史料記載，西漢皇朝征服大宛以後，兩度出兵攻打車師，車師戰敗而臣服漢室。漢朝爲了統治西域三十六國（其實，《漢書》所稱城郭諸國，只不過是由一個酋長管轄着的幾

座城府）各部族，漢宣帝曾封鄭吉爲安遠侯，在塔里木盆地的烏壘城設立西域都護府，總理天山南北，並在交河城一帶屯戍。唐代安西都護府也曾設於此，至元末始廢棄。從現在的古城遺址上，還可見到曩日一溝兩城的痕迹，只是那條溝早已乾涸了。現存的山巔城堡舊址，南北長約一千米，東西寬約三百米。城墻雖已崩塌無數，但輪廓仍在。古城週圍的廢墟，相當廣闊，那是舊日的居民、寺院、作坊、官署，還有爐灶、水井等。汽車從舊日的街道馳過，行足五分鐘。城堡南面約五百米外的沙地上，還有一座頗大的正方形墻垣和幾座似是崗樓又似佛塔的遺址，不知道古時是什麼建築。我們經涉這座古城時，已日近黃昏，一抹殘照，四顧瘡痍，遐思縷縷，眞箇不勝滄桑之感呢。

到高昌故城去憑弔，是在訪交河古城後的翌日早晨。高昌故城位於吐魯番縣城東南十五公里的平川上，即在阿斯塔那及合拉和卓墓葬羣之南，均處火焰山人民公社地區內。此城和交河古城一樣，城垣用夯土築成，同樣是「絲綢之路」必經之地。現存城堡遺址，東西長約一千六百米，南北寬約一千五百米。城週約五公里，地面建築大部分殘存。城垣基址厚約十二米左右。踏着崎嶇殘缺的梯級，登臨城垣最高處，放眼四顧，還依稀可以辨認出舊時的外城、內城和宮城，佈局彷彿隋唐時代的長安。城堡週圍，舊日的街道仍歷歷在目，房舍遺址鱗次櫛比，尤以西南隅最爲密集。中部偏北處則有一座不規則的圓形堡壘式建築，當地稱爲「可汗之宮」，宮有高台，台上有一土坯堆砌的建築物，高達十五米。佛龕的遺迹，分佈頗多，有些佛龕裏還存有殘缺的佛像。有一個相當大的寺院遺址，則保存得較爲完好。在寺院東南面和北面，也還可以看到舊日兩處「坊曲」的輪廓。我在故城裏穿堂入室，觸目雖然盡是斷墻爛磚，但原來的門戶、台階、窗口，仍可辨別，心裏也頗有置身於古時高昌城之樂趣。

這座已經廢棄了六百年的故城，奠基於公元前一世紀，歷史上有過它的黃金時代，曾是新疆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漢時它是屯墾士兵的駐地，戊己校尉的官署。東晉時（前凉）設有高昌郡。至北魏時期，漢人闕伯周乘邊務空虛，背離中央，在此建高昌王朝，後歷經張氏、馬氏、麴氏政權，迄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六四〇年）平定，成爲唐朝西州治所。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後，爲「西州回鶻」的王城。據《元史》記載，元代高昌國的轄地，「北至阿朮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

臨西番。」但曾幾何時，這個高昌國便分崩離析了，至公元十四世紀已成了一個鬼墟。這個城，它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先後約爲一千六百年。至於它被廢棄的原因，還有待於歷史學家們的考證。

從阿斯塔那到高昌故城，近年出土的文物已達二千四百多件，其中發現不少中古代的官私文書。這批文書的時間，上起前凉，下迄唐代中葉，其中又以唐代文書爲最多。文書的性質和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等各個方面。據說這批珍貴的史料，可以和殷墟甲骨、居延漢簡和敦煌文書相提並論，可謂價值連城。可惜的是，在三十年前，這一帶的許多古代文物，曾遭到嚴重的破壞和盜竊，許多無價之寶已散佚國外。在阿斯塔那，我聽到了一個令人憤慨的故事：幾年前，新疆的考古專家進入一個哈薩克族人的古墓裏，墓穴內已空無一物，不！他們畢竟找到了唯一的「遺物」——一盒火柴。難道十個世紀以前的中國已經發明火柴了？這眞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可是不幸得很，那盒火柴上的商標，却寫明是一八八六年俄國的出品。此中「奧秘」，無庸多考，亦不問可知矣。

導遊還告訴我們：像交河、高昌這樣的古城遺址，最近在和田（和闐）又發現了一處。眞想去看一看，可是沒有去成，是因爲我們參觀的項目臨時被更改而失之交臂的。

* * *

告別了東疆的吐魯番，轉道到北疆的伊犂，參觀了兩處同林則徐有關的遺迹，並在距中蘇邊境三十公里處，巡訪了惠遠古城舊址。

到伊犂訪問，尤其是到了霍城，登上伊犂河大橋，騁目西望，最能勾起人們對一百多年前往事的追思了，眞是「不堪回首話當年」啊！

霍城縣城在伊寧市西面大約五十公里處。縣境內有漢代封建割據時期出現的烏孫國遺址，可惜未曾往訪。但在凝視滾滾的伊犂河水時，我却似是看到西去的滔滔江流不斷地注入巴爾喀什湖，同時想起在烏魯木齊博物館中展出的有關李白的資料，那資料寫着：「詩人李白，生於西域碎葉，巴爾喀什湖楚河南岸。」巴爾喀什湖楚河南岸，那是多麼遼闊的土地啊！一八六四年沙俄迫使清廷官員簽訂的一紙《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就把中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家鄉碎葉（今托克馬克，一說阿拉木圖），連同那片遼闊的土地鯨吞了。原來深藏在中國境內的霍城，它的西面

縣界從此變成了中蘇的國界之一部分，霍城變成了邊防要塞。

霍城，清時也稱惠遠新城，建於光緒年初。至於惠遠古城，現稱老城，舊址位於霍城縣城近郊，原爲伊犁將軍駐兵之地。可是，老城現僅餘一道城垣，長及千餘米，墻基約八米，高也八米左右，屬夯土構築。登上城垣西望，遠處還有兩個正方形的「土堆」，乃舊時的東、西鼓樓，其餘地面建築，則於數十年前已被伊犁河水冲毀殆盡了。但讀到左宗棠呈光緒皇帝的一份奏摺中的幾句話：「俄人拓地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古爲之遮闌。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爲綢繆也。」不因人廢言，防俄甚於防洪，我也要讚他一聲「旨哉斯言」了。

與惠遠新城同時興建的新鼓樓，就在霍城縣城大街的十字路口，樓高數丈，下爲磚石砌築的城基，大門穹頂是圓拱形，一如中土的古城門結構，上蓋鑽尖重簷歇山頂式的三層正方形木造樓閣，金黃色的琉璃瓦耀眼生輝，每層樓閣均有迴廊，髹紅圓柱，斗拱作法與簷下丹楹藻繪，均爲中土典型古建築的風格，氣派豪壯，只是鼓踪已杳。這座百年高齡的鼓樓，現在只能供人憑弔了。

林則徐在惠遠老城羈旅期間，憂國憂民，不忘屯墾戍邊。他對沙皇亡我之心更燭洞機先，曾疾呼「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他雖在流放，但爲國爲民之志不餒，仍向伊犁將軍布彥泰建議，「改屯兵爲操防」，「合兵農而一之」。布彥泰也要求林則徐「勘辦伊犁開墾事宜」。林則徐在謫戍新疆近三年期間，「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處」，提倡農耕，興辦水利，不遺餘力。我在伊寧市附近參觀他當年發動當地百姓興修的一個水利工程時，心裏便不期而然地湧起對這位偉大的愛國者的敬意。這個水利工程，舊稱皇渠，現已經過修葺與擴建，改稱人民渠。這個工程浩大的水渠，是利用天山雪水引灌農田的。用肉眼看，可以見到水往高處流的奇景。雖然這是一種錯覺，但任誰也不得不佩服修建者的才智和魄力。據說當年林則徐在興建這個水利工程時，曾得到一位錫伯族人協助設計，由此也可窺知他是很得當地民衆愛戴的。

在霍城縣，我們還瞻仰了林則徐一百三十多年前手種的五株青剛樹（又稱橡樹），均已幹壯葉茂，高數丈，結有橡子。這五株樹，位在一家民居庭院內，未受過摧折。「愛屋及烏」，這也是當地民衆「愛人及樹」的一個明

證。

* * *

在踏訪新疆的最後一站——南疆歷史名城喀什期間，我先後瞻仰了艾提卡禮拜寺和香妃墓。

喀什，漢時稱疏勒、娑勒，唐時嘗置疏勒都督府治此，清時稱喀什噶爾，爲「絲綢之路」要隘。艾提卡禮拜寺就座落在喀什市中心大廣場，爲南疆最大的一座清眞寺，建寺迄今已有二百五十年歷史。這座清眞寺，全座都是橙黃色，大門樓巍峨壯麗，左右兩邊各有一座圓形塔樓，塔身還有用綠色琉璃磚砌成杯圈圖案，整座寺院的維護都還很好，十分整潔。寺內有頗爲寬敞的庭院，新栽了不少樹木。供穆斯林做禮拜的長方形大廳，大柱林立，除了一張供阿訇使用的座椅之外，只有地下鋪陳的地氈和草蓆。這個廳堂，可容三千人同時做「奶瑪子」（維語，意即做禮拜）。但如在「肉孜節」或「庫爾班節」，整個寺院的裏裏外外，連同大門樓前的階梯上，都將跪滿了穆斯林。目前在該寺主持教務的大阿訇，是卡斯木卡尼·阿吉，看樣子是六十歲上下的人了，個子矮胖結實，滿臉鬍髭，曾到麥加朝聖，與我們會見時，穿着間條白色長袍、靴子，戴黑色小花帽，氣定神閒。他說，在喀什，大大小小的清眞寺，共有一百二十六座，其中兩座在香妃墓園內。

香妃墓座落在喀什城東門外三公里處，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式建築，大部分材料以青綠色琉璃磚砌成，看去就像一座翡翠宮，氣象萬千，外型近似印度的泰姬陵。墓葬大堂爲圓穹頂，四角都有高聳的圓柱型塔樓，與艾提卡禮拜寺的塔樓相同，但門樓的浮雕圖案之精致絢爛，則遠勝艾提卡禮拜寺。尤其是它的園林風味，十分濃郁，夾道的白楊，還有桑樹、沙棗和蒼鬱的老榆樹，

香妃墓　（作者攝）

綠影婆娑，配上墓園大門樓前的「滂壩」（維語，意即水池）一泓澄澈的池水，顯得格外清逸、幽雅，充滿了詩情畫意。

有關香妃的故事，中土傳說極雜，野史更是互相逕庭者不少，《清史稿·后妃傳》的記載則太簡扼，寥寥二十餘字，許多事情也很難推斷，較可以肯定的只有：香妃（即容妃）確是「回部」（新疆維吾爾）人，「初入宮號貴人，累進爲妃」。至於「和卓氏」、「台吉和扎麥女」、「薨」這些，則見仁見智。有說「和卓」即「和卓木」，甚至說她是小和卓木（即霍集占，其兄布那尼敦，史稱大小和卓木）之「妃」，是兆惠奉乾隆皇帝之命擄去北京的。而一個「薨」字，《清朝野史大觀》却有一大段描述，繪聲繪影，恍如身歷其境。諸如此類的論著，孰是孰非，還是留待歷史學家們去考證吧，如果他們有這個興趣的話。

在喀什，管理香妃墓園的負責人（維族）所叙述的香妃故事是這樣的：香妃原名買姆麗孜木，教名伊希帕爾罕，維語意即「香極」，生於雍正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四年）。外祖父阿巴·霍加，乃當地伊斯蘭教一名首領，也是維吾爾族一個部落的首領，清康熙年間曾赴京朝貢，康熙皇帝以禮相待。由於清廷曾協助他在部落戰爭中取勝，遂於一七五六年選送他的外孫女赴京報答皇恩。當年買姆麗孜木還未婚。在上京之前，她提出三項條件：一，必須在京城爲她建造回回式的房屋；二，必須把她的哥哥吐狄貢也接往京城；三，她死後必須葬於故鄉喀什。這三項條件，乾隆皇帝都允諾了，後來也一一履行了，買姆麗孜木也被封爲妃，她的哥哥吐狄貢還由乾隆的撮合，娶了一位漢族大臣的千金蘇黛香爲妻，結爲異族姻緣。兄妹倆骨肉情深，相依爲命。可是，吐狄貢到北京後五年便不幸病逝，香妃因此憂鬱成疾，於一七六三年辭世。她與乃兄的遺體，後來用一乘特製的大轎裝載，由蘇黛香護送，一百二十四人輪流扛抬，費了三年半時間，才從北京運到喀什安葬。那乘髹上紅漆的靈轎，但見中間用一塊木板間隔成兩格，今日還完好地放置在墓葬大堂內。

香妃墓的前身，原是埋葬她的外曾祖父阿吉·穆罕默德·尤素福·霍加的墓地，始建於一六四〇年。現在所見的大建築物，是由蘇黛香主持興建的，其落成時間應在一七六七年以後。據說，清末時曾經進行過一次維修，而在一九四七年墓葬大堂的圓頂曾經坍下，砸壞了不少墳塋，直至一九五六年始按原貌修復，一九七二年又大維修了一

次。現在，一進入墓葬大堂內，就可以見到七十二個大小不一的瓷墳，分成兩行，整整齊齊地排列在一個大平台上，在它下面安息的，全爲香妃家族的人。香妃墳位於母墳側旁，墳頭放置一幅香妃的素描畫像，那是脫胎自意大利畫家郎世寧之所作，香妃全身裝束像個中世紀的歐洲武士，沒有多少維吾爾族特徵，倒像「聖女貞德」，只是臉孔不同而已。原作爲油畫，現藏北京故宮。

香妃在維吾爾百姓心目中，是一位堅貞聖潔的奇女子，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很受後人敬仰。她的漢族嫂子蘇黛香也深得民心，維吾爾人說她仁慈厚道，樂善好施，濟貧恤難。她不僅主持開挖「澇壩」，還把中土的水磨技藝介紹到喀什。當地百姓尊稱她爲「迪利夏漢德」，即「寬宏大量」之意。清宮是信仰佛教的，這位由清宮來的漢族婦女，在她去世後，當地老鄉却把她葬在屬於伊斯蘭教的香妃墓內，以表尊敬。香妃和蘇黛香這一對異族姑嫂，在維吾爾人之間迄今仍認爲是民族友愛的典範。

唐代以前，「口外」也和「口裏」一樣，佛教大行其道，因此新疆的千佛洞頗多，地圖上且有以此爲地名的。近年在新疆各地又發現了七處千佛洞，最早者屬漢代遺迹，最晚者則爲明朝時所營造，其中保持得最爲完整的千佛洞，是在一個人迹罕到的深山裏。據史料記載，武則天時期，喀什也建有大雲寺，可是我這次遊覽喀什市，却未曾得見，所見的宗教建設，盡屬伊斯蘭教的。伊斯蘭教入中國，大約在宋代而盛於元，在新疆它是後來居上而取代了佛教的地位了。因此，離開了喀什以後，心裏一直渴望能有那麼一天，再度到新疆去瞻仰瞻仰中國古代的佛教勝迹，特別是那些新發現的千佛洞……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魅　力（創作小說）　謝君誼
秀髮的故事（創作小說）　海　辛
一個王老五之死（翻譯小說）　劉永同
你可曾想起海灘（譯詩）　林　耕
夜　弦（詩）　汪浩瀚
日曆飄飄（詩）　原　甸
香港・新加坡・台北（詩）　秦　松
願　望（詩）　懷　焰
美國男人的特權（海外談瀛）　錢歌川
曉窗隨筆（散文）　暉　暉
茶餘談助（隨筆）　味　橄

西安興慶公園紀遊

凌冰

十年來我曾前後二次到西安遊覽。每次出潼河過壩橋時都經過城東南角的興慶公園，從那偌大的門檻望去——廣濶、深邃，心裏總興嘆着：「這公園規模可大呵！」但一般城市的公園嘛，沒啥特別。因此也就沒有引起要入內參觀的念頭。

事有湊巧，最近一次遊覽完畢，準備第二天大清早就離去，那知飛機更延至中午十二時許起飛。時間多出了整整一個上午，導遊張君便提議到興慶公園去玩一遭。

由於該參觀的已參觀過了，時間充足，心境寬餘，大家高高興興地朝興慶公園而去。進門時張君介紹說這公園是唐朝一百零八場中的興慶場，唐玄宗遊樂的興慶宮舊址修建起來的。……想不到這個城市化的公園也和唐代的歷史相聯系着，腦際不禁湧起一股奇妙的感覺來。

過外牡丹橋，來到沉香亭，這亭金頂紅柱綠瓦，矗立在高台石階之上，外表以爲是兩層樓建築，實則只有一層，亭外四週圍以花瓣形的花圃，種植牡丹，稱爲牡丹台。可

惜牡丹秋日無花，只有羽狀裂開的複葉，色綠中帶黃。初初我還未省悟到這個沉香亭的來歷，經張君一說，才知道唐玄宗與楊貴妃賞牡丹的所在就是這個沉香亭，只是當時的沉香亭是用沉香木造成的，小巧精致，只可容帝后及隨從六、七個人坐立。今天重建的沉香亭却可容六、七十人的了。張君說這兒栽種的牡丹，可說是集了中國名種，花大，有單瓣、複瓣，顏色有紅、紫、淺紅、通白等，每年春末牡丹盛開，遊人到沉香亭欣賞牡丹，樂也融融，可不讓帝后專美於前了。

沉香亭使我想起唐代詩人李白，記得小時我家中客廳有一幅國畫，題名《醉中承詔》，畫中有唐玄宗、楊貴妃，三個內臣腋扶着醉醺醺的李白，另有人給他研墨濡筆，而宦官高力士却躬身在替他脫靴。這幅畫，時時引起祖父的感喟，他盛讚李白的奇才，說他當時正在寧王處飲醉了酒，玄宗命他即席賦《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李白援筆抒思，毫不費勁地寫下了十首詩，首首精絕。但却由此種下了禍根，得罪了宦官高力士。又一次醉中承詔，是唐玄宗與楊貴妃到沉香亭賞牡丹，樂師李龜年手捧檀板，帶同梨園子弟上前獻歌，玄宗以賞名花，對妃子，願用新詞，由龜年持金花牋宣召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

李白雖苦宿酒未醒，仍援筆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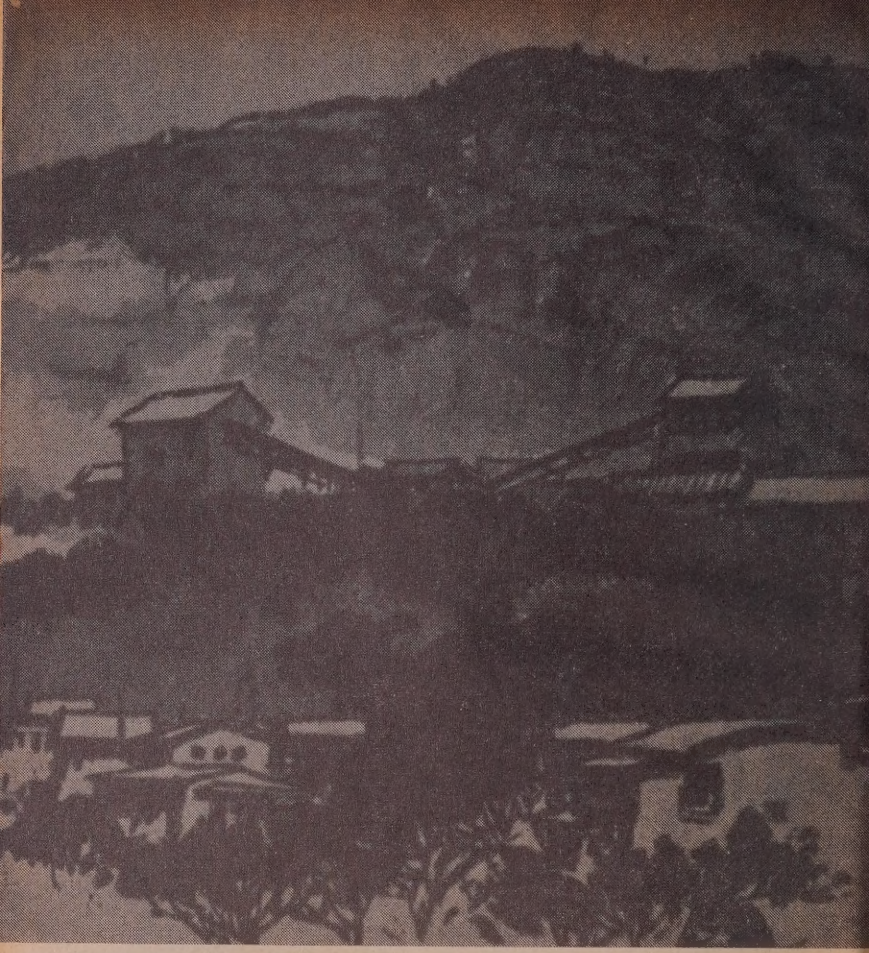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唐玄宗得詞大喜，命梨園子弟調撫絲竹，龜年配歌，自調玉笛倚之。樂得貴妃暢飲葡萄美酒不迭，一片宮庭行樂景象。後來高力士構陷李白以飛燕喻妃子，貴妃懷恨在心，當唐玄宗欲提升李白爲官時，貴妃從中作梗，迫得李白退居終南山，一代詩人，不爲時用，這是歷史的悲劇啊！

……眞是往事越千年，我不知道偕來的同伴們在談的又是什麼。我只是默默地跟着他們離開沉香亭西去。看看眼前出現的又是一座二層樓的仿唐建築物，門口牌匾寫着「花萼相輝樓」。張君說這是唐玄宗爲了籠絡他的兄弟們而設的。這樓名取自《詩經・常棣》篇，常棣是木名，花



礦場（彩墨速寫）　歐陽乃霑　作

開兩三朵爲一綴，詩人可能因其同氣連枝，相依爲命，所以用以比喻兄弟。試看開頭一章是：「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鄂」，古通萼。「不」，讀若柎，花足也。韡韡示光輝之象。《詩經·常棣》篇的意旨是燕兄弟、勸友好。唐玄宗把它口語化題爲「花萼相輝樓」，意思明顯，用心良苦。據記載唐玄宗每逢喜慶節日都把兄弟們召了回來，日則飲宴作樂，夜則大被共眠，以示友愛，實則要他的兄弟們擁護他這個皇帝兄弟，不起異心吧了。

現在重建的「花萼相輝樓」却是公園的餐室，是遊人休憩、品茗的好地方。

從「花萼相輝樓」往右邊走，來到一塊被樹木簇擁着的空地，張君說這是記載中唐玄宗「勤政務本樓」舊址，地上青石板處還遺留下二條深深的車轍，那是皇帝和大臣們下馬車的地方，年積月累，石爲之穿。唐玄宗這個在位將近五十年的「太平皇帝」，早期算是還能勵精圖治，以勤政務本自勉，在這兒理國事，接外賓。可是後來耽於聲色犬馬，驕奢淫逸，「勤政務本樓」也變成他飲酒作樂的地方。偌大的樓下爲他舉行馬舞，讓他在樓上斜倚欄干，憑醉眼以憧娛！

可唐朝的命運也便由此衰落下來了。

西安是中國建都最早、時間最長的古都所在地。老實說，一踏上這塊土地，心裏就充滿着一股莫名的感覺。我讀過的一些史書、聽過的一些故事傳說，深嵌在腦海裏的一些詩詞、瀏覽過的一些畫卷……，都在腦海裏翻騰起來。我未見過古人，但在每一個耳熟能詳的地方，古人們的形象却活現了起來。我强烈地感覺到中國的文化、傳統在我身上扎下了根，無論我走到地球上的那個角落，它總是揪緊着我；牢牢地和我相聯系，莫怪多少人身在萬里之外，也總渴望着重履我們祖先曾經孳養生息過的地方啊！

× × ×

最後一個節目是遊湖。張君談起這個公園面積有七百四十八畝，其中人工河和人工湖佔了一百五十畝，人工湖以一橋相隔分東西兩湖，位在園的中央。當一九五八年修建時，這裏是一片農田窪地。當時便爲了西安二百多萬市民工餘休憩、文化娛樂，才選擇這一唐朝興慶場遺址把興慶公園建設起來。這公園的營造經過也很特別，先是由園林工程師設計圖則二張，刊登在《陝西日報》上徵求市民意見，可貴的是這徵求不是一般的、流於形式的徵求，而是實實在在的派了六位工作人員，在通衢大道收集市民的

意見連續達四個月之久。最後才進行訂稿。興建時市民情緒高漲，參加建造人數有十七萬人次，三月初開工，六月底完成。只費了一百二十天功夫就建成這麼一座面積遼濶、佈局巧妙；有人工湖、橋、水榭、亭閣；種植了一百五十個品種的各種樹木十萬株；四時花卉；風光旖旎的一座公園。像這樣浩繁的勞動，神速的進度，在在都說明一個道理，就是施政者能夠善體民情，尊重民意，就能得到人民羣衆的擁護和支持。那是「其力斷金」的了。

遊湖登岸，但見濃蔭處處，柳樹依依，松柏挺翠。張君指着一些栽了不久的松樹說，這是落葉松，又名唐松。唐松自古是出產西安的，但長久以來，它却在西安斷了種。有一次日本送給我國唐松千棵，周總理親筆寫上給長安二百株。總理不寫今名西安而寫長安，想必寓有唐松歸回故國故土的意思吧。園中還種植着不少櫻花，部分是日本京都奈良所贈，叫大山櫻花，每年春天開放。花期半月，那時節遊園賞花的人多着吶！

日本受中國唐代文化的影響不小，於今還有着不少唐代的風尚。而奈良和西安却結成一雙國際姊妹城哩！

到西安遊覽的朋友們呵！你們也有興趣到興慶公園一遊麼？

海洋文藝社遷址啓事

本社社址，已遷移至香港中環威靈頓街二十八號四樓。（28, WELLINGTON STREET, 3 FLOOR, CENTRAL, HONG KONG.）即日起在新址辦公。各界有關聯繫，暨遠近讀者、作者，所有惠函、惠稿，均請按新址接洽、投遞。新址電話：五—二二七五七四，並候垂教。

海洋文藝社謹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在窮困中成長的天才

歌曲之王舒伯特

周文珊

今年是大音樂家舒伯特誕生的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世界各地都有盛大的紀念音樂會，在他的故鄉維也納更舉辦舒伯特節。筆者曾於一九七四年旅居奧國兩個月，憑弔過他的故居，也在稱爲舒伯特的音樂廳，欣賞過舒伯特的音樂會。所以對這位大作曲家，更添不少親切之感。

這位曠世的天才，在人間短短三十一年，過的盡是窮愁潦倒生活，但他留給我們豐富的音樂遺產中，大半都是洋溢着歡樂的音韻的。可以說世俗的艱辛，並不能影響到他崇高美善的音樂情操，從他心田中耕耘出來的音樂果實，滋潤了千千萬萬的人！

舒伯特出生在一個人口衆多的家庭，父親在維也納一間小學任校長。雖然家境不富裕，但全家都熱愛音樂，父

親教他拉小提琴，兄長教他彈鋼琴。當他十一歲時，已是一個全才音樂家：會拉提琴、彈鋼琴、管風琴，更有一副美妙的歌喉，所以很容易就被皇家詩歌班選中（這詩歌班就是現在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的前身）了。

在詩歌班，他不僅是歌唱者，還是樂隊的小提琴手。在詩歌班這段時間，他更在音樂理論上加功鑽研，十六歲已屆變聲期，離開皇家詩歌班後，曾經在父親的小學校任教一短時間，但音樂創作慾驅使他離開教席，變成了自由作曲家。他的樂思潮湧，有一天寫作八首歌曲的紀錄。終其一生共寫了六百多首歌曲，是歌曲創作史上的空前，也可能說是絕後（迄至今天爲止）。除了歌曲之外，他還寫了九首交響曲，許多室內樂，宗教音樂等。不但數量多，類別也很多。

他是一個很樂天的人，也是生活在一般普羅大衆裏的音樂家，他有許多器樂曲，就是專爲他的朋友們而寫的。物質生活雖貧乏，溫暖的友情却灌溉了他的創作靈感，一般朋友們知道他連買五線譜的錢也沒有，就常常送紙給他，促他多寫新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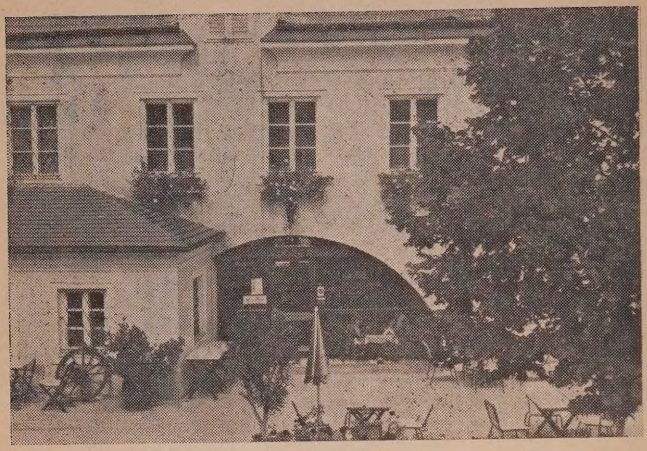
他的音樂與文學結了不解緣，他博覽羣書，尤其對德國著名詩人歌德，海涅和繆勒等的詩篇，下功夫研讀，以其中一些詩章創作了三個富有代表性的聯篇歌曲：《美麗的磨坊少女》，取材於繆勒的詩集，共有歌曲二十首。《冬之旅》也是出自繆勒的詩集，成歌曲二十四首。這是一組帶點淡淡哀愁的歌曲，適合男低音演唱。三年前，名歌唱家斯義桂曾在香港藝術節中，演唱全部套曲。《天鵝之歌》，是海涅等詩人的詩篇，全套共十四首歌。

這位曲調的天才，他隨時隨地可以作曲，例如那首著名的歌曲《聽，聽，那雲雀》，就是當他在一間餐室中用膳時，靈感到來，用菜單的背面，即席成歌。

筆者旅遊維也納時，曾到一間餐室，據說舒伯特在生時，常常光顧的，而在他的套曲《冬之旅》中，有一首《菩提樹》的歌曲，就產生在此一地方。庭院中那株菩提樹，曾孕育過舒伯特的音樂靈感，所以特別拍照留念。這是一棵相當高大的菩提樹，經過這麼多年的陽光雨露的滋潤，已茁長得更壯大了。（見所附照片）現將這首歌詞翻譯如下：

菩提樹　繆勒原作

在門前的水井旁邊，
有一棵菩提樹。
在它的濃蔭下面，



舒伯特寫《菩提樹》的地方

我曾做過無數美夢，
我曾在樹皮上面，
刻下許多情話，
無論我是歡樂或憂傷，
總愛往它那兒去。
今天，我在外徘徊，
直到更深人靜，
在無邊的黑暗裏，
閉上我的雙眼，
聽樹葉絮絮私語，
好像輕聲呼喚我：
「朋友，請來我這裏，
這裏能使你安靜。」
一陣寒風吹來，
直撲上我的臉，
將我頭上的帽子吹落，
我依然竚立不動。
如今，我遠離那兒，
轉瞬已好多年，
但總聽見那親切的呼喚：
「這裏能使你安靜！」

雙魚樓隨筆

花卉畫的欣賞習慣

鄭家鎮

買畫的朋友常常發現一些微妙的現象，如見人寫梅、水仙、菊……好些花卉，假如寫得比實物小，便覺得很不順眼。特別是指在畫展場中所見爲然。

所謂小，不是略小，而是縮小了三分一，或者以上。看到這種花卉，總覺得缺乏了一些什麼，或者覺得這是畫

譜裏的東西，或者認爲這不過是裝飾用的，並不是一幅完整的寫生作品。

在畫展場中，我們很少發現比原物爲小的花卉畫。雖然不是絕對沒有，但我們更多發現名家的花卉，比如齊白石、吳昌碩、劉海粟……他們畫的梅、水仙、菊、荷、牡丹……甚至竹葉，都是與原物差不多大小的。

比原物一樣大的花，看起來便生氣勃勃，要不然，便似欠缺了一些什麼。在古人的畫壇錄中似乎沒有提到這問題，但是每一個畫家都覺得，寫得比原物小，不好看，寫得比原物大，也一樣不好看。並不是比原物大，便可以表示它的茁壯。看前人的畫，便沒有發現比原物大的。雖然近人有一些。

這其間，當然有道理，却沒有人提出來談談。

第一是欣賞習慣。我們欣賞了眞的花，又欣賞紙上的，兩者都是一般的大小，自然有一份親切之感。較大或過小，都似乎不切實際。除非作裝飾用的。

第二是花卉不同樹木山水，樹高逾丈，怎能照搬到紙上，山水更無論矣。因此，咫尺而有千里之勢，這早已成了定局，自有山水畫以來，人們看紙上的山水，便早已習慣了這種表現手法。因爲照原大是沒有可能的，人物也是如此。

先民繪畫，大抵有了個法則，是盡可能忠於原物。花卉可以照原樣大小，草蟲、翎毛也可以。不能與原物一般大時，便寧小，却不能大。所有景色都一起縮小，還是好看。比如宋人的《寒禽圖》，或者常見的畫題枯木寒鴉圖等都是，都按照比例把樹木與雀鳥縮小。幾曾見有人寫麻雀烏鴉要如老鷹一般大。寫草蟲，如大於原物，也便像成了電影上的特寫鏡頭。

寫花卉，寫得與原物一樣大，也不是一點花蕊一條葉脈都要絲毫不苟地搬到紙上去，而是經過了提煉削繁就簡，把它的特點留下來，冗繁的刪削了去。這麼一來，紙上的花便會比眞實的花更有生氣。至於如何刪繁就簡，這便得看每一位畫人的心得了。每一個人的審美觀點不同，學養也不同，寫下來的東西，自然各異。

花卉，草蟲，翎毛，到了原大，便是到達了最高的限度，過此便不順眼，除非立心製造一幅超現實的作品。

葉如新

古文運動的餘光桐城派

中國古代文字，除了韻文的詩詞之外，以文而論，不過駢、散二體。駢文自漢賦以來，發展爲形式華靡內容空虛的廟堂文學，歷魏晉而至隋唐，主宰了數百年。但縱使駢文在運句修辭上有一些作用，到底脫離大衆，缺乏强大的生命力。散文自周秦諸子始，在當時是比較接近口語的體裁，自駢文興起之後，便趨於停滯。到唐宋八大家出，以雄健豪邁的筆法，力矯駢四儷六柔靡鋪陳的風氣，天下翕然景從，使散文居於主流的地位。八大家以降，經過元代的破壞，文風極衰。明代有歸有光以細膩抒情的筆觸爲世所重，他的影響是較大的。但明代文學在「文必秦漢，

詩必盛唐」（李夢陽語）的口號下，以復古爲主，缺乏創造性，未見有超越前代的成就。直到清代的桐城派出，散文才又熠耀一時。

桐城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所謂三祖，即——

方苞，字靈皋，自號望溪。康熙四十五年，由舉人會試中式，因母病未預殿試。五十年，因戴名世所著《南山集》等有「大逆」語，興文字獄；方苞以爲戴著作序受牽連，論斬，後獲赦，編入旗籍。康熙知道他以文名，特命入直南書房，歷任至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即位，爲侍講學士、文穎館副總裁。乾隆時，以禮部右侍郎爲三禮義疏館副總裁。卒年八十二歲。方苞早年即以文名，少年時入太學，李光地見到他的文字，說：「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他的文章講究義法，文字雅潔，後來被推爲桐城派的初祖。

劉大櫆，字才甫，號海峯，以布衣遊京師，帶了自己所作文章謁方苞。方苞一見驚歎，對人說：「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雍正時舉副貢生。乾隆元年，方苞舉他應博學鴻詞，被大學士張廷玉所黜，只做了一任黟縣教諭，數年後去官，死時八十三歲。劉大櫆的文章在方苞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以氣勢宏肆雄偉見勝。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稱惜抱先生。他少年時從劉大櫆學古文法，乾隆二十八年舉進士，歷任兵部主事、禮部主事，充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刑部郎中，《四庫全書》纂修，以病乞歸，主講紫陽、鍾山各書院四十餘年，桃李滿門，卒年八十五。他的文章，論者以爲文辭勝於方苞，義理深於劉大櫆，由於他數十年主持書院，影響最大，桐城成派，其實是從他開始。

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其得名，是因爲當時文人的推許。姚鼐在《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中說到這件事：

> 襄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程晉芳，字魚門，歙縣人），歷城周編修（周永年，字書昌，歷城人）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皇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

這大概是「桐城」二字見於文字的第一次。後來姚鼐的弟子方東樹極力吹噓，認爲「桐城三祖」之中，方深於學，劉優於才，而姚以識見稱；以文章論，他認爲方文靜重博厚，象地之德，劉文風雲變態，象天之德，姚文淨潔精微，象人之德，三家若鼎足不可廢其一。又認爲在歷代

古文家中，只有這三人可以祧承八大家。他說：「夫以唐宋到今數百年之遠，其間以古文名者何止數十百人，而區區獨舉八家，已爲隘矣；而於八家後又舉桐城三人焉！非惟取世譏笑惡怒，抑眞似鄰於陋且妄者。然而有可信而不惑者，則所謂衆著於天下人之公論也。」曾國藩自己不承認是桐城派，却很推重姚鼐，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也提到桐城派得名的來由，說：「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摹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有人認爲以桐城名派，而三祖都是桐城人，未免是互相標榜，有鄉曲之私。這種看法，本身可能就有這種觀念，未必得當。問題在於桐城派是否確實有自己的特點？是否成爲一代文風？

前面說過，明代以古文名家的主要是歸有光，但當時流行的是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等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李夢陽說「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李攀龍說「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王世貞說：「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唐代宗年號）以後書勿讀」。他們名位之重，持論之高，勢力之大，自是只任閉職小官的歸有光難以抗衡的。王世貞對歸有光便極不高興。但他們的文章是怎樣的呢？李夢陽「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眞。」（《明史・李夢陽傳》）李攀龍「作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明史・李攀龍傳》）王世貞「藻飾太甚，晚年攻者漸起。世貞顧漸造平淡。」（《明史・王世貞傳》）可是「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李夢陽傳》）「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王世貞傳》）所以歸有光雖然重興八家之文，實際上受到很大的壓抑和限制。同時又有公安、竟陵所提倡的輕俊或冷峭的小品文，雖然是對王、李復古的一種對抗，但他們趨向於純藝術，不免走向唯心主義，自與八大家以來的「文以載道」殊途。這是使歸有光更爲孤立的。

明末清初，錢謙益、艾南英提倡古文，師法歸有光，以歐陽修、曾鞏爲宗。他們反對王、李，也攻擊公安、竟陵。他們是有影響力的，但在明末清初，還不可能形成風

氣。其後魏禧、侯方域、汪琬稱爲清初三家，他們「倡韓歐學於舉世不爲之日」（《清史稿・侯方域傳》），可以說是開桐城派的先河。「古文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表，至（天）啓、（崇）禎而敝極。國初風氣還醇，一時學者始復唐宋以來之矩矱。琬……瀾翻流暢，頗近南宋諸家。廬陵（歐陽修）、南豐（曾鞏）固未易言，接跡唐（順之）、歸（有光）無媿色也。」清初古文學家的作用，就是如此。

到了乾隆期間，是清代極盛之時，文化也因而大有發展餘地。以方苞開其端，姚鼐發揚光大起來的桐城派在這個時期出現，是和時代相適應的。

桐城派的特點在於，他們雖然標榜的是唐宋古文，但由於深感明代王、李復古派强學秦漢的弊病，所以極力希望他們的文字比較與口語接近，因而師法唐宋而又不泥於唐宋。清代盛行考據之學，經書重在注疏，而治經又講究小學（文字學）與音韻，往往一字一音，旁徵博引，繁瑣臃腫，視爲正常，桐城派又能不陷這種窠臼。所以在當時受到推重和歡迎，乃應有之義。而在滿清政權來說，爲了加强和鞏固在文化上的統治，也需要有一種人們易於掌握和接受的文件，這也是桐城派得以廣泛傳播，成爲清代散文主流的原因之一。

方苞是首先强調義法的。什麼是義法呢？大抵義指內容，法是文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第一句，自是這些儒家士大夫必有的門面話，上希孔孟，他們是不敢說的，只好說是繼承宋儒的理學。換言之，就是要使文章爲封建王朝的文化思想統治服務。這固是本質使然，但不這樣說也不行。第二句，是指在文學形式上以韓、歐爲師法。而在義法之中，表面上的重點是義，實際上的重點是法。方苞在《答程夔洲書》中說，文章的法，「此雖小術，失其傳者七百年」，可見雖云「小術」，在他心目中却極爲重要。程朱之學並沒有失傳，搬來使用就可以了，而韓歐的文章，是他在七百年後再發揚而提倡之的，正是他覺得躊躇滿志的事。不過，在申論的時候，他是堅持義法兼顧，即必須有內容，才能有文章，而又需要有文章道德均備的人，然後能夠寫出好的作品。下面引錄的一段，既說明他對文學的這種觀點，也可以看到他的文筆。

> 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於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餘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强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

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會污邪之人而詩賦爲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識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爲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姦會污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答申謙居書》）

但其中揚古文而抑詩賦，自然是他的偏見；認爲壞人就寫不好古文，恐怕也不是事實。這裏都不必再論證了。不過，我們當然不可以反對方苞對自己有這樣的要求，而又明白，他認爲好、壞的標準，只能是封建士大夫的道德觀。

但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說理有層次而明晰，詞語易解而不艱深，正是他所主張的「雅潔」的體現。

劉大櫆却是在方苞的基礎上，强調了文章的藝術性的，這應當是重要的發展和補充，因爲不是這樣，桐城派便不能形成自己的藝術特色。他認爲義理只是材料，而文人却是工匠，必須工匠有「能事」，才能有好的文章。材料是現成的，工匠却不可强求。他在《論文偶記》中說：

> 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堊手段，何處施設？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爲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

這是一個相當新穎的見解。他是把藝術加工突出起來，成爲一個獨立的問題來探討的。在藝術上，他認爲神氣是文章最精之處，音節是文章稍粗之處，而字句是文章最粗之處，而三者之間，又有有機的聯系：「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因此，他不是因爲字句是「最粗」而忽視，相反，必須把字句問題解決好，音節和神氣才有所憑依。因此，「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要打好造句修辭的基本功，然後能夠使文章具有很好的節奏感，然後能夠把文章要表現出的氣勢創造出來。所以他說：「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這一點，從今天的朗誦中可以領會得到。又說：「匠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則必笑爲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這是把文章的構成，從內部聯系去作較爲科學的分析，在過去的古文家中，是不曾有過的。

由於着重字句，當然重在創新而反對剽竊因襲。他

說：「《樊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自漢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語，自謂有出處，自矜典雅，不知其爲襲也，剽賊也。」這是對復古主義者和陳陳相因者的有力抨擊。他又有見解：「大約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目爲臭腐！原來古人意義，到行文時，却須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不可便直用古人。」指出「文字日新」，可見他的通達，而桐城派文章之所以能自闢蹊徑又爲人們廣泛接受，是與此分不開的。

在方苞和劉大櫆的義法與方法的基礎上，姚鼐作了進一步的提高，認爲文章所要達到的是一種境界，即「天與人一」，「藝與道合」。這似乎很玄妙，很抽象，其實也不然。他所謂「天」，就是藝術所能獲致的境界，那往往要看天分，也要看機緣，不一定能强求而致，因此也就是「藝」。所謂「人」，是所要表達的內容，可以通過努力學習而掌握的，因此也就是「道」。他和劉大櫆不同，是不鄙薄詩賦，由於詩的境界，有時還比文章高妙，只是其作用不如文的重要。他在《敦拙堂詩集序》中說：

> 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詩經），則成於田野閭閻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莫有能遠，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可並論也。」

他承認羣衆創作的優越性，那是有感而發，反覆鍛鍊，勝在自然生動，不是文人所能輕易寫出來的。只是「文以載道」，詩達不到這個目的，從總的來說，到底不如文的那麼重要。我們不一定完全同意姚姬傳的見解，不過即使到現在，從普遍的意義看，文的作用仍然比詩大，却是事實。不過，他這樣說的目的，是要說明在寫文章時，天分與才力都同樣重要。强調天分，是姚姬傳的一個特點。這對不對呢？如果單方面强調，那是不對的。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成爲文藝家，而同一題材，兩個人寫起來可能有很大區別，除了學養與努力之外，實在也不能絕對否定天分的存在，只是不可把天分與學習、實踐割裂，片面加以誇大罷了。姚鼐說：

> 學文之法無他，多讀多爲，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啓，必不能盡其神妙；然苟人報其力，則天亦何自而啓之哉！（與《陳石士書》）

這樣看來，他所說的「天分」，並不是神秘不可知的

東西，而努力提高自己，是必要的。從他的傾向來說，實質仍是對藝術性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又提出了陰陽剛柔的不同藝術特點。他有《復魯絜非書》，不但對此有詳細的闡明，而且可以看到他在文字上的特色。其文云：

> 窮闔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絕二氣之會而弗偏……。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空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陽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霧，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

這段文字實在可算是妙於形容。把抽象概念化爲具體的形象，手法是很高的。

桐城派自姚鼐之後，風靡一時，它的主要成就，正是在藝術性比較强這一點上。可以說，古文之學，自八大家以來，是到了桐城派才集其大成，整理、確立和發展了它的藝術特徵，並且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出來了。在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中，桐城派可說是這個時代消亡前的餘光，文學史中應有它的地位。

但由於桐城派本身形成了門戶，又與考據之學、小學的學者大相逕庭，所以也招來不少攻擊，這是必然的現象。而它的傾向於純藝術，事實上亦有很大的弱點。後來的末流，也達不到方、劉、姚的高度。古文運動到了清末已成强弩之末，它的生命力就要消失了。

批評的意見可以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的說法爲代表。他說：

> 平心論之，「桐城」開派諸人，本稍潔自好；當漢學全盛時而奮然與抗，亦可謂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罪於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糞空疏，闕創獲，無益於社會。且其在清代學界，始終未嘗佔重要位置，今後亦斷不復能自存。置之不論可耳。

梁啟超是今文經學大家康有爲的高足，而今文經學又以考據學、文字學爲其前驅，因此也不能自外於門戶之見。他對曾國藩大捧桐城派，甚至在曾所撰寫的《聖哲畫像贊》中把姚鼐與周公、孔子並列很有反感，也無足怪。但因而對桐城派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是未免失於公允的。

匈牙利工人出身的女作家

柳玲依

艾格尼絲·賈傑琳（Agnes Gergely 1933）是一位新聞記者的女兒。她的父親在一九四五年遭法西斯分子殺害。五〇年她離開學校後，進入布達佩斯火車工廠工作，是車床的控制員。及後，被提選進入了匈京自由藝術大學。經過六年的深造(一九五七——一九六三年)，她轉到電台工作。

一九七四年，賈傑琳在布達佩斯出版社工作。期間，鑽研美國現代詩，以及到各地旅行，包括東、西歐、遠東等地，進行了文化交流。她也參加了一九七三——七四年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

賈傑琳是一位詩人、小說家，又是翻譯家。五十年代中期已經出版作品。到目前爲止，一共出版了四卷詩選，包括：《門柱上的記號》（Sign on my Door Jamb）、《委曲的瓊》(Joan of Arc)、《阿茲台克人的時機》(An Aztec Moment)、《愛情詩選》(Selected Love Affairs)。

賈傑琳的小說創作，較爲著名的有：諷刺匈牙利文壇的《瘋子》(Lunatics)，以及《解釋者》（The Interpreter）、《芝加哥的變異》(The Chicago Variant)等。譯作方面有：《喬伊斯的四重奏》（Joyce's Chamber Music)、《愛河之詩》(Spoon River Anthology)。

《現代匈牙利詩集》一書，使賈傑琳獲得七七年的匈牙利文壇重要的文學獎——阿蒂拉·約瑟夫文學獎（Attila Jozsef Prize for Literature）。

加納小說在歐美受歡迎

益　源

加納作家法朗西·貝貝耶（Francis Bebey）的小說《亞山地的公仔》（The Ashanti Doll)的英文版，不僅在加納、而且在歐美等地都受到了廣泛的歡迎。

在小說中，作者塑造了一位美麗溫柔的亞山地姑娘，編織了她動人的羅曼史。書中交替地使用對話和叙述形式，語調迷人，富有地方風味。讀起來使人有如身歷其境，靜聽台上說書人講述一個個故事。然而，這種形式也使得書中人物性格發揮不够充分，情節流於平淡，而且削弱了作者在其他著作中所溢於言表的政治敏感性和社會洞察力。評論家認爲，貝貝耶所描寫的亞山地姑娘在辛酸苦辣之外的一絲歡樂，正如非洲大陸上常見的黑壓壓的雨雲爲陽光鑲上了一個令人心寬的銀邊。

外國文訊

第二十講：詞采風流的李後主

思嚴

一

談到五代詞，南唐李煜是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和父親李璟被人合稱南唐二主，但在詞的成就方面，他是大大地超越了他的父親。

正如上一講所說，詞崛起於五代，而盛於北宋。五代詞的《花間集》，主要是以西蜀文士爲骨幹，而南唐李煜，則另樹一幟。他擺脫了「花間派」的窠臼，成爲江南詞壇的一個中心。

李煜是李璟的第六子，字重光，宋建隆二年嗣位。開寶八年，曹彬攻下金陵，李煜歸降於宋，封違命侯。李煜在位的十五年，南唐已經不成爲國，而是一個割據的藩王而已。周世宗時，南唐已懾於周的威力，去帝號，稱唐國主。所以李璟被稱爲南唐中主，李煜就是後主了。

儘管這樣，南唐這個割據一方的「國主」，仍然享有繁華富貴。在北宋曹彬未攻下江南之前，李煜嗣位十五年，依然過着醉生夢死，

少年帝皇的生活。這一時期的作品，固然清麗可喜，但比起他亡國之後的作品，就完全不同了。

二

且看李煜前期的作品，《玉樓春》這一首，是很有名的：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蕭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這是一首描寫宮廷縱樂的詞，晚妝初了，美人的肌膚如雪，用雪字來形容女人，是向來詩人們喜用的，如溫庭筠的《女冠子》說：「鈿鏡仙容似雪」，韋莊的《菩薩蠻》用「皓腕凝霜雪」。都是刻劃女人肌膚晶瑩皎潔。

美人魚貫排列，笙歌聲音吹斷水雲間，這樣的縱情歡樂，一直到深夜，要騎馬踏月而歸。李煜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享盡了人間富貴。

這首詞完全用素描的手法，但可以看到，李煜的詞格是不同於「花間派」的，他一點沒有隱晦難懂的詞意，而是清麗可喜。這是李煜的特點，也是他的風格。

他還有描寫歌女的作品如《一斛珠》：

「曉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箇，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這又是一首完全用素描寫成的詞。但是，歌女的嬌態，躍然紙上。「沈檀」是顏色，是女人用來化粧在眉端或口唇的，等於現在的唇膏。「輕注些兒」，是輕輕的擦一點。「丁香顆」是舌，丁香一名鷄舌香，所以用來描寫女人的舌頭。向人微露，表示出一種嬌羞之態。櫻桃是口，唱歌必定要啓口，所以又說「櫻桃破」。「裛」是沾濡，羅袖沾染了深紅色的東西，那是因爲飲酒飲得太多了。「杯深」是飲多的意思，香醪滲雜其他的東西就沾濡了羅袖，說明她已飲醉

了。斜倚繡床，口嚼紅茸，向自己所愛的人吐去。這種醉態，將男女打情罵俏的動作完全刻劃出來。

還有描寫男女調情的作品如《菩薩蠻》：

「花明月黯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刻穊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晝寢人無語。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潛來珠瑣動，驚覺銀屏夢。臉慢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前一首，寫一個女子偷偷地去和男人幽會，從花明月黯的時刻走出來，因爲是幽會，所以連鞋都不敢穿，刻穊而行，把繡鞋拿在手裏。到了畫堂南畔，和情人一見面，就偎倚在一起，身子也顫動起來。由於偷歡的時機很難得，所以要盡情享受，「恣意相憐」了。

這樣白描的手法，確實是有高度的技巧，前後兩首詞，讀後閉目一想，不是兩幅很生動的畫圖浮現眼前嗎？

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到，李煜早期的創作風格，是以細膩的筆觸，素描的手法，清新的文采，來描寫宮廷生活以及男女間的柔情蜜意。這些詞章雖然在意義方面，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但在五代詞中，他究竟是一種清新悅人的韻味，而爲《花間詞》所不能比擬的。他更爲北宋早期的詞學開創一條新的途徑。

三

李煜的作品，後期比前期更有血有肉，他不能再過醉生夢死的生活，也沒有那些「春殿嬪娥」給他描繪，他的詞，風格大變，除了原有的清麗筆觸外，更有沉鬱、憂思、憤懣的心情。他是一個多感的詞人，不能不將這些發洩在他的作品中，因而變成了不諱飾的不平鳴，而且達到號咷痛哭的境地了。

李煜自被俘入宋之後，心情痛苦，以前的豪華生活，却成爲「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往事了。他曾寫信給他的舊宮人

說：「此間日夕以眼淚洗面」，可見他這段時間心情痛苦之極，寫出來的作品，感情眞摯，充滿亡國之痛。這些後期的作品，更爲人喜愛。

看看《破陣子》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烟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這首《破陣子》寫出了亡國之痛，有人曾懷疑不是李煜所作，但如果不是李煜親作，又有誰能寫出這樣沈痛的哀歌？其所以有人懷疑這首詞的原因，是傳說曹彬下江南時，李煜曾令積薪宮中，宣稱若國亡當携家人赴火死。以此來證明這首詞不是李煜的作品，這是無稽的。南唐覆亡，李煜並沒有死，就是最好的說明。李煜這個人，是個愛好享樂的君主，不是那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這正好說明，這首詞是李煜的作品，並沒有假。

還有蘇東坡的評語，也可以證明李煜不是有氣節的君主，蘇東坡說：「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對宮娥，聽教坊離曲哉！」這一段話，也是對李煜一針見血的批評。

南唐自李昇於公元九三七年建國，到李煜寫這首詞時，剛好三十八年，故有「四十年來家國」之句。「三千里地」是概指南唐的疆域。「幾曾識干戈」一句，說明後主是個宴安鴆毒，只貪享樂而不識圖强之君，所以到了最後國亡家破時，還要去教坊聽離歌，揮淚對宮娥，這是應該受到譏議的。

不過，撇開氣節的問題不談，他入宋之後的作品，那種沉痛、哀號的感情，是很眞實也是很動人的。

《望江南》詞說：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

夢魂中還是念念不忘舊時的享樂，但這僅是夢幻而已，醒來只有淚和恨。聽到鳳笙，就更加斷腸了。其實這正是李煜的最大弱點，至死還忘不了享樂，是個如假包換的享樂主義者。

還有不少這一類的詞章，都是描寫離愁和憂思，也都是後人喜愛的詞曲，如《虞美人》：

「春花秋葉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春花秋葉」，有的本子作「春花秋月」，春花秋月只能當作美好的象徵，而不是這裏所寫的現實。這裏是描寫時序的轉移，由春而秋，一葉知秋，秋葉是比較合適的。這首詞是李煜入宋之後第二年所寫的，入宋一年，由春而秋，他的感受自然越來越多，回憶也多，所以有「往事知多少」的感慨。「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多麼生動而形象地寫出了李煜的憂思，這也是後人所常常引用的名句。

由春而秋，然後由秋而春，春天到來，李煜一樣有沉重的哀思。《浪淘沙》詞說：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向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西清詞話》說：「後主歸朝，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遂作此詞。」其實，這詞中一句，正好是李煜生平的寫照：「一向貪歡」。由於一向貪歡，所以國亡之後，依然想到過去的嬪妃，所以，由聽雨，傷春而感到羅衾寒，也發出「獨自莫憑闌」的喟嘆。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這天上人間，是懷念他所想念的人，一在天上，一在人間，自然不能再會面了。而大好春光，也隨着落花流水而一去不復返了。

說李煜「一向貪歡」，不是沒有根據的。他國破家亡，固然由於貪歡得來，他之死，也與貪歡有關。宋王銍的《默記》中有一段說：「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傳說李煜是被太宗賜「牽機藥」毒殺的，死年才四十二歲（九三六——九七八）。所謂「牽機藥」是一種毒藥，服後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當然，亡國之君，被毒殺之事，一點不足爲奇。但以李煜的七夕作樂，和「一江

春水向東流」及「小樓昨夜又東風」之句，遂加之罪，未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

李煜不但工於詞，屬文書畫均極工，尤長於音律，可說是文學方面的奇才了。可惜的是，這樣一個人物，却生於帝王家，成了亡國之君。不以成敗論人，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是值得稱道的。李煜的詞，流傳的只有五十餘首而已。他還有《雜說》百篇，據說時人以之與曹丕的《典論》並列。又有集十卷，今皆不傳。

一代「詞皇帝」，其遭遇乃如此令人扼腕！不過，李後主的詞名，却一直流傳下來，至今不衰，還有人將他的生平韻事，編爲戲劇。總之，人們對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却是予以肯定的。

正如他自己的詞所說：「往事只堪哀」，「金瑣已沉埋」，「玉樓瑤殿影」已隨着歷史的過去而烟銷雲散了，秦淮河也不是以往的樣子了。一千多年前的詞人，遺篇還能喚起人們的同情，這就是李煜的成功之處。

海明威早年一個劇本被發現

米一葦

善本書書商維廉・楊格最近獲得美國小說家海明威與他中學時代同學合寫的一個劇本。題名《Hokum》，是一個喜劇。

楊格說這是海明威第一個著作。寫作時才廿一歲。

研究海明威權威，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卡羅斯・佶卡（Carlos Baker）說他曾發現海明威寫給他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到他跟莫理士・姆素曼（Morris McNeil Musselman）合作過一個劇本。佶卡說因此對楊格發現的這個劇本有研究的重要性。

佶卡又說，姆素曼是海明威在伊利諾州橡樹園中學的同學。姆素曼以後成爲好萊塢很有成就的電影劇本作家。佶卡認爲這個劇本很可能大部分是出自姆素曼的手筆。他補充說，這是個人的看法，但合作寫書是很難肯定說誰寫多誰寫少的。

在這個發現之前，文學史家一直公認海明威的第一本書是一九二三年在法國印行的《三個故事和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而這個劇本已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四日註冊，取得保留版權的權利。內容描敘一位落魄的藝術家如何設計去跟一位富家女勾搭的故事。劇本以姆素曼的筆名莫理士・麥尼爾註冊。

楊格說他在去年秋季間，在一次拍賣中買了該劇本第一幕九頁活頁印品，於是進行發掘，終於在華盛頓版權註冊局找到了原本。現在他正準備印行該劇本。

外國文訊

友誼

何達

樂隊響起來了
歌唱我們的友誼
只見你把手臂一抬
友誼就從鼓上跳起
　就從笛中飛出
銅鈸給友誼
　敲打出金屬的轟鳴
琴弦給友誼
　拉扯出美妙的旋律

我們的友誼是這樣地莊嚴
我們的友誼是這樣地美麗
我們的友誼
　不只是寫在信箋上
我們的友誼
是寫在歷史上的宣言
我們的友誼
不是建立在眼前的哀樂
不是一個下午的投契
也不只是幾個寒暑的親密
不只是一場戰役中的並肩
不只是一個節日裏的合唱
不是那麼匆匆
不是那麼短暫
我們的友誼

建立在
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
建立在
未來的歲月
也許是十年或十五萬年
才能實現的理想
請看那遙遠遙遠的天邊
我們的友誼
在閃閃地發光
　微小如山邊的
　　一星燈火
可是當我們
　向前走近
那天空就如節日的烟花
那地上就如
　千紅萬紫的織錦
一切的美德、智慧與理想
都將在我們的友誼中
　張燈結彩
　燦爛輝煌

親愛的朋友
早就把我的手交給了你
還有我的心
還有我的生命
我還剩下了什麼
剩下的
是你的信任
　你的默契

在你的信任裏
在你的默契裏
我才像一條生龍
　一頭猛虎
你就像那滿風的帆
掛在我的桅杆上
衝過那重重的驚濤駭浪
　在我流血的時候
　在我受傷的時候
　即使我筋疲力竭地倒下
我們的友誼

仍放射着不滅的光芒
照亮了我含悲忍痛的笑臉
讓我養病　給我療傷

對這世界
對這人生
我一無所求
只要你的信任與你的默契
常在我的血管中奔流
只要友誼的花朵
常在我心中開放
我知道世界上
最堅韌的
仍是我們的友誼
讓那些挑撥與離間
　誤解與譏笑
像落葉一樣隨風飄轉
我們的友誼
是一棵常青的大樹
挺立在歷史的空間

這個世界
就在我們友誼的軸心上旋轉
使我們的膚色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信仰
溶成一片
　告訴那路邊的小草
　告訴那山裏的清溪
　告訴那空中的雷電
　告訴那遍地的風雪
我們的友誼
已經牢牢地
抓緊了人類的未來
思想在活躍
靈感在飛翔
時間永遠在我們的友誼中
　縱情高唱

一九七八・十・十五・寫於香港

即景三題

浩泉

中秋

（一）維多利亞公園

圓月像一個銅盆
　一面明鏡
　掛在天上
花燈開在樹上
　似一串串秋天的紅果
　閃閃發亮

用紙杯做成「燈杯」
如一列城堞
把草地圍成一個個營地
　還有遠處燈火飛竄
像秋夜的流螢

氫氣球吊着花燈
一個個地向高空上升
　直向月宮飄飛
安慰那寂寞的嫦娥

（二）山頂公園

「高處不勝寒」
再走下這小山谷的盆地
我遂浸於一盆冰凉的澄碧

透明的　濃濃的霧濕
這樣的月光浴
簡直如在夢裏

「業主」夢

每當被加租
每當被迫遷
我就會發「業主」夢
可是　我的夢
一次次地給無情的現實
敲得破碎

並非眞的想當業主
只是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巢」

「分期付款等於交租」
這是個極大的誘惑
明知是一個枷鎖
明知十年是「監期」

可是——
我連坐牢的資格也沒有！

廣厦何止千萬間
可我憎恨它！

炒樓熱

股市的瘋狂症
已傳染到地產市場身上
炒樓　炒空中樓閣
炒申請紙　炒排隊的位子

香港人有的是紙幣
通宵達旦排隊買樓
金山也難有此景致

地產眞的是一塊黃金
摸摸它就發財？
當心它成了燙手的火棒！

露宿

韓牧

醒來是夜
是我　躺在夜的曠野

背脊下的荒草的下面　是廢墟
廢墟就是曾經閃亮的繁華
繁華壓着繁華壓着繁華
有一千層還是有一萬層
層層叠叠壓向地心
塑膠壓着玻璃
壓着瓷片壓着青銅器
壓着彩陶的水渦
壓着黑陶白陶的奔雷的形象
新石器壓着舊石器
最底層
壓着盤古王開天闢地的
那一把石斧

而這裏　是最上層
夜風翻着頁子的
一本薄薄的手寫的詩集躺在現在
躺在一套凌亂的二十四史的上面
二十四史
凌亂在凌亂的人類文明史的中間
下面　是深廣無極的美麗的神話
誰都知道　但誰知道爲什麼
凡是神話總是美麗的

無數的天星閃爍着
無數條色彩各異的光
穿過夜　投向這手寫詩集的
焦黃的封面
注視封面上橫寫的書名
含蓄的書名是兩個渾圓的句號
墨瀋濃重
看得出是一枝又舊又爛的毛筆寫成
有筆毛脫落
在墨痕的外圍

這一個書名
要概括二十世紀
博大又精微陽剛又陰柔的意象
水與火
花與血
從屬與獨立
分裂與統一
束縛與解放

這一雙深邃的渾圓的黑星
向上輻射出無數條黑色的航道
有影而無形的航道
向無數個色彩各異的發光點
穿過它們　繼續前進
向永恒的另一端

一本詩集躺在夜的曠野
在世界大地圖的懷中　睡着了
封面上的書名
一瞬間褪了色

名字

——給E・L・

凌亦清

好像有誰對我說
名字畢竟是名字
宜簡　不宜繁
可短　不可長
近同意思的詞彙
上一代有上一代的庸俗
這一代有這一代的重覆

今天我聽到你孩子的名字
來自大西洋那邊
兄叫岸　弟叫橋
黃是姓　又是這邊故鄉
民族的膚色
橋總要把岸的兩邊連接
這樣的名字總教人歡喜

你和我的名字
也許都不會永世長存
但我們都知道
歷史原是人類的傳記
人類
原是千萬個千萬個
共同的名字

難道不是很好的祝願

好像有誰對我說
名字不過是個代號
粗粗略略地區分我和你
男或女
或許是
你在家中排行的名次

好像有誰對我說
名字有很深廣的含意
祥瑞美好是希望
仰父　慕慈　是悼念
方雨　海生　秋嬰
緬懷那一段時間
那一個季節
那一個故事
國强　偉程

論新亮月

旬原

今夜
我要登高
我要攀着嶙峋的山石
我要抓着雜亂的叢草
我要登高
我要去觸摸
那圓圓的
那亮亮的
月亮！

今夜的月亮
不在天邊
她在山頂
我們尖錐的山頂
支着她的圓心
今夜　她亮在山頂
今夜　她轉在山頂

我笑科學家笨
你們爲觸摸這一面小小的鏡
費多少寶貴的心思
我笑太空人傻
你們何苦受盡宇宙船顛簸之苦
到億萬里外的太空去摸月

今夜
我要登高
並且我要向世界
破「一個月亮」的學說——
月　不只一個！

因爲——
就在今夜
就在我那遙遠的家鄉
就在我家屋後的那一座
長滿熱帶灌木叢的小山上
也有一輪
明亮的月

月　不只一個！

雀局

（下）

金依

阿志答應週末帶呂婉貞到澳門玩兩天，呂婉貞道：「這有什麼用？玩了這兩天回來，你不還是把這個家作旅店？人家說你還要去做總管，做廠長，更不用回家了。我就不相信那些做了總管，做了廠長的人都不要家庭的，都要每晚去應酬的！」

「不錯，我正在替人籌備開新廠。」阿志道：「我還是新做這樣的事，應酬自然多一點，又要顧內又要顧外，應酬老板，行家，伙記，多少事要做？你也不諒解我，要我做一輩子牛工嗎？」

夫妻倆吵個沒完，矛盾還是沒有解決。

星期五晚，阿志果然買了兩張水翼船票，交給呂婉貞，叫她收拾簡單行李，明天到澳門住一晚，便又出去了。臨走說可能很快就回來。

呂婉貞煩悶，雖然有氣，想到如果不去，阿志以後更不會約她出去了。因此，也無妨去散散心，玩兩天再說。於是，便收拾了證件，幾件衣服，放在一個旅行袋裏，準備明早便去搭水翼船。

這一晚，她又接到阿萍的電話，約她打牌，又是那幾個人，包括「寂寞的」馮先生。

「今晚我不來了。」呂婉貞道：「明天我要到澳門去。」

「有事嗎？」阿萍問：「爲什麼忽然要出門了？不是兩口子又吵架嗎？」

「阿志要帶我去玩兩天。」呂婉貞道：「大概因爲我吵得他多了之故吧。」

「你明天才去，今晚打幾圈，有什麼關係？」阿萍道：「馮先生在這裏等你呢！」

「對不起，阿志可能早些回來。」呂婉貞道：「多久沒出門了，今晚還是早點睡的好。你們另外找人吧。明天請你代我請假。」

呂婉貞推了阿萍，一心一意等候阿志早些回家。

她還是一個人，在那小屋子裏，看電視。

「歡樂今宵」節目結束了，藝員們齊齊的向她唱了：「各位觀衆，晚安！」阿志還沒有回來。

跟着的是一個恐怖片集。

那些奇形怪狀，難看的面孔、眼睛，不斷在螢光屏上閃動。

呂婉貞獨自一個，有點害怕，她去按鈕轉台，却是唱歌，她不喜看歌唱節目，把電視機關上了。

但這一來，一屋子更加寂靜了。靜得她有點害怕，又惦記着剛才恐怖片集的發展，只好又把電視機開了，仍看那恐怖片集。

她多盼阿志快點回來，伴伴她。然而，片集結束了，阿志還是沒有回來！

她心裏又煩躁了，明明答應很快就回來的。午夜還不見回，早知如此，她答應阿萍去打牌，倒還有幾個人相伴。

螢光屏上轉了一個古裝故事片集，有點沉悶。

呂婉貞不知不覺就睡着了，坐在椅子上，對着閃動的螢光屏。

當她被推醒時，也不知是什麼時間，阿志去把電視機

熄掉，對她說：「上床睡吧，明天要早起床呢！」

她睡得正酣，也來不及抱怨阿志這麼遲才回來。

第一天一早，阿志帶她去搭水翼船。呂婉貞揹了旅行袋，阿志也有一個。

水翼船上，阿志打開他的旅行袋，拿出一些紙紙簿簿，和一個電子計算機，不知算些什麼。

「你的事業心眞那麼重？」呂婉貞又不高興了：「我們來渡假，還是辦公？」

「公私兩便。」阿志道：「新廠快要開了，這是我的一個機會。我到澳門原是要找個人，看一間廠。這人才是大老板！」

「哎！原來還要找人，看廠，還要不要打牌？」呂婉貞道：「那又何必叫我來呢？」

「我只要很少時間。」阿志道：「你知道，我是沒有經驗的，如果我上場，我不能沒有表現。你也希望我步步高陞吧？」

「不希望！」呂婉貞道：「我不希罕那些。你一份工我一份工，也不是過不去。我看過有些做管工，做廠長的，廠倒了，或者換了東家，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們給換了就高不成，低不就。我早叫你不要賭這種運氣，你偏要去，精神時間花了許多，我不知道有什麼價值！」

「你眞是婦人之見！」阿志道：「跟你說也多餘，說來說去那幾句，眞掃興！」

一路吵着，到了澳門。

阿志要先去找人，看廠，呂婉貞不肯，阿志只好先找到一間公寓，租了房間，然後僱一輛的士，在澳門兜了一個圈，便到娛樂公司那隻賭船上去。

兩個人去賭骰寶，賭了幾舖，有輸有贏。呂婉貞只是玩玩散散心，不贊成落重注，況且他們帶來的錢也不多。

阿志一心惦記着去找人，讓呂婉貞自己下注，他去打電話。

那人約他馬上去，他不能不答應，便忽忽對呂婉貞說：「你自玩一會，我去去就來，很快的！如等不到我，你先自回公寓去！」

呂婉貞反對，但是，阿志已跑掉了。

呂婉貞一個人在賭，沒有心機，很快就輸得差不多了，而阿志還沒回來。

呂婉貞十分氣憤，她離開賭場，回到公寓，還是不見阿志。

她覺得此行沒有什麼意思，恨阿志騙她來，又丟下

她，便取了自己的證件和衣物，自回香港去。

回到家，已是傍晚，又是獨自一人，她又有點後悔了。

打個電話給家姑，家姑却帶了她兒子球仔出去了。一憤之下，她又打電話給阿萍。接電話的却是馮先生。

馮先生道：「她丟下我，自己去探朋友，我一怒自飛回來了！」

「你不是去澳門嗎？」馮先生問：「怎麼沒有去？」

「去了，不好玩，便回來。」呂婉貞道：「你們不打牌嗎？」

「我到了這裏，才知道阿萍她們加班。」馮先生道：「我正要走了。你怎樣？有空嗎？我們遊車河去吧。遊完車河，她們大概加完班，可以打牌了。我現在就來接你，在你路口等你。你出來吧！」

呂婉貞無可聊奈，便出去了。

馮先生的車子很快就到，載了呂婉貞，一直駛到飛鵝嶺。

沿途比較靜，呂婉貞有點心慌。

車子在一個土坪停下，馮先生叫呂婉貞下車看風景。

山下是九龍市區，暮色四合，那些馬路上，許多汽車，繁忙得很。

「澳門不好玩麼？」馮先生走到呂婉貞身旁：「你不是說，要去過夜的麼？」

呂婉貞嘆了口氣，搖了搖頭，提起這件事，她就不開心了，心裏煩得很。

「坐一下，」馮先生指着面前的石塊，

並且掏出手帕，小心地把石塊拂乾淨了，自己先坐下來，呂婉貞也只好坐下來了。

「對不起，我無心提起你不愉快的事。」馮先生道：「我不是一樣麼？和太太一起到日本，她丟下我，自己去探朋友，我一怒自己飛回來了！」

「你也——」呂婉貞驚異地看着這位馮先生，不料彼此遭遇如此相似！

「難道我不可以自己找朋友？」馮先生道：「爲什麼我要長期受冷落？我找阿萍她們打牌，談談笑笑，熱熱鬧鬧，不比獨自在人地生疏的地方受冷落好得多嗎？」

「眞是！」呂婉貞道：「有這樣的人，把我丟在賭船上，自己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原來你的遭遇也跟我相同！」馮先生道：「我跟你，算是同是天涯淪落人了。不要緊，我們現在在一起，不是談得很投契，很開心嗎？我們不是一樣可以尋求溫暖，尋求快樂嗎？」馮先生說着，一隻手試探地搭上了呂婉貞的肩膊。

呂婉貞想起和阿志到澳門的事，心有點亂，一時沒有覺察，而馮先生那隻手，不知不覺已經攬着她的腰了。

「我跟你，眞算得上知心。」馮先生低聲道：「阿萍她們只會陪我打牌，却說不來知心話。今晚牌也沒得打，只我們兩個，更好了。我們安排一晚節目如何？吃晚飯，然後到夜總會，歡樂一宵！」

「我——」呂婉貞吃了一驚，發覺馮先生攬得她更緊了，她一時又不好意思擺脫。

「你先生今晚不會回來的。」馮先生道：「我們男人知道男人的事，無論他編的什麼理由，總是有他的路數，特別是去澳門！」

「你是說——」呂婉貞疑惑地問。

「找朋友呀！」馮先生神秘地閃閃眼：「所以，我們也不妨去找朋友。」

馮先生把呂婉貞擁得緊緊的，呂婉貞害怕了，看馮先生這個態度，她也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

「我們走吧。」她要站起來。

馮先生放開了她，說：「上車吧，我們先去吃飯。」

夜色四合，又是荒山野嶺，呂婉貞只好跟了馮先生上車。

馮先生開車下山，說了許多對呂婉貞「傾慕」的話。

他把車一直駛到油蔴地，到停車場停了車，帶着呂婉貞到一間豪華的酒樓。

揀了個位子坐下，馮先生點了幾樣精美小菜，說：「樓上便是夜總會，吃過飯，我們再到樓上，之後，我送你回去。」

因爲呂婉貞坐得不安穩，馮先生這話，是有意先安她的心。

但呂婉貞要去打電話。

她先打電話回家，沒有人接，表示阿志確實沒有回來。

她又打電話給家姑，已經回來了，說：「球仔發燒，剛去看了醫生。睡着了，沒甚事。你們說去澳門過夜，怎麼就回來了？明天不用開工，你就來帶帶球仔吧。」

以前週末，呂婉貞是帶球仔回家，讓家姑休息的。只這次因爲要去澳門，沒有去帶。

她答應了家姑，惦記着球仔，怨恨着丈夫，又害怕着馮先生。

她的心很亂，今天雖然悶，但獨自跟了馮先生出來，她不知道有什麼後果。

她跟馮先生不熟，但今晚馮先生的語言動作，明顯有挑逗性。

今晚未必有什麼事，但也是說不定的。

她放下電話，躊躇着了。

酒樓上，有小家庭團在一起吃飯。夫婦，兒女。

她恨阿志，但惦記球仔。

她還是要照顧球仔。

她走到馮先生面前，說：「對不起，我孩子病了，我要立即回去。」

「應該回去。」馮先生忙道：「只是菜快來了，吃過飯，我馬上送你回去。」

「不，我現在就走。」呂婉貞道：「不勞你送。眞對不起。」

「我馬上送你。」馮先生站起來：「並接你孩子去看醫生，然後——」

「不用，謝謝！」呂婉貞轉身便走，馮先生招呼侍者，她已跑落樓梯。

她知道她這樣似乎不近人情，太不給馮先生面子。但她也知道，她這樣做會好一些。

到了樓下，截了一輛的士，回家姑家去。

忽忽趕到，球仔醒了，正在哭，家姑忙着。

呂婉貞把球仔抱在懷裏，她哭了。

家姑說：「球仔沒甚事，你哭什麼？」

呂婉貞也不知道哭什麼，她心情很複雜。

門鈴響，有人開了門，進來的却是阿志。

阿志臉色很難看，但見了呂婉貞，似乎寬心了些。

「我回家不見你，還以爲你又去雀局。」阿志道：「阿萍家也沒人聽電話，原來你在這裏，我們回去吧！」

「雀局，雀局，你只記得雀局！」呂婉貞發話了：「你除了雀局，還有什麼？你還有我們嗎？」

「婉貞，對不起。」阿志道：「我算得到教訓，應酬策劃了許久，今天見了這老板，原來他已經改變了主意。」

「你做不成總管，廠長了！」呂婉貞冷笑道：「繼續去應酬吧，你會做到的！」

「算了。」阿志道：「我一聽他說改變主意，就跑回去找你，直到現在馬不停蹄，我不能爲此失去一切！貞！我們回家吧，以前的事，粉板字，抹掉算了！」

呂婉貞拭了淚，小心地抱起又睡着了的球仔，站起來，向家姑道別。

到得街上，他們搭小巴回家。

車過新蒲崗，呂婉貞看見馮先生駕着車子，心神不定，左張右望，眼睛像獵犬。

她心裏慶幸沒有成爲獵物，也慶幸阿志沒有成爲獵物。

她把球仔抱得更緊，更緊。（完）

插圖：阿立

阿志臉色很難看，但見了呂婉貞，似乎寬心了些。

秦松

也是風雪小品

一

雪落着，風吹着……

街道躺在那裏好像是在休息，不，好像是病在風雪中。

行人和車輛都少了。

人不怎麼忙碌，車也不怎麼叫囂了。

我走在這樣的街道上，我不是在風雪中趕路的歸人，也不是在風雪中賞雪的雅人。我是去參加一個什麼文學座談會的行色並不怎麼匆忙的行人。

風自吹着，雪自落着。

沒有人去理會，也沒有人去唾罵，過於冷靜的似乎令人無奈和不耐。

商店的門是半開着的，由於過於冷靜的季候，帶來冷淡的生意。

是的，冷靜的冷淡的又迷茫的風雪，有人在問，什麼時候才能停止？風雪沒有回答。

人們被冷落的情緒像是在積壓的雪，越來越厚也越來越重了。壓的透不過氣來的時候，沒有生命的物體也會被壓出生命的吶喊和怒吼吧！

二

雪落着，風吹着……

我走過一條冷落的街道，記不得那條街道的名稱了。在街口上，在有很多英文和猶太文的招牌裏，有一個中文招牌的小雜貨店。在半開的門裏，有一個老人，對着外面的風雪張望，或者是等待生意的焦急。但是，又很安靜而和平的，是我們平常很熟悉的那一張中國老人的臉孔和表情。

我不是趕路，也不是需要買什麼東西。可是，這一張臉孔和這個小店，吸引着我要進去看一看。我就決定買一包香煙而進去了。

當我進去的時候，他顯得有一點緊張起來。也許是看出我不像是來買東西的，也許是把我看成一個日本人了。當我以普通話說要買一包香煙的時候，他笑起來了，在他桔子形蘋果色的圓臉上。也許是冬天他才有這樣臉色的吧！

他瞭解了我的來意，也知道了我是什麼「人」，他對我有了信任。我們就這樣開始談起來了，他以廣東音的不太流利的普通話。我知道他也是如這裏的許多華人一樣，來自中國的廣東。

他是一個人開的這個小店，很久了沒有人照顧，不必問，看得出是很辛苦的。但也看得出他很强韌，從他矮胖的身體和厚實的神色上。

他的生意「馬馬虎虎」，可以生活。他並不担心有沒有生意，他最緊張的是怕人偷盜和搶劫。他說這裏有很多野孩子和流浪漢，尤其是在風雪天出現。難怪開始時他對我緊張，他把我也誤會成搶掠的「强人」了。當然我也不是什麼「文人」。

我沒有很多時間，沒有和他談的很多，只是想以後有機會再來看看他和他詳談。他說他也希望我能常去，不一定要來買什麼東西。

三

雪落着，風吹着……

每在風雪天，我會想起這個老人和這個小店。很多時候了，我一直沒有再去看過他和多買一包香煙。心念難釋，草成此「也是風雪小品」的記憶。

雖然現在並不是冬天。

一九七八，九，三，在紐約。

籃菜的媽媽

（外一章）

張默君

前兒看見有個孩子在翻他們媽媽的菜籃，方才知道，今天的孩子，對媽媽的菜籃的興趣，跟我們兒時沒有兩樣。那菜籃，像是個會變戲法的魔術籃子，可以變出許多美味食物，永遠吃不完。

現在的媽媽們上菜市，多半也跑跑超級市場，因此，孩子們便可以在她們的菜籃裏面，找到菓子仁朱古力、牛油百力滋、泡泡糖、曲奇、葡萄乾餅、甜合桃，甚至雪糕等等；許多時候，電視廣告才出現了不久的食品，不多時，孩子便可以在籃子裏找到了，說奇妙也不奇妙，想來又眞的有點奇妙，即使今天，早已做了幾個孩子的父親了，回想起兒時媽媽那隻菜籃，仍是無限眷念。

記憶中，媽媽的菜籃是用籐皮編織的，每天買菜回來，把東西掏空了，便掛在廚房的門背後，給煙火和油漬天天薰染，時日一久，便成了炒栗子一般的顏色，油亮亮的，跟別的媽媽的菜籃，看上去沒多大分別，但如果在很擠的菜市場，只看籃子，我還是可以把媽媽尋得到。

有一次下了課，挽着個籐芯編織的書篋，跑呀跑的，快到家了，猛地看見街頭那家雜貨舖的架子上，擱了一隻菜籃子，眼前頓然一亮，分明是媽媽的菜籃，一定是還要買些什麼別的，不方便提着一塊走，暫時寄放在那裏，想

着媽媽不會離開得很遠，便站在雜貨舖外面守候，時常望望那菜籃，越看越嘴饞，眞想拿了下來翻一翻。

媽媽是從苦難日子中過來的，因此對食物很重視，我從她那裏，幾乎沒有得到過什麼玩具，零食方面，或多或少，總是不缺。那時我家環境很不好，媽媽買的菜，總是菜多肉少，但是在那隻籃子裏，每次必有我喜歡的零食，有時是一段青皮甘蔗，一個杧菓，要不是有幾個番石榴，便會是一塊甜糕，一塊糯米糍，笑口棗等等，每次總是只有那麼一點點，好吃得很，越吃越嘴饞，有時明知掛在門背後的菜籃早給掏空了，悄悄的去找一下，竟又給找到一包黃薑糖或是炒白豆。媽媽藏起來不是要自己吃，她是從來不捨得花錢吃零食，只是留着以備不時之需，好拿出來逗她的孩子高興。

我以前從沒理會過媽媽菜籃裏的食物怎樣，怎樣會跑進菜籃去，只知道媽媽提了菜籃到菜市場去轉一趟，回來便又有東西吃。媽媽的戲法眞多，我每次都不可能猜得到菜籃裏會變出什麼來，滿街都賣香蕉的時候，媽媽却帶回來一包紅辣椒炒鹽蛹，以爲會是一把荔枝，却是兩隻炒熟的桂花蟬和一把水甲由，總之永遠無法猜得着，但每次都叫人驚喜不已。

長大了之後，離開了媽媽獨立生活，時常都可以吃到好東西，當然也吃過甘蔗、包粟、笑口棗和炒米餅等等，可是眞奇怪，總不及那時媽媽菜籃裏面的好吃，就像天下美味，全在媽媽的菜籃裏，不是在盛筵上。

現在的孩子，可以在媽媽的菜籃裏找到更豐富的食物，這些食物，多半都是由機器製造出來，跟我們以前的食物有點兩樣，但是不要緊，到了孩子的小嘴巴裏，都是一樣好滋味。

媽媽年紀已經老大，有時與我談起往事，總是有點抱歉，說以前沒有過什麼好東西給我吃。實在不是，她已經給我吃過世上最美味的食物了。

現在，看見孩子們圍住他們媽媽的菜籃，又興奮又緊張的在叫嚷爭執，哥哥說弟弟是小霸王，弟弟說妹妹拿去了他最喜歡的雪糕威化，看着看着，心裏便昇起了一縷甜絲絲的感受，知道他們長大了之後，也一定像我，會記得媽媽菜籃裏的好吃食物，別處再也尋不到。

祭神食物

媽媽是舊式女人，相信還神許願以及因果報應的事。

在香港住了幾十年，除了拜祭先人靈位外，也拜門口土地，賜福天官和灶君老爺。這些祖先和小神，自幼看慣了婆婆和媽媽膜拜，還不覺得怎樣，就是很不慣看見媽媽每年一二趟，老遠跑去拜黃大仙。後來還參加了一份神會，每個月供些錢，臨到晚秋神誕，會首將日常收集到的會銀，買了燒豬菓品，備辦香燭燈油，請一部大貨車，一併送了去祭神，在大仙前面陳上各宅名冊，這大抵在於叫大仙知道誰有神心，便知道去庇祐誰。

祭神後的一切食物，人各一份，主要是一二斤香噴噴的燒豬肉，此外有茶葉、生菓、小煎堆、小燈籠，年前金價低，每份還配搭一個三四分重的金戒指，後來物價上漲，金價亦到了高峯，不送金戒指，改而送幾個染紅了的熟鷄蛋。

媽媽對這些祭神食物十分重視，認爲拜過大仙，吃了會消災解難，無病無痛，一切順景，必要家中各人分吃一點，不吃就不高興。後來我結了婚，在外頭成了家，她每年分派了燒豬肉，也要不憚奔波，老遠送來。再後來我與太太分了居，孩子與他們媽媽一個住處，我一個住處，她也要老爸爸分別送來。

神鬼的事，我從來不相信，因此對媽媽的迷信於黃大仙，很不以爲然。記得有一年，爲了好奇，特地跟媽媽乘了大半個小時很擠的公共汽車，一起到黃大仙廟去。這家大仙廟所在地，以前是個龐大的木屋區，藏垢納污，它則在山坡脚下，俯瞰着這個木屋區變成一個公共屋村，由於香火一年盛似一年，廟子也漸漸建設得體面起來。

那一次隨媽媽走進去，只見堂內庭外，一片迷漫煙霧，薰得人眼淚直流，刺鼻的香燭元寶氣味，嗆着呼吸，叫人想打噴嚏。原來此日神誕，求神許願的善男信女特別多，庭前、石級，以至神壇四週的地面，全是跪着膜拜叩頭的人；點着了香燭元寶拿到大聚寶盆去的人，個個臉容虔誠嚴肅，走路的姿勢，却像踩少林寺的梅花樁，步步爲營，看看那處有個小空檔，方才把脚插下去，因爲俯伏地上的男女太多，我立足處的脚邊，就有一個頭顱以額觸地，一綹束起來的秀髮垂在我的脚背上。

廟內的景象眞是奇異，拜神的人，不全是像我媽媽般衣着舊式的人物，許多人還十分年青，男的有些還穿西服，結領帶，女的却是穿迷你裙，跪下去向神一叩頭，後邊就不免春光微露，但在大仙前面，看似沒有人生着邪念，只見大家被煙火薰得臉頰通紅，太陽晒得汗涔涔如雨下。

那時我冷眼旁觀，覺得這些人迷妄而可憐，昏頭昏腦地去爭着拜個木偶，很是可笑，因此有一年，媽媽又拿來了祭過神的燒肉和菓品，叮囑着必要吃，我碰巧那時樣樣不遂心，有點煩躁，便說了生氣話：「要是黃大仙這麼靈，你年年去拜它，我會這麼倒運！」

媽媽聽了也不生氣，只是說：「大仙保祐，身體健康就已經很好。乖一點，吃了吧！」

她說這話時，我已經三十幾歲，媽媽還在把我當小孩子哄着。一聽，心就軟了，想着不該生媽媽的氣，連忙在她面前吃起來，好叫她看了心裏安慰。

媽媽雖然迷信，却很有分寸，也沒强我在她的偶像前合掌禮拜，也沒强我吃神前的香爐灰，充其量，也是把一小紅包拜過神的粗茶葉，泡了茶叫我喝，其他祭神食物，又是很好吃的食品，看我喝了吃了，她就放心。

昨兒，媽媽又叫老爸爸把神會分派下來的食物，分成數份，一份送去給孫兒們，一份特地送來給我。下班之後，我就把那些食物當晚餐吃。

這是一頓寂寞的晚餐，很奇怪，像這些燒肉呀，小煎堆呀，給染得油膩膩的紅鷄蛋和水菓等，平日也會吃得到，現在却有一種很特別的滋味，好吃得差點要掉出眼淚。快四十歲了，媽媽亦已年紀老大，年年都冀望神明助她庇祐兒子，從中便得着無限安慰。除此之外，我又給過她什麼別的安慰呢？媽媽的迷信是可以理解了，如同今夜，我迷信於媽媽的祭神食物竟是天下難得的美味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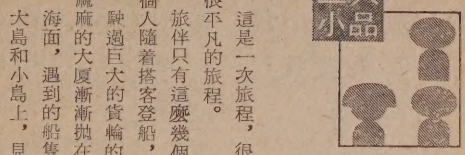
新加坡短篇小說第二集出版

禾 子

亞洲海涅曼教育圖書出版公司（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最近出版了《新加坡短篇小說集（第二集）》。（Singapore Short Stories, VOL. Ⅱ）由羅伯特·姚（Robert Yeo）編纂，共一百二十八頁。

從這本小說集第一部分各篇中，讀者可以接觸到作者們刻劃的各種人物，健談的出租汽車司機、推車叫賣的巴基斯坦小販和在中旁談笑着做洗刷工作的婦女。第二部分編選的，則大部分反映了新加坡在不斷追求現代化中出現的故事，讀者可以看到不同作者筆下各種人物的羣像與遭遇，其中有孝順的子女、悽慘的寡婦、貧困的親人、有事業心的女郎、有理想的青年、老人與青年之間的鴻溝、潦倒的作家和鄉村流浪漢的變化。此外，有好幾篇則在描寫生死與愛情的人間常事。

這部小說集可說是從小市民生活好些側面反映出來的新加坡社會的一般面貌。



小村夜宿

阮妮妮

這是一次旅程，很短暫，也很平凡的旅程。

旅伴只有這麼幾個，下午幾個人隨着搭客登船，船開航了，駛過巨大的貨輪的身邊，密麻麻的大廈漸漸拋在後面。

海面，遇到的船隻越來越少，大島和小島上，見到的建築物越來越疏落。深深吸一口氣，滿身凡塵恍惚隨一口氣吐乾淨了，胸襟又恍惚可以降落最巨大的諧和式飛機。

霧漸濃，暮色四合，船行了個把鐘頭，大島小島在身邊掠過，噢，這島上有幾間屋哩！過了一會，又是沒有屋子的小島一個一個出現，海上靜寂了，只有我們的馬達聲。

一個很小的碼頭出現。

「到啦！準備上岸！」

「噢！走了兩小時。」

登上的只有我們幾個人，碼頭所見的四週，沒有商店，沒有房屋，迎接我們的是一堆山石，一條小路，一排相思樹，以及山邊和路邊的雜樹野草。

小路轉彎，一個海灘在望，近灘三幾家房子，靠山

道花・茶道・書道

張茅

參觀日本花道與書道展覽，在這些墨跡與花葉身上，不難找到中國古遠的足跡，在我想來，日本的花道、茶道與書道，最能找到兩個民族之間酷似的地方。

日本的花道，是中國的「供花」，把鮮花插在水瓶供奉於佛，這是魏晉之風。唐代的插花藝術顯得多采多姿，插在盤上的稱盤花，插在瓶中的稱瓶花，還有掛花、吊花、簡花，現在我們養花和插花大抵還是這幾種方法。現在的花會，盛唐時代已經非常流行了。

日本今日流行花道，也許要感謝明代一位名叫袁宏道的人，這位名士寫了一本《瓶史》，一六九六年在日本翻譯出版，對日本插花藝術影響很大，產生了「宏道流」的流派。

日本書道，擅寫行書與草書，運筆與用墨比中國書法自由，他們用鋼筆的方法執筆，偏鋒凌厲，與中國講究中鋒大異其趣，現在書法又使用了皴、擦的筆法，喜歡用濃淡混合的墨色，把水墨畫的技法用到書法上。近代的日本書家又創造了彩色書法，以幾種顏色寫一個「花」字。然而，我們依樣看到王羲之、顏眞卿、柳公權的遺風，這一股文化之風早在八世

腳，在林蔭裏散落村屋十數家，已經是黃昏了。這是我們夜宿的小村。島外汪洋一片。

主婦爲我們做晚餐，吃畦上採來的菜，籠裏拿出的雞……。飯後閒話，沒有一句世俗之語，坦率、舒暢，像路邊的溪水。

夜色四合，有人提醒說：「怎麼就一點鐘啦！」

有人大叫一聲：「我們開始燒烤！」

人的魔力

林楓偉

舊居有一個小院，院子裏的一角有個小竹叢，那時候沒有想到什麼，這片竹叢給我的印象是：根子爬得很遠，穿過了牆，在牆外別人的地方平地而起。

現在，到沒有院子和竹叢的時候，才懂得竹的妙趣。

一根竹平平無奇，然而，千奇百態的東西却在竹片、竹管和竹的根子出來。

我曾經看過許多珍禽、野獸和人，有蜻蜓、松鼠、鍍魚、螃蟹、鰲魚、獅子、駿馬、驢子、九螭、梅花、荷花、佛手、石榴、仙女、壽星、漁人、雅士，……無不是竹子給了他們生命。

這就是"鬼斧神工"，刻在一片平凡的竹子上，一片竹子產生了藝術上的魅力。

過去，常有這樣的"鬼斧神工"，這些鬼斧和神工遠在一千多年前便有書籍記下他在鳥籠上刻了宮室和人物花鳥的事跡。以後在竹刻藝術上又分爲嘉定派與金陵派，出現過朱松鄰、朱纓、濮仲謙這些明代的名家，但在書畫和其他藝術領域中，竹刻是被人忽視的。竹的堅韌，難以運刀，創作上的難度並不亞於木刻和其他雕刻。

我看過圓徑不到寸半，長不及三寸的竹上，用"高浮雕"的技法雕出數十個人和層層疊疊的怪石、古松、山谷、幽徑、和岩洞。

"鬼斧神工"，說的是鬼神的魔力，眞正備受讚賞的是人。

奈良時代吹到日本。這是一千多年前的足跡，今天，接着這些足跡走下去。

綠葉欣欣

朋友T君是個忙人，又挺愛工作。每次見到他，總聽他說幹這樣、幹那樣，或者正在計劃着些什麼。他精神飽滿，侃侃而談，教人感到他是樂此不疲的。

月前專誠到他家裏探訪，想不到這位忙人在書室的窗檻上，種滿了花花草草，大盆小盆的，算來竟有二十盆上下，而且都欣欣向榮。幾乎可以說，他在小小的房子裏，造出一個碧綠的世界。

當我走進他家裏的時候，他正在侍弄着一盆什麼，見有客到，連忙把手揩淨，熱情招呼。說閒來無事，就是種點花草過日子，這玩意兒頗能怡情悅性，甚至還可以延年益壽的。

我說：「你哪裏有什麼閒？一天忙到晚才眞。倒很佩服你忙裏偷閒，竟栽了那麼多東西，成爲一種特別的財富，這樣發展下去，大有可能當上個園藝家了。」

「園藝家？」他笑着說：「小學生罷了。這個我是不大懂的。」跟着就向我介紹那一盆盆的小玩意：紅竹草、虎尾蘭、巴西鐵樹、玉蓮、蚌花、竹節蘭、非洲紫羅蘭、安亞蓮、米仔蘭、鶴頂蘭、花葉萬年青。還有一種，他不知人們叫它什麼名字，葉子的背面是紫色的，聯想到廣東鼎湖山有一種紫貝天葵，就叫它做紫背草。

他說：「這全是極其平凡的花卉，連一個小巧玲瓏、會開出精緻悅目的小花來的仙人球都沒有。敝帚自珍，總算是花了自己一點心血的，覺得也還可看。不過，搞這些小玩意，與其說是有意爲之，不如說是逼出來的。」

「這句話怎麼說？」我表示領會不到了。

他說：「多少年前，巴西鐵樹曾經流行一時，一截木樁，在一個或兩個分枝上長出葉子來，青青翠翠的，經久不落，繁衍起來，呈茂密之態，而且易於栽培，放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只要每天澆點水就行了。於是我買來一株，放在窗前，戲說搞點綠化，其實無暇去侍弄，只因它粗生粗長，你不大管它，它還是默默地成長起來。

「其後是一次郊遊，在朋友的園子裏過了半天。園子裏不少花葉萬年青，有些還是野生的，朋友不經意地砍了一兩支，說送給我帶回去。看來這又是易於培養的品種，也就樂於接受。回家後把它栽在盆子裏，放在一個角落，不意它就這樣伸展起來，葉色青青，榦也青青，鮮嫩而富生機，那股長勁實在有點驚人，一下子就高達五、六呎。後來才知道，這是照晒陽光不足之故。

「其後去探一位朋友的新居，他夫婦倆在陽台上種滿了花草，不僅生意盎然，而且花開不絕。這對我可就頗有吸引力，覺得這種生活情趣該是人生所不可少。早就聽說愛弄花草的人，最喜歡多找些同道，不僅把此中樂趣說得天花亂墜，而且願意把他心愛的東西分贈。這對夫婦正是這樣，當我告別時，他們就送我一盆虎尾蘭，深綠帶點花紋的葉子，看來像什麼樣的工藝品，那個宜興盆子尤其名貴，四邊都雕了花，題了字的。

「其後不知怎的，一些朋友竟說我愛弄花草，於是有的送來紅竹草，有的送來吊蘭，有的送來蚌花，有的送來非洲紫羅蘭，……都是小盆子，嬌小玲瓏。雖然他們把東西送來的時間有先有後，但終歸是幾乎把窗檻佔滿了，一時顯得綠滿窗前，偶爾竟會感到陶醉。

「這時，不管你有沒有餘暇，每天總得擠點時間去給花兒草兒澆澆水，進而要給它們修剪修剪或者鬆鬆泥土加點肥；不管你有沒有學識，也總得嘗試這樣那樣的侍弄法，看到花草生長便引以爲樂，看到它們枯萎便引以爲憂，而在或憂或樂中，便積蓄了多少經驗，哪怕還僅是小學生，也總算走入門路。

「這時，你看見街邊的花檔，就不期然而然地多瞧幾眼。那洒金榕實在標致，特別那些幼葉的有特色；那洋紫蘇的嫣紅的花葉眞好看，小小的一盆不會賣得太貴吧；

……這樣思思想想，就幾乎忘記了要去擠巴士上班。如果偷得浮生半日閒，去逛逛公園，走進那個蓋着玻璃棚的園中之園，欣賞欣賞那名目繁多的觀葉植物、熱帶花卉，有時眞是會想到，把它們都拿到自己手裏可就妙了。

「這時，一些花草生長起來了，繁衍起來了。那株蚌花，原先只有三四張葉子，栽在一個直徑四吋的圓盆子裏，看來還像個樣；但等到它多長了六、七張葉子，而且向四邊伸展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那小盆子實在不頂用了，該去換個大一點、深一點的盆子。於是去找適當的盆子，買來一些花泥，於是在原來的盆子裏小心翼翼地把根株拔起，然後安放在新盆子裏，又是培土，又是澆水，再就是看看姿態，端正好還是傾斜點好，這樣就可以花了你一個時辰。那小盆子的紫背草也是這樣，它長勢很旺，彷彿很了解盆子的容量，紛紛向邊緣外發展，竟長得像個花籃的樣子。但這終究不是辦法，水份肥料一旦不足，好端端的一叢草葉是會枯死的。於是買來一個有吊鈎的塑膠盆，把紫草移植過去。這比移植蚌花更費功夫，因爲它們都分散生長，沒有總的根株，怎樣讓它們續有生機，而且整盆看來有點美感，就不是兩下散手的事。可是弄起來之後，掛在窗架上，晚間燈火一照，葉子晶瑩，有點像藝術品，不禁滿心歡喜，幾乎忘記了一晚功夫就花在這上面。」

他說到這裏，歇了一歇，凝視窗外，似另有所思，然後伸開雙臂，彷彿把那些花草都抱入懷中，跟着便用很認眞的語調說：「你看，這不是逼出來的嗎？人要反抗逼迫，但有時也要樂於接受逼迫，這要看逼迫的性質而定。這些花呀草呀，還有人情物理，把我一逼，就讓我擠出點時間來搞這個玩意兒，可沒有妨礙我的正常工作；把我一逼，就讓我多少懂得什麼叫做勞逸結合，對身心健康都有關係，把我一逼，就讓我同一些喜愛花草的朋友聲應氣求，一花一草變成了友情的紐帶。」

他大概發覺自己的語調太認眞了，好像講什麼大道理似的，同周圍環境、談話內容都不大和諧，又把話歇下來，但按照他平時的習慣，話匣子一打開，就那麼樣滔滔不絕，而且很有講人生哲學的味道了。

果然，他的話音又響了，不過這回是用了較爲柔和的聲調：「從只有一株巴西鐵樹，發展到近二十盆小玩意，在一個短短的期間內，增長了二十倍。這對於我說，是逼出來的；但就事物本身來說，却是很自然的。你買了一株巴西鐵樹，就會買別的一株什麼；你喜愛了一種東西，就會結識一些同道；你同某些東西打了交道，就希望它繁衍

增殖。這是很自然的，或者說，這是合乎規律的。你從這裏可以看到，人也好，物也好，都不僅求生存，而且求發展。這種求生存和求發展的意志，通常顯得旺盛和堅韌，甚至節節升高，一節一節的指向未來。在大自然裏也好，在人間社會也好，沒有一個空間不存在着爲了生存和發展的鬥爭。」

他大概再一次發覺自己的語調過於高亢，便又歇了一歇，調整一下話語的音符，然後說下去：「一種正當的生存，一種合理的發展，應該受到愛護和尊重，而不應該受到摧殘和壓抑。那種摧殘和壓抑的行動，無論出於有意還是無意，都是一種罪惡！……」

聽他說到這裏，我不禁爲之肅然動容，心裏琢磨他的語句：正當的生存……合理的發展……愛護還是摧殘……壓抑還是尊重……。他也略作凝神，似乎有意讓我佔取思索的片刻，或許是他對自己脫口而出的道理也要反芻一下。這在一剎間的沉默中，彼此都在想得很深很遠，就如電腦一樣，一秒鐘之間就已轉動了不知多少次。結果却是我打破了這可貴的沉寂，請他講講在花卉身上得到的體會。可是他正轉動着的一種思緒，可能還不肯馬上停歇，所以他先是表示再沒有什麼可說，却指着那只衡出三片大葉的一盆什麼，向我問道：「你知道這叫什麼？」我說：「不知道。」他說：「這叫鶴頂蘭，春天就會開花，淡紅色的，十分艷麗。」

他似在回憶些什麼，半晌才說：「這株鶴頂蘭是朋友送的，當初只長了一片葉子。從朋友家裏帶回來時，不小心竟把葉子弄折了，變成只剩下一個像洋葱頭似的塊莖，急忙搖電話問朋友怎麼辦，回答是就把『洋葱頭』埋在泥裏，葉子是會重新長出來的。於是依計而行，初時看它一點動靜都沒有，大概過了兩個月之後，葉子長了一張又一張，厚厚實實的，呈深綠色，中間有一條淺綠紋，粗壯而雅致，並且生長的速度令人吃驚，幾乎可以說一個小時一個樣，甚至幾乎聽得到它從泥土衝出來的沙沙的聲響，很快就變成如今的狀貌。這樣茁壯的植株，如果繼續培養得好，春來花放，將呈鶴立之態，這才是名副其實的鶴頂蘭……」

沉吟了一瞬，他便儘自說下去：「花草有不同的品性，有些一下子就橫斜逸出，有些初時却在養精蓄銳。人也是這樣，有些天賦早慧，年紀輕輕便嶄露頭角；有些却是大器晚成，遲一些才顯出鋒芒。快不一定比慢好，慢不一定比快差，要看潛質怎樣，要看有沒有繼續增長的功

力。一下子鋒芒畢露，但只有三下板斧，很快就有才盡之歎，這有什麼用？有所積蓄和醞釀，然後發出光華，雖然慢一點，却也無傷大雅。潛質優異，早發遲發，不會相差得很遠；可還要有繼長增高的功力，最大限度地吸取新的滋養，這才眞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跟着，他把話題稍轉一轉，說他這次不過是在無意中摸着了鶴頂蘭的品性，耐着性子看那個「洋葱頭」的變化，天天澆點水，沒有放棄希望，否則這玩意兒就給毀了，多麼可惜！但當初却怎樣也沒有想到，它後來的發展竟是那麼迅速而壯實。他還感慨地說：「毀了一株鶴頂蘭，自然事屬尋常，如果毀了天下之英才，那就太可惜了！」他看來還想說下去，可又戛然而止。

我站起來看看那一列小盆子，一邊對他說：「你說得多了，休息一下吧！」他却說：「都是閒話，甚至是廢話，還是少講爲佳了。」我連忙爲他改正說：「不，不，這樣的話，難得聽到，你要多講，不要休息了。」引得他哈哈大笑。

他說，在這些小玩意當中，虎尾蘭佔了三盆。原先只有一盆，其他兩盆是下一代。虎尾蘭看樣子生長得很慢，但耐寒暑也耐乾旱，不動聲色地生活着，却在你不經意中長出新株，你把它拔出來，就可以種在另一個小盆子裏。在這些花草中，論生命力之强似乎要數它第一。別看它貌不驚人，却有實力。他高興地指着一株虎尾蘭說：「人們處世要像它！」

我心裏想，這位坐在我的對面侃侃而談的朋友，不就是一株虎尾蘭麼？轉過頭來，看到窗檻上綠葉欣欣，回味朋友們所說的話，很自然地想到自己是來上了一課，而這位朋友作的則是實物教學哩。

下期特稿

我是怎樣寫《鳳求凰》的？

吳祖光

曉窗隨筆

瞳瞳

書與蛋糕

一天下班後在碼頭附近蹓躂，原想買一點海鮮換換口味，沒想到碼頭除了幾檔書報攤外，空無他物，一個海鮮小販也看不到。想必是最近「查牌」加緊了，小販不敢冒險開檔之故。海鮮買不到，也就順便到書報攤看看有什麼新出雜誌吧。當我正在翻閱一本雜誌時，聽到一聲清脆的童音：「阿嬤！我要買這本書。」抬頭一看，原來是一位五、六歲的小姑娘。

長長的頭髮扎成一把「馬尾」垂在背後，大大的眼睛清澈明亮。看來雖不怎樣漂致，但却機靈可愛。她正伸着短短的手指，指着一本兒童畫冊，另一隻手，則牽住一位老婆婆。

老婆婆當然年事已高，却打扮時髦，不但衣服式樣合乎潮流，連臉上也抹得紅、白分明。只見她兩眼瞪住碼頭

出口處，並沒有搭理小姑娘。

「阿嫲！阿嫲！我要買這一本書！」小姑娘用力搖着阿婆的手，並提高嗓門說話。

「買什麼！不要買！」老婆婆頭也不轉地說。

「我要買！我要買！」小姑娘急了，撒嬌地高聲叫嚷。

「買什麼啦？」阿婆終於轉過頭來，看看小姑娘。

「買書！買這一本書。」小姑娘高興地指着那一本兒童畫冊說。

「買書？買書幹什麼？」阿婆問。

「好看嘛。這裏面畫的小人、小狗、小兔可漂亮啦。阿明家裏就有一本。」

「有什麼好看的，」阿婆不耐煩地說。

「當然好看了，看了還可以講故事呢。」小姑娘理直氣壯地說。

「講故事管什麼用。花錢買書還不如買一塊蛋糕，吃進肚裏還管用。」

「不，我要買，我要買！……」

「別嚷了，聽話。阿嫲買蛋糕給你吃，再買一根雪條，好嗎？」阿嫲邊哄邊拉，領着小姑娘朝食物店走去。

小姑娘噘着小嘴，無奈何走開了。

我看着這一老一小，聽着他們的對話，連手裏的雜誌也忘了翻了。看着小姑娘失望地離開，我一時衝動，差一點就要買了那本畫冊去送給她。當然，這僅僅是一時之氣而已，我還沒有天眞到這種程度，眞個就花錢去做這不易討好的事情。不過，這短短的一幕，却也引起我感慨萬千。

一本書還比不上一塊蛋糕管用！這可眞是對我這個「書蟲」莫大的揶揄。我一向認爲，一本好書在手就是極大的享受，所以不管是小的、老的、同輩的，要我送禮，我常常就是送上一本書。對這樣的禮物，同輩的，一般表示歡迎，這可能是由於物以類聚、人以羣分之故吧。老的、小的就各有不同了。特別是小的，給他們送上一本兒童畫冊或別的什麼童話、故事書，他們拿在手裏也會翻上一陣，之後，這份禮物不是被撕得支離破碎，就是「束之高閣」了。對他們說來，一塊蛋糕，一根雪條會遠比一本書管用得多。想起自己小時候就不同，不但是纏着大人要買書，連自己的零用錢也幾乎全花在書上，所以不到小學二年級，自己已擁有了一個小小的圖書櫃。眼看現在的小孩，眞禁不住懷舊之感油然而生。也可能正是因爲這樣，

碰上了這一位要買書的小姑娘，就自然從心底裏引起共鳴。可是阿婆那毫不留情的當頭一棒，實在也眞的叫人有點吃不消。不過吃不消也吧，「面對現實」，也惟有感慨一下而已，犯不着多惹閒是閒非。

風後紫羅蘭

紫羅蘭之美，紫羅蘭之香，紫羅蘭之嬌，我是久仰了。說久仰是眞的久仰，因爲不少文藝作品，特別是一些「洋」作品，常以紫羅蘭象徵詩情美意，花了不少筆墨，看多了，自然在腦子裏就有了這麼一個牢固的印象。雖說久仰，但還未着迷，所以也就沒有着意去找，更談不上栽培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一位長輩家居的陽台上竟然看到了五、六盆紫羅蘭。說老實話，我是看到了却不認識，如果不是長輩指點，我怎麼也不會覺察到這麼不顯眼的幾片毛茸茸的葉子竟是我久仰的紫羅蘭。不過，這位長輩可不是愛花之人，這幾盆花兒也不過是鄰居移民外國時轉送給他的。

「聽他們講，這些紫羅蘭是夠難以侍奉的，什麼太陽晒多了不行，水澆少了不行，澆水濕了葉子不行……一大套理論，我那有時間管得了那麼多。下班回來，想起來就往花盆裏倒點水，忘了也就算了。可也怪，這些紫羅蘭到了我家倒不嬌了，憑我這樣的栽培方法，它也沒死掉，反而還開過花呢！說實在，開起花來倒也惹人愛，不過我也的確沒時間嘛。這樣下去，恐怕也對不起送花的人。你要喜歡，就拿去扶植吧。」

長輩這話正中下懷，不過，我也有自知之明，雖然自己愛花，但不可能花太多時間去細心栽培，何況家裏本來就有幾盆別的花草呢。還是重質不重量，就挑一盆最壯的帶走了。

捧着這麼一盆紫羅蘭回到家裏，先是選個合適的地方擱好，然後再細心把一些殘葉去掉，再仔細地澆上水，以免弄濕葉子不好辦。就這樣過了半個多月，看看紫羅蘭長得並不茁壯，可能是室內缺乏陽光之故，於是就把紫羅蘭轉移到窗外的花槽裏，好讓它吸收一點陽光之後，過幾天再拿進屋裏。

沒想到，碰上一大堆趕着要完成的工作，日夜都忙得昏頭昏腦，回到家裏已是筋疲力竭，只是胡亂地往花槽潑點水，也不管什麼紫羅蘭需要區別對待這一套了。也正是

在這些昏頭昏腦的日子裏，颱風襲港。我正忙得電視不看、收音機不聽，掛了三號風球也不曉得。到了寫字樓，聽到同事們講起我也糊裏糊塗，直到八號風球升起，趕回家時，才猛的想起花槽裏的花。別的花還不要緊，就是那一盆嬌氣的紫羅蘭却非得搬進屋裏不可。

可是，這當兒，颱風正猛，夾着暴雨，把窗門搖撼個不停，根本無法把窗門打開。我只好深懷歉咎，隔窗望着那一盆正在遭受狂風暴雨摧殘的紫羅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颱風一過，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把花槽裏的那一盆紫羅蘭拿起來。唉！眞可憐，好好的一盆花已被摧殘得不成樣子，毛茸茸的葉全都被吹折了，一片片毫無生氣地躺在泥巴上。我心疼地揀起落葉，看看除了泥巴外空空如也的花盆，難過得又嘆了一口氣。紫羅蘭完了，花盆還是放在花槽裏算了，等日後有空再收拾收拾吧。

一個星期過去了，總算可以空閒地過個星期天，現在該是收拾花槽的時候了。沒想到窗門打開，探首往花槽一看，我可給楞住了。本來是除了泥巴以外什麼也沒有的紫羅蘭花盆上，竟然長出兩片嫩綠的葉子！不錯，葉子很小，但明擺着就是毛茸茸的紫羅蘭葉子。紫羅蘭並沒有完，紫羅蘭還活着，還生存，還要長出葉子，開出鮮花。我可眞沒想到，嬌氣的紫羅蘭竟然會有如此頑强的生命力。眞的，狂風暴雨摧毀的只是它的枝葉，可摧毀不了扎在泥土裏的根，只要根還在，紫羅蘭還能生存，還能再以嬌美的鮮花傲於人前。看着這兩片嬌嫩的葉子，不禁想起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片斷，而這樣的聯想也就更加深了自己對紫羅蘭的喜愛。紫羅蘭是美，是香，但却並不嬌，相反，應該承認它是很頑强的！

海洋詩叢

第一種

唱一支共同的歌

秦松作

每册港幣四元

海外談瀛

美國的蚤市

錢歌川

歐洲所常見的蚤市（Flea Market），在美國也很普遍。英美俗語中把蚤字用作廉價的意思，如廉價旅館就稱爲蚤館（flea house）或蚤袋（flea bag）或蚤阱（flea trap）。這種露天的蚤市，實際就是廉價的舊貨市場，但偶也有一點新的貨色混雜其間，而價錢也特別便宜，不過有些地方是規定不許出售新貨的。在這種市場上買東西，差不多都可以還價，有時可以還到一半的價錢，當然更無須照當地政府規定的稅額加付稅款了（目下紐約市買一元的貨物要付八分的稅）。

美國人常把家中不要的東西，稱爲破爛貨（junk），毫不吝惜地丟掉，讓垃圾車砸破運走。只有在高興的時候，他們才把不要的東西，集中在汽車間廉價出賣，稱爲「汽車間賤賣」（garage sale），如汽車間容納不下，就移到後院子裏去賣，改稱爲「後院賤賣」（yard sale）。我們在住宅區散步時，常遇到這種住戶人家當場進行的舊貨賤賣。

我們乘汽車旅遊歸來，在公路上馳驅時，常會在路邊發現蚤市，即停下車來去逛一遍，每有意外的收穫。上次我們從緬因州回紐約市時，在途中遇到的蚤市上，我就買到三個瓷的花瓶和花缽，每個才五角錢。花瓶是天鵝形

的，金碧輝煌，十分好看。一個花缽是樹幹形的，深褐色，遠看極像一節枯幹，另一個是白瓷的長方形花缽，適於盆栽之用。因爲我大女兒喜歡種花，我都送給她了。

就在上個星期日，我們全家出動，驅車到長島羅斯福導水溝的蝨市，去逛了大半天，吃過早飯不久就出發，到下午五時才回家。我買了一個大的旅行手提袋，花了二十元，比起前一天在百貨公司買的那個小一半的手提袋適用多了。好在大公司買的東西是可以退的，第二天我便拿去照價取回錢來，一點也沒有損失。當天在那蝨市上，我還買到一個葡萄葉形的糖菓碟，和一個造型新穎的尺半高的花瓶，再有一個花紋精細烟灰碟和一個紐約喬治湖的紀念瓷碟，每件都只花了五角錢。此外還買了一些日用品，可謂滿載而歸。

美國人對於蝨市的愛好，眞是達到了熱狂的程度。他們自稱有蝨市熱（flea market fever），你只消看看大蝨市入口處那上千輛汽車的長蛇陣，便可相信他們說的不假。在這些熱狂者當中，自然有不少蝨市專家（flea market maven）。他們常要在黎明前的五點鐘光景就趕去，所謂「早鳥得其蟲」，以便爭先搶購到他們發現的寶物。他們穿上足夠的衣服，以禦侵晨的寒氣，寧肯在太陽出來後，再層層剝下。他們還要隨身携帶一些工具，如手電筒，放大鏡，削筆刀，吸鐵石，以及裝東西的紙袋。當然還有更重要的現金，最好是一元的單票子，如果票額太大，達到五十元或百元一張的話，就不一定能拆散了。

蝨市有大有小，小的不到十幾個攤位，而大的則可上千。市場上的貨物，無所不有，你常能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但你有意索求的，却可遇而不可求。蝨市多半開設在田野上，露天電影院，跑馬場，學校操坪，和停車場等處。它們大都是不登廣告的，但人們偏偏都知道。特別有名的蝨市，總是可以吸引無數的攤販和顧客的，除非遇到颶風的天氣，大太陽和小點雨，人們滿不在乎，一切照常進行。

鄉下的蝨市也許更爲價廉物美，不過相隔太遠，開車去要花時間，耗汽油，不如先從近處着手。現在就由近而遠，從紐約市曼哈坦區開始吧。

一、紐約市

獨特藝術古董蝨市（The Annex Arts & Antiques Flea Market），位於二十五與二十六街之間的第六大道。每星期日開市，有七十五個攤位。不許販賣新的貨物。門票五角。

集市（The Market）位於第六與第七大道之間的西十三街四十三號。星期六從十點開至八點鐘。星期日十點到六點鐘。有二十個攤位，出售古董和收藏品及食物。

瓦特世界著名古董市場及益市（Walter's World Famous Antiques Fair & Fleamarket），位於第六及第七大道之間的布里凱街二百五十二號。每星期四到星期日從正午至晚九時開市。有五、六十個攤位。售賣令人懷舊的古物，故衣與收藏品。不收門票。

索霍運河益市（So Ho-Canal Flea Market），位於西百老滙路與伍斯脫路之開運河街三六九號。每星期開市七天，終年不休。每天從十一時開到六時。有六十個攤位。晴日露天，雨天室內。販賣古董、衣物、懷舊品。入場免費。

運河街益市（Canal Street Flea Market）位於綠角與運河之間。每星期六及星期日開市。除七、八兩月外，終年不休。營業時間爲九至五時。有二、三十個露天的攤位。

二、紐約州北部及其東南部長島

三州益市（Tri-State Flea Market），位於波徹斯特鎮（Portchester），每星期六及星期日十時至五時開市，終年不休。有三百五十個攤位，新舊貨物都有，每部車入場五角。

交易買賣（Swap'N Shop）位於梅布洛克鎮（Maybrook）露天電影院。每星期日開市，九至四時，終年不休，有二百個攤位。出售新舊工藝品及其他出產。每車入場二角五分。

中城鎮益市（Middletown Flea Market）位於中城鎮公路第六路上的露天電影院，每星期日七至四時開市，有三十個攤位，出售工藝品及各種產物，也售賣新貨。每車入場二角半。

巴特生格蘭治農民益市（Patterson Grange Farmers Flea Market），位於巴特生格蘭治鎮公路第二十二路上，每星期日從黎明到黃昏開市，有七十個攤位，露天和室內都有，主要出售古董及農場牲口。

洛克蘭室內益市（Rockland Indoor Flea Market）位於春谷蒙塞鎮（Monsey, Spring Valley），高速公路第十四出口第五十九路。有六、七十個攤位，天晴露天，天雨室內。

羅斯福導水溝益市（Roosevelt Raceway Flea Mar-

ket)，位於長島維斯貝利鎮(Westbury, L.I.)。這便是我們最近去逛過的大蝕市，每星期三從九時開至三時，每星期日從九時開至五時。室內有四百五十個攤位，露天有一千二百個攤位，眞是洋洋大觀，細看一天也看不完。每車門票一元半。

三、新澤西州

英格蘭城蝕市(Englishtown Flea Market)位於英格蘭城鎮，公路第十八路南五哩處。每星期六及星期日從黎明到黃昏開市，終年不休。這是美國最大的蝕市，佔地二十五英畝，每天有四萬個攤販參加。在春秋佳日，攤販競爭激烈，售價比別處要便宜一半。去冬(七七年)室內市場的兩座建築物遭火焚毀，但當局認爲這悲劇使他們如鳳凰復生，更加光大，在原址上現在出現五座新廈，設備齊全，甚至開有一個咖啡座，使攤販們可以喝杯咖啡，振作精神。我們曾在一天黃昏時候趕到那裏，可惜已收市了。

美國第一號公路蝕市和古董(U.S.No.1 Flea Market & Antiques)位於新布朗斯威克鎮(New Brunswick)的美國第一號公路和第十八路上。每星期五，星期六，及星期日從十時開到十時，終年不休。有五百個攤位，食物攤也有二十七個。朋友陳君曾帶我到這裏逛過一次，買了幾件陳設物品。

伍德布里支拍賣蝕市(Woodbridge Auction Flea Market)位於新布朗斯威克鎮公路第九路南，由新澤西收稅高速公路第十一號出口便是。有二百個攤位及拍賣場。

商人村蝕市(MerchantsVillage Flea Market)位於托孟斯河鎮(Toms River)公路第三十七路東，由花園州高速公路第八十一出口便是。有三百個攤位，室內的露天的都有。

可林伍德公園蝕市(Collingwood Park Flea Market)位於法明代爾鎮(Farmingdale)公路第三十三及三十四路上。每星期六及星期日從十時到五時開市，終年不休。有三百五十個攤位。

哥倫布農民市場(Columbus Farmers' Market)位於哥倫布鎮公路第二百零六路，新澤西收稅高速公路第七出口向南行約六哩即達。有七百個攤位，新舊貨物，食品等一應俱全。

以上只就紐約市及其鄰近地區的一些蝕市，簡略地加以提名，以便有意者興來按圖索驥，前往探訪。至於全國其他各地的蝕市，多得不勝枚舉，在此只好從略了。

父親

（法國）莫泊桑著
朱葆光譯

他在教育部供職，住在巴黎巴狄紐勒區，每天早晨搭乘公共大馬車去上班。每天早晨，直到巴黎中心，一路上對面坐着一個少女。他愛上她了。

她每天也是這時候到商店去上班。她是個嬌小玲瓏、褐色頭髮的姑娘，她的眼睛的深褐色，簡直到了黑色的程度，她的皮膚跟發亮的象牙一樣。他經常看見她從那條街的拐角兒出現；她爲了趕上乘客擁擠的馬車，就跑了起來，她跑着，有點兒急迫的樣子，輕捷柔雅的神態；在馬車尚未完全停住時候，她就跳上了踏板。然後擠進車裏，

有點兒氣喘吁吁，坐下來，向周圍掃了一眼。

他，弗朗索瓦·台西耶第一次看見她，就覺得這個人兒的相貌令他無限傾慕。人們有時候遇到這樣的女人，雖說素不相識，但是立即神魂顛倒，恨不得緊緊摟在懷裏。她呢，這個少女，對於他的內心的願望，他的秘密的期待，他那對於意中人的想法，雖說跟他素不相識，她的靈魂深處也產生了反響。

他情不自禁、目不轉睛地看她。對於這樣的端詳，她感到很窘，她臉紅了。他覺察到她受窘的樣子，他想把視綫轉移，縱然使勁往別處盯着，但是頃刻之間，視綫又落到她身上了。

過了幾天，他們雖未交談，但是開始交往了。車裏太擠的時候，他就把座位讓給她，他自己到車頂上去，縱使車頂那兒令他感覺孤寂，他也甘心。這時候她向他微微一笑，以示敬意。她固然感到他的凝視過於鋒利，總是低着頭，但是她對於這樣的端詳，不再覺得有什麼不愉快之感了。

他們終於交談了。一種親密，一種一天半小時的親密，在他們中間迅速建立起來。他覺得這確實是他生活中最迷人的半小時。在這半小時之外的一切時間裏，他都想着她，在他辦理例行公事的長久的時間裏，他又恍恍忽忽看見她，一個人人喜愛的女人的飄飄蕩蕩的面影頑强地糾纏着他，迷惑着他，侵襲着他。他覺得若是把這個玲瓏小巧的人兒據爲專有，那簡直是高於一切人類成就的最大的幸福。

現在每天早晨她給他握一握手，他把這種握手的感覺，這種纖小的指頭輕輕壓擠他的肌肉的回憶一直保持到晚間，好像在他的皮膚上打下了印記。

他焦急地等待公共大馬車上的短暫的行程。他覺得星期天是愁苦的。

毫無疑問，她也愛他，因爲在一個春天的星期六，她答應次日同他一起到梅松拉菲特跑馬場去用午餐。

她先到了車站等候他。他驚喜交集。但是她對他說：

「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說完了，我們再動身。現在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時間是綽綽有餘的。」

她挨着他的胳臂，他直發顫，低着頭，兩頰蒼白，她接着說：

「你別把我看錯了，我是個清白的姑娘，你若不跟我預先講定，不對我發誓……你絕不幹出……那個……不妥

當的事……」

她突然臉紅了，比一朵罌粟花還紅。她沉默了。他不知道應怎樣回答，他感到幸福，也感到失望。在他的心靈深處，也許不願意發誓；但是……但是今天晚上，幻夢在他的血管裏燃起了烈火，他已經心蕩神搖。他拿不定主意能否對她採取輕佻的舉動；但是這時候，面對着的這個姑娘太迷人了，太美妙了！於是在戀愛中表現出來的人的利己主義的一切打算在他的心裏發生了作用。

這時他什麼也沒說，她又開始說了，她聲調激動，眼角含着淚珠：

「你若不講定你十分尊重我，我就回家去。」

他輕輕握住她的胳膊，答道：

「我跟你講定，我一準十分尊重你。幹什麼，都由你。」

她露出感到慰籍的樣子，微笑着問道：

「哎呀，這是當眞的嗎？」

他看着她的眼神。

「我對你發誓！」

「那麼咱們買票上車吧，」她說。

路上他們幾乎不能談話，因爲車廂裏人滿了。到了梅松拉菲特跑馬場，他們下了車向賽茵河走去。微溫的空氣令人身心軟弱下來。夕陽整個兒照射河流，照射樹葉和淺草，把萬道霞輝投入肉體和心靈。他們手拉着手，沿河岸走去，觀賞着小魚兒成羣地在水面上輕輕地游動。他們走着，他們被幸福淹沒了，好像從地面飛入令人發狂的快樂裏。

她終於說了：

「你瞧我夠多傻呀！」

他問道：「怎麼會傻呢？」

她又說：「單獨一個人跟你來到這兒還不是個傻子嗎？」

「不，這是十分自然的。」

「不，不，對於我，這一點兒也不自然。因爲我不願意犯錯兒……可是現在好像要犯錯兒。但願你會了解！眞是叫人愁死了，老是這個樣子：一月裏天天如此，一年裏月月如此。我孤身一人和我媽媽在一起。她非常憂鬱，從來是不快活的。至於我，我是盡力而爲，我縱然設法使她歡笑，但總是沒有成效。反正我到這兒來不好。起碼你不可以跟我隨便。」

作爲回答，他緊緊抱住她，吻她的耳朵。但是她猛力

推開了他，突然生氣了：

「哎呀，弗朗索瓦先生，你剛對我發過誓。」

他們折回來，走向梅松拉菲特跑馬場。

他們在小港飯館吃了飯，這個飯館是個廉價飯館，緊鄰水邊，隱沒在四株特別高大的白楊樹下。

烈風，酷熱，濃白葡萄酒和他們相繼感到的心慌意亂，使他們臉紅了，出不來氣兒，默不作聲。

但是吃過咖啡之後，一種快樂的激情開始襲擊他們。他們過了賽茵河，又順着河邊，向拉弗萊特村走去。

突然間他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呀？」

「露伊斯。」

他翻來復去說：「露伊斯，露伊斯……」再沒說別的話。

河拐了一個大彎兒，遠遠地流經一排白色的房子，讓房子的倒影投入了水光裏。這位少女摘了些雛菊，作了一個大的野花花束，他呢，他放聲唱歌，醉醺醺的，像個剛放出吃草的馬駒子。

他們左邊是一片沿河栽了葡萄樹的山坡。弗朗索瓦突然止步，一動不動，十分驚訝。

「喂，你瞧！」他說。

葡萄林到了盡頭，現在山坡上佈滿盛開的丁香花。這是一種紫色的樹木，一種覆蓋大地的大地毯，一直伸延到下游那個村子，有兩三公里之遙。

她也感到驚奇，激動。她喃喃自語：

「哎呀，多美呀！」

於是他們穿過田野，跑向這奇異的山崗，這山崗的丁香花每年由商人用流動小車運輸全部供應巴黎。

一條狹窄的小路消逝在灌木叢裏。他們走上這條小路，遇到一塊小小的空地，他們坐了下來。

他們頭上嗡嗡作響的大羣蠅蚋向空氣裏投出連續的悅耳的聲音。太陽，一點涼風都沒有的大太陽落在羣花盛開的綿長的山坡上，使這花束之林散出强烈的香味，無限的芬芳氣息，這是羣花在出汗。

遠處有個教堂的鐘聲響了。

這時他們的慾火暗暗地燃燒起來，接着，他們擁抱着，伸直身子，躺在青草上，昏昏沉沉地親起嘴來。她閉着眼，他環抱着她，神魂顛倒，緊緊摟着她，狂熱的期待使他渾身上下都麻了。她呢，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完全由他擺佈，她甚至不明白她已落入他的手心裏。

她在極度不幸的狂惑中醒悟過來。她難受得兩手捂着臉哭了。

他盡力安慰她。但是她要立刻動身回返，歸家。她一面邁開大步，一面不停地反復說：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

他對她說：

「露伊斯！露伊斯！別急，請別急。」

現在她的兩個顴骨是紅的，兩個眼窩下陷了。一到巴黎車站，她連個再見也沒說，就把他扔下，走了。

第二天，他在公共大馬車裏遇見她時候，他覺得她的樣子變了：她消瘦了。她對他說：

「我要跟你談談，咱們下車到林蔭路上去吧。」

他們兩個人上了人行道。

「咱們必須分別啦，」她說，「自從出了那個事兒之後，我不能再見你了。」

他吞吞吐吐地說：

「這到底是爲什麼呢？」

「因爲我不能，我已經犯錯兒了。我不能再犯錯兒。」

於是他向她苦苦哀求。他覺得纏綿之夜永遠消逝：慾望折磨着他，把她完全據爲己有的必要使他發瘋。

她固執地重覆說：

「不，我不能夠。不，我不願意。」

但是他越發起勁，越發激動。他說一定要娶她。她仍然說：

「不。」

於是她把他扔下，走了。

他八天沒看見她。他不能再見到她了，因爲他不知道她的住址。他相信他永遠找不到她。

第九天晚上，有人按鈴。他去開門。原來就是她。她撲到他懷裏，不再抗拒了。

她給他當到三個月情婦的時候，懷孕了。他知道她懷孕，開始想把她甩掉，於是他腦子裏只有一個概念：無論如何必須脫離關係。

他沒能達到這個目的：他不知道如何着手，也不知道該怎樣說法，他惶惶終日，喪魂失魄；他害怕她懷的那個孩子一天天長大了，所以他決定了走爲上策：一天夜裏，他搬家了，溜走了。

他就這樣把她離棄了，她找不到他，她受的打擊太猛烈了。她跪在母親面前，說明了自己不幸的遭遇；過了幾

個月，她生了一個男孩。

時光流逝。弗朗索瓦·台西耶已經蒼老，他的生活沒有絲毫變化。他過着單調黯淡的公務員的生活，沒有任何希望和期待。每天起床還是那個鐘點，走的還是那些街道，通過的還是那個大門，經過的還是在那個看門人的面前，進的還是那個辦公室，坐的還是那把椅子，辦的還是那些事務。他是孤獨世界中的孤獨者。白天他在冷漠的同事們中間，夜裏他一個人睡在單身漢的住所。他每月節約一百佛郎，以備養老。

每逢星期天，他到香舍麗樹大街溜躂一趟，看看這個花花世界，綺麗服裝和漂亮女人。

第二天他對他的同事愁悶地說：

「昨天樹木又都枝葉繁茂了。」

但是有個星期天，他偶然順着新街道走去，他走進孟梭公園。這是夏季一個清朗的早晨。

保姆們和媽媽們坐在小路旁邊，觀看孩子們玩耍。

弗朗索瓦突然打了一個寒顫。一個女人走過去，手拉兩個孩子：一個小男孩，約有十歲，另一個是小女孩，約有四歲。那就是她。

他又走了一百來步，他心情激蕩，抖不上氣兒來，倒在一把椅子裏。她沒認出他。於是他走回來，想再看看她。這時她坐下了。她身旁的那個男孩樣子很聰明，那個女孩在玩泥。這就是她，確實是她。她有貴婦的嚴肅的風度，樸素的裝束，從容穩重的姿態。

他從遠處看她，不敢向她跟前走去。那個小男孩抬起頭來。他感到渾身發抖。毫無疑問，那就是他的兒子。他仔細看他，他相信他自己認出這就是從前拍照的那張相片上的男孩。

他躲在一棵樹後邊，等待她回家，尾隨着她。

這一來，他一夜沒有入睡。主要是孩子的形象困擾着他。他的兒子，哎，他能夠見他一面嗎，能夠嗎？怎樣才辦得到呢？

他已經看見她的住房了。他也打聽了。他知道她已嫁給一個鄰居，這個鄰居爲人老誠，品行端正，對於她的不幸深感同情。這個人知道她的錯兒，但是甚至承認弗朗索瓦的兒子是他自己的兒子。

他每星期天都去孟梭公園，每星期天都看到她，而且每次看到她的時候，一種把他的兒子抱到懷裏、渾身親吻、把兒子帶走、把兒子偷走的瘋狂的、不能抵抗的渴望

就侵襲着他。

他在毫無溫情的單身漢的生活裏，感到悽凉孤獨的十分可怕的痛苦；他受着殘酷的折磨；悔恨，渴望，羨慕，和天賦的憐惜幼子的人心所形成的父愛撕扯他的靈魂。

他終於作出絕望的努力：有一天，她進公園時候，他走到她跟前，站在路中間，臉色蒼白，嘴唇發顫，對她說：

「你不認得我嗎？」

她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她發出驚嚇的嚷叫，恐怖的嚷叫，抓起兩個孩子的手，拖着他們跑了。

他回到住所，哭起來了。

又過了幾個月，他再沒有見到她。他晝夜煞煎，他的父愛啃他，吞他。

爲了抱抱他的兒子，他甘心死掉，甘心被殺，甘心幹各種苦工，甘心冒各種危險，甘心不顧一切什麼都幹。

他給她寫信。她不回復。他寫了二十封之後，他知道他毫無希望得到她的憐憫。於是他下定絕望的決心，倘若必要，準備自己心口挨一槍。他給她的丈夫寫了一紙寥寥數語的便箋：

「先生：

「我的名字，對於您，一定是個恐怖的題目。憂愁把我搞得十分悲慘，十分痛苦，我只能在您那兒懷有一線希望。

「我現在只求您跟我談十分鐘。

「我榮幸地……」

第二天他接到復箋：

「先生：

「星期二，五時，我等候您。」

弗朗索瓦·台西耶攀登樓梯時候，他的心直跳，所以他走上一個梯級就停一下。他胸膛裏砰砰作響，發出沉重劇烈的鬧聲，如野馬奔騰一般。他扶着欄杆，以免滑落，他只有使足了勁才能抖上氣來。

到了第三層，他按了門鈴。一個保姆來開門。他問：

「弗拉美爾先生在家嗎？」

「在家，先生，請進來吧。」

他走進一間中等人家的客廳。他一個兒等待着，心惶意亂，好像陷入大災大難。

門開了。一個人出現了。他高身材，有點兒胖，穿着黑色大禮服，態度嚴肅。他用手指給他一個座位。

弗朗索瓦・台西耶坐下，然後氣喘吁吁地說：

「先生……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曉得我的名字……您是否知道……」

弗拉美爾打斷他的話：

「這些話沒用，先生，我知道。我的妻子談過您了。」

他的聲調是一個好人的莊重的聲調，他的口吻是嚴厲的，他有正人君子的那種中等人家的高貴的氣派。弗朗索瓦接着說：

「那麼，先生，您瞧。憂愁、悔恨、慚愧要把我折磨死了。現在我希望一次……只是一次，親一親……那個孩子……」

弗拉美爾站起來，走到壁爐跟前，按了鈴。保姆來了。他對她說：

「去把露伊給我找來。」

她出去了。他們面對面呆着，默不作聲，他們都沒什麼可說的，只等待着。

突然間，一個十歲的小男孩匆忙跳進客廳，跑向他相信是他父親的那個人。但是他發覺有個陌生人在座，他摸不清是怎麼回事，他站住了。

弗拉美爾先生吻了他的前額，對弗朗索瓦說：

「先生，現在你抱吻我的乖孩子吧。」

孩子慢條斯理地移步，瞧着那個陌生人。

費朗索瓦・台西耶站了起來。他把帽子跌掉了，他自己也差點兒倒下。這時他端詳着他的兒子。

弗拉美爾先生爲了表示作風文雅，轉身向着窗戶，瞭望大街。

孩子十分驚訝，等待着。他拾起帽子，還給這個陌生人。這時弗朗索瓦把小傢伙抓到懷裏，開始瘋狂地吻他臉上每個部分：吻他的眼睛，吻他的兩頰，吻他的嘴，吻他的頭髮。

這種下雹子似的親吻，把孩子搞得驚慌失措，孩子掉轉頭，避開他的親吻，用他的小手遮開這個人貪婪的嘴唇。

這時弗朗索瓦・台西耶突然把他放到地上。他嚷道：

「再見！再見！」

於是他像一個竊賊似的，逃走了。

乍晴（油畫）

譚秀牧作

3 1761 11927041 1

海洋文藝

第五卷　第十一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發大廈壹樓A座
新印刷公司
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每二元 H.K. $ 2.00

119
no.11
78:Nov.)
NADA_HK